

勤慎誠正
時雨春風

廣緯



端蒙中学 115 周年纪念特刊

勤慎诚正 时雨春风

端蒙中学 115 周年纪念特刊

版权 © Tuan Mong High School Alumni Association

版权所有 · 翻印必究

出版 ◆ 端蒙校友会

◆ 曾广纬

封面设计 ◆ 卓裕章

设计、印刷 ◆ App Content & Concepts Pte Ltd

出版日期 ◆ 2021年10月1日

国际书号 ◆ ISBN 978 981 18 0861 6

特刊封面设计概念:

1. 枣红色为主色,有如热血沸腾。代表校友们的热情,对学校的热爱,对老师的感恩之心以及对校友会的热心支持。
2. 学校浅浅的轮廓为背景,代表一些逐渐消失的记忆。虽然学校已经停办,有些老师也不在了,但希望通过这特刊,把这些记忆保存下来。
3. 书名《勤慎诚正 时雨春风》,代表校友们铭记校训与师长们的教诲。曾广纬老师以书法题字,将端蒙精神传承下去。
4. 封底选择校徽,代表校友们对学校图腾的爱戴与怀念。

勤慎诚正 时雨春风

端蒙中学 115 周年纪念特刊

Cultivating Values, Nurturing Generations

Tuan Mong High School 115th Anniversary Commemorative Publication

献词	4
勤慎诚正 时雨春风	9
- 端蒙115载岁月	
大地是我们的课堂	31
循循善诱 刻骨铭心	39
- 教师访谈	
- 师长作品	
- 校友作品	
端蒙人	137
花絮	155
校友会历史与活动	175
编委会与作者简介	189



献词

唐振辉

文化社区及青年部长
兼律政部第二部长

端蒙学堂创建于1906年。在从学堂到学校，并发展到端蒙中学的88年期间，端蒙和许多学校一样，在塑造学生品行，优良传统和美德方面，培养出许多孜孜不倦的学子，做出莫大的贡献。

如今，当人们经过端蒙中学旧址的登路，看到的是反映新加坡多元文化和宗教色彩的美丽风景线，从有百年历史的兴都教庙宇，到当年的端蒙中学的校舍，到天主教教堂。新加坡的繁荣与稳定，是先辈们刻苦耐劳的成果，也需要下一代不断的努力和包容，维持发展及和睦共处。

端蒙校友会为纪念母校创办115周年而出版的特刊，以百年来谆谆诱导的良师为主题，通过校友们的回忆和细述，恩师们的言传身教，历历在目。在人生旅途上，有良师益友的扶持和相伴，我们的生活，会更加精彩和充实。

端蒙校友会这些年来所主办的常年宴会，请来了健在的老师，齐聚了历届的校友们，让师生情和校友情得以持续发展。希望校友会再接再厉，为老师们、校友们主办活动，多联系情谊。

在此，恭贺端蒙校友会会务更上一层楼，也祝福大家事事顺利、健康平安。



献词

颜晓芳

教育部兼人力部政务部长

“勤慎诚正”是端蒙中学的校训，是多年以来端蒙师生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在经济全球化、以及数码科技和人工智能带动了社会每一个层面的改革和创新的今天，这四个字的校训蕴含的意义深远，历久弥新，没有因时间变旧变质，反而更显价值，仍然指导校友们的行为和道德准则。

无论您是雇主、自雇人士、受雇人士或者已经退休，勤于增广知识和提升技能，缩短数码鸿沟，并谨慎应对网络资讯所带来的种种冲击。日常待人处事，都应该诚恳真挚、正直守道义。

端蒙校友会今年欢祝成立银禧25周年之际，出版《端蒙中学115周年纪念特刊》，并以校训“勤慎诚正”为主题，彰显了百年校训，如何培育端蒙历届的莘莘学子的哲理。学校坚持办学方针，培养了无数的人才，为新加坡的发展做出贡献，体现了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精神。

我在此对端蒙师生们的贡献致以敬意。希望大家继续发扬母校的精神，在我们的社会发光发热。希望端蒙的辉煌长存，也祝愿大家生活愉快，事事如意。



献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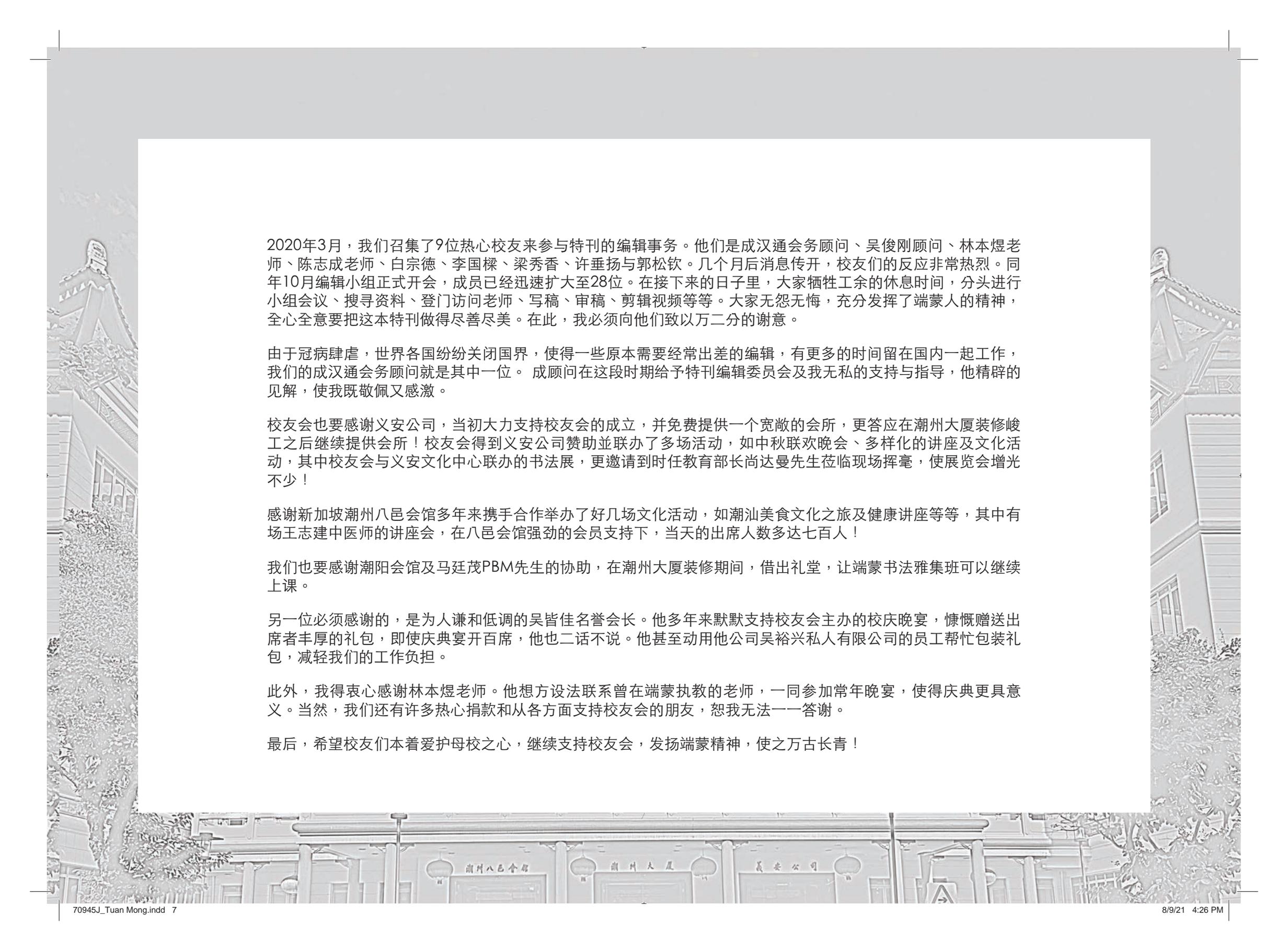
吴令声
端蒙校友会会长

自从多年前加入端蒙校友会后，在每年的校庆晚宴上，我有幸见到许多同班同学及一群面善但无法叫出名字的校友。通过这些老同学，我结识了一些新朋友，交谈后，得知其中几位竟然是小时的老邻居。但最高兴的，莫如有缘见到多位尊敬的师长。

可惜近年来，偶尔听到年迈老师离世的消息。每当收到这类信息，我只能悲伤地将噩耗通知认识的校友，希望他们有机会向老师作最后的告别。夜阑人静时，揪心之痛和无奈感，常常煎熬着我。扪心自问，趁老师健在时，我还能为他们做些什么，以报答教育之恩。

2018年，我从陈楚基会长手中接过棒子。那时，校友会在三位前会长及理事们精诚团结下，已经建立了扎实的基础。看到理事会人才济济，做事尽心尽力，加强了我要为老师们做点事的信心。

在2019年113校庆的庆功宴上，我跟成汉通顾问商议，计划在115周年庆之际，出版一本感恩老师的纪念特刊，欣然得到顾问的赞同。之后，理事们就积极地朝着这个方向展开工作。



2020年3月，我们召集了9位热心校友来参与特刊的编辑事务。他们是成汉通会务顾问、吴俊刚顾问、林本煜老师、陈志成老师、白宗德、李国樑、梁秀香、许垂扬与郭松钦。几个月后消息传开，校友们的反应非常热烈。同年10月编辑小组正式开会，成员已经迅速扩大至28位。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大家牺牲工余的休息时间，分头进行小组会议、搜寻资料、登门访问老师、写稿、审稿、剪辑视频等等。大家无怨无悔，充分发挥了端蒙人的精神，全心全意要把这本特刊做得尽善尽美。在此，我必须向他们致以万二分的谢意。

由于冠病肆虐，世界各国纷纷关闭国界，使得一些原本需要经常出差的编辑，有更多的时间留在国内一起工作，我们的成汉通会务顾问就是其中一位。成顾问在这段时期给予特刊编辑委员会及我无私的支持与指导，他精辟的见解，使我既敬佩又感激。

校友会也要感谢义安公司，当初大力支持校友会的成立，并免费提供一个宽敞的会所，更答应在潮州大厦装修竣工之后继续提供会所！校友会得到义安公司赞助並联办了多场活动，如中秋联欢晚会、多样化的讲座及文化活动，其中校友会与义安文化中心联办的书法展，更邀请到时任教育部长尚达曼先生莅临现场挥毫，使展览会增光不少！

感谢新加坡潮州八邑会馆多年来携手合作举办了好几场文化活动，如潮汕美食文化之旅及健康讲座等等，其中有场王志建中医师的讲座会，在八邑会馆强劲的会员支持下，当天的出席人数多达七百人！

我们也要感谢潮阳会馆及马廷茂PBM先生的协助，在潮州大厦装修期间，借出礼堂，让端蒙书法雅集班可以继续上课。

另一位必须感谢的，是为人谦和低调的吴皆佳名誉会长。他多年来默默支持校友会主办的校庆晚宴，慷慨赠送出席者丰厚的礼包，即使庆典宴开百席，他也二话不说。他甚至动用他公司吴裕兴私人有限公司的员工帮忙包装礼包，减轻我们的工作负担。

此外，我得衷心感谢林本煜老师。他想方设法联系曾在端蒙执教的老师，一同参加常年晚宴，使得庆典更具意义。当然，我们还有许多热心捐款和从各方面支持校友会的的朋友，恕我无法一一答谢。

最后，希望校友们本着爱护母校之心，继续支持校友会，发扬端蒙精神，使之万古长青！

勤慎誠正
時雨春風
唐緯

勤慎诚正 时雨春风

端蒙115载岁月

—吴彦鸿



端蒙学校创建于1906年，至今已有115年。本文回顾它超过一世纪的历史：

创校经过

19世纪末，新加坡还处于旧式华文字学校，即以私塾、书院为主的私塾教育时代。教学内容则以识字、记账珠算、尺牍(古代书信)为主，内容大致包括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及四书、五经。私塾多借用会馆、宗祠、宇宙为教室，教师多从中国聘请而来，包括落弟秀才等。

新加坡华人积极参与兴学，缘於中国戊戌政变(1898年)，康有为亡命海外，南来提倡兴学。直到1905年清朝工部及广东总督岑春煊先后派遣商务大臣张弼士、视学刘士骥南来劝办商会及学校，促成新加坡华人学堂纷纷建立。1905年1月30日创立的“养正学堂”（后改名为崇正学校），发起人之一是陈楚楠先生。他租下他位于美芝律的合春号公司为校舍，是新加坡最早的新式学校。

1906年4月6日，孙中山到新加坡来，并成立同盟会及多家书报社之后，在书报社的推动及新加坡华社领袖的纷纷出资赞助下，开始办起了华人学堂，使到新加坡的华教学校，从私塾时代走进新式学堂时代，可说催生了学校的诞生。



端蒙1906年创立时的校址暂时租用禧街 (Hill Street) 门牌52号



发起人之一：蔡子庸先生



发起人之一：陈德润先生



发起人之一：杨纘文先生

端蒙学校成立于1906年（光绪32年）农历10月1日，是潮州人陈云秋、廖正兴、张霞生等28人发起创办。这28名发起人还包括：蓝金昇、薛月楼、蔡子庸、谢为章、沈联芳、陈卓然、黄松亭、黄金炎、李星岩、陈琴如、陈德润、杨纘文、王邦杰、郭克恭、卢新科、沈霭塘、谢寿吾、陈子桂、陈芷青、陈敬臣、陈祐如、郭斯廉、吴泽苍、朱流芳和黄仁生。潮侨热烈响应，捐款充作学校基金，共达3万余元。



端蒙学校在甲纳基（今译克拉码头，Clarke Quay）门牌13号的校舍

总校校舍

端蒙学堂（后改名为端蒙学校）于1906年农历10月1日举行开学礼。校址暂时租用禧街 (Hill Street) 门牌52号。当时称为“潮州公立端蒙学堂”。1913年，因为屋主要求提高租金，董事会议决另行筹款，购置新校舍。校董决定向万世顺公

司求助来扩充学校。万世顺公司的托管人刘照青在廖正兴（筹款专员之一）的游说下，同意将万世顺公司的存款和房地产交付给端蒙学校。这是万世顺公司资助端蒙学校的开始。

同年，在万世顺公司（5,000元）和潮州维安捐会（7,000元）的资助下，加上学校基金12,000余元，端蒙学校购置甲纳基（今译克拉码头，Clarke Quay）门牌13号作为校舍，购价为24,250元，于7月迁入新校舍。

“万世顺公司”是由原籍庵埠东溪的航运界先驱王钦、王丰顺等于1819至1820年发起，它建立粤海清庙（会址是新加坡河口的一间小茅屋），宗旨是祭祀天后圣母（位于菲利士街Phillip St.的粤海清庙于1852至1855年从河口迁入现址后重建，地契属于后来成立的义安公司）与辅助教育。昔日南来的移民上香添油酬谢神明护佑，还愿或捐赠，日积月累的善款交由万世顺公司管理，该公司在兴学办校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它后来渐渐式微。



端蒙董事（1917年）
陈若愚先生

1917年11月，端蒙董事会鉴于学生日渐增加，校舍不敷应用，决定物色更宽大的校址。12月，在董事廖正兴和陈若愚提议下，董事会决定将旧校舍出售，得款63,700元，以52,500元另购新校舍，修建费为6,600元。1918年，校舍迁入‘丁律’（潮语发音）即登路97号（97 Tank Road）新校址。

早于1935年，端蒙学校与义安公司、潮州八邑会馆就共同成立联席会议，拟在东陵泰山亭地段（义安城现址）兴建端蒙校舍、义安公司和潮州八邑会馆办事处，计划因为二战的发生和物价高涨而未能实现。1939年，打算改建原有校舍，也因故不能如愿。

义安公司大约于1845年（清道光25年）由余有进创立，1930年设办事处于粤海清庙内，1963年迁入潮州大厦。



端蒙1918年在丁律（旧称）即登路97号（97 Tank Road）的校舍

战后，从1949年至1950年，潮州八邑会馆购入登路73、75、83、85 和 85-A 5间店屋，加上之前购置的另外3间店屋，连同端蒙学校旧校舍（97号），总共9间店屋。1953年7月20日，潮州八邑会馆董事会议决将这9间店屋，合建成4层高校舍一座。大厦楼下作为大礼堂，及潮州八邑会馆和义安公司办事处，楼上都作为课室。

1953年7月9日，义安公司董事会讨论，并通过了绘测师黄庆祥先生草拟的端蒙校舍图式，并议决请黄庆祥先生正式缮绘，以利进行建筑。

1955年，义安公司将扩建工程分3期进行。6月，扩建第1期展开，原校舍后面空地和后楼，改建3层楼校舍，有教室15间，1956年7月落成，中学部各班迁入。1960年，扩建第2期展开，原校舍右邻店屋拆除，兴建4层楼校舍，包括大礼堂和义安公司与潮州八邑会馆办事处，增加教室20间，1961年落成。同年，扩建第3期展开，旧校舍拆除，兴建左座校舍和礼堂，增加教室20间。1962年，巍峨庄严、设备齐全的端蒙总校新校舍全部落成，称为“潮州大厦”。建筑费约150万元。

由于创下了许多的“第一”，新建筑还成了报上的头条新闻，成为当时华社间的美谈。新建筑结合了东西方的建筑风格，它的现代化设计与中国古典式的屋瓦相映成趣，非常引人注目。

它安装了当时最先进的通讯和广播设备，有完整的内置互通公共广播系统，允许使用者在不同课室之间互相通话，方便校长和学生之间的沟通。

对当时的马来西亚（新加坡在1963年加入）来说，端蒙中学可算是第一所拥有这项设施的学校。

端蒙也有个“中央报时系统”，它可以控制所有课室、食堂和礼堂的报时系统。只要设定的休息时间一到，中央系统所播放的钟声就会在每间课室自动响起，告诉大家休息时间到了，课堂结束了或是放学了。

1963年5月25日义安学院成立，借用于登路97号的端蒙学校左座20间教室上课，学院的开学典礼便和潮州大厦的落成典礼同时举行，由时任教育部长杨玉麟主持仪式。1967年，义安学院由私人学院转为公立学院。1968年，学院迁至金文泰现址，才归还向端蒙借用的20间课室。1982年3月，学院正式易名为义安理工学院。

分校简史

鲜有人知道的是创立于1924年端蒙分校的校史。

1918年（民国7年）由张永福、曾广秀、许惟烈等美芝路潮商发起，函请端蒙总校建分校，以解决小坡适龄儿童求学困难的问题。1919年，端蒙董事部议决添设小坡分校，由于经费不足而延至1924年（民国13年），端蒙分校先租民房，于7月1日成立时，招收附近的学生90余人，自设董事部和校长。张永福和陈秋槎任分校董事部正副总理。

1925年，因学生人数增加，董事部于是竭力筹款，以7,500元购置5,800余方英尺旷地。1926年，分校建立于小坡民多路33号（33 Minto Rd, Minto是英殖民地官员）。分校新校舍启用时，学生已增加至200人。同年，总分校校董部合并，分校校长改称主



1926年端蒙分校建立于小坡民多路（Minto Road）33号

任。此后十几年，总校与分校并肩发展，校务蒸蒸日上。1928年，分校学生增至300名。

分校于沦陷期间改为民房，得以保存。和平后，分校在1946年7月继续正式上课。

1967年，创校43年的端蒙分校因校址被政府收回另作建屋发展，校长及全体教职员调任他校，学生除了部分转入总校外，其余都被分配到政府新建的学校肄业。至此，端蒙分校遂正式关闭。

校务发展

端蒙的校务发展，可分为下列7个时期：

1. 创始期（1906年至1917年）
2. 成长期（1917年至1941年）
3. 沦陷期（1941年至1945年）
4. 复兴期（1945年至1953年）
5. 跃进期（1953年至1975年）
6. 荣耀期（1975至1983年）
7. 完结期（1983至1994年）

创始期（1906年至1917年）

端蒙1906年创办时，教员只有两名，即马迺堂和陈锡桐。学生只有小学初级生68名，以潮语教学。开始时，仿傚中国，初小5年，高小4年。1909年，学生增至150余人。

1911年，学校规定春（1月开始）秋（7月开始）二期开学日期。校制改为初小4年，高小3年。同年，举行第一届毕业考试，高小8人，初小18人。

1917年，学生增至365名，多是潮侨子女。

成长期（1917年至1941年）

1918年，端蒙举行学生成绩展览会，盛况空前。同年，正式开始用普通话教学，开始只限国语（华语）课，之后渐及其他学科。

1919年，确立“勤慎诚正”为校训。

1922年，学生人数已由开办时的68名增加到385名。

1924年，校制改为初小4年，高小2年。上课为全日制。另有半日（下午）班，为英校生或青年补习华文。

1927年，学校改用阳历学期，定阳历10月1日为校庆日。

1928年，总校学生增至748名。

到了1930年代，端蒙已是本地一所设备齐全的学校。1931年，学校出版25周年纪念刊。1933年，端蒙请本地美术家张汝器先生设计校徽，并定制采用。1936年10月1日，端蒙学校庆祝建校30周年，举行校庆庆祝会及学生运动会，举行成绩展览会3天和游艺会2晚，并出版纪念特刊，时任中华民国政府军委会委员长的蒋介石也送来书法贺词。1937年，端蒙除英文课之外，各科已采用华语教学。

1941年，总分校教员共28人。师资方面采用开放政策，教职员虽以潮帮人士占多数，但普遍聘请各帮人士，包括中国各省人士。

沦陷期（1941年至1945年）

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军占领新加坡，多数学校被迫停办。当时日军强迫市区15所学校和乡区6所学校继续办学，端蒙是其中一所。第一年，教学媒介语文以华文为主，日文（取代英文）为副；第2年则反过来，教师被令集中受训并学习日文；第3年则完全以日文教学。庆幸的是端蒙没因此倒下。

复兴期（1945年至1953年）

和平后，端蒙总校于1945年10月1日正式上课。由于学生人数锐增，总校加设下午班以容纳。1947年，教育部通令各华校取消秋季开课，每年收生一次。1949年3月，学校购置校车两辆，川行大小坡各处，方便学生上学，这两辆校车到1976年才停用，不再购置新车。

1951年，董事部议决筹办中学部，并推举连瀛洲、杨缙文和李伟南等的9人小组，负责筹备。

跃进期（1953年至1975年）

1955年，总校增设中学部，招收初中一男生两班，女生一班，改称“端蒙中学”。1955年，端蒙以前的校歌已不适用，改作的校歌，由李豪女士作曲，曾履川先生作词。1956年，端蒙学校庆祝建校50周年，举行校庆庆祝会及学生成绩展览会，并出版纪念特刊。1958年，端蒙开办高中部，成为一所有小学、初中和高中的完整中小学校。当时，中学是采用3,3制，即初中3年和高中3年，共6年。1960年，第1届25名高中（3年）学生毕业。1961年，全校学生一度超过2000名，校舍也一再扩建。之后，中学推出新的4,2制，即初中4年和高中2年，中一至中四为普通水准，高一至高二为高级中学，现称为大学先修班，共6年。1962年是过渡期，新旧两制并存。1963年后，只剩新制。

端蒙校产与行政于1953年由义安公司接管后，因学生人数激增，教室不足容纳，刚好义安女校兴建教室落成，义安公司教育委员会决定将端蒙原有女生，并入义安女校。端蒙自创办以来，男女学生兼收的作法，至1954年即告结束。1966年，董事部才批准端蒙恢复招收女生。

义安公司在二战前也提倡女子教育，因此在1940年于里峇峇里路299号洋房创立义安女校。1967年义安女校兼收男生，于1982年迁入马林百列时改名义安小学。



端蒙中学庆祝建校60周年,学生呈献潮剧“齐王求将”演出

1966年10月1日,端蒙中学庆祝建校60周年,举行校庆庆祝会及运动会,并敦请时教育部长王邦文主持学生成绩展览会的开幕典礼。游艺晚会上,由业余的潮剧演员指导,并由学生呈献潮剧“齐王求将”演出,男主角便是后来知名电视艺人陈澍城。

1967年,端蒙分校关闭后,总校继续负起作育英才的神圣任务。每年培养大批德才兼备、中英兼通的毕业生,为建设新加坡而尽心尽力。

1969年开始,小学一年级、初中一与高中的科学与数学科,改用英文课本,用英文教学。

60至70年代,可说是端蒙总校的颠峰期。学校师资阵容日益强大,学校设备也臻至完善,学生在学术与课外活动的表现更是成绩斐然。端蒙一跃成为新加坡顶尖学校之一,是莘莘学子的学习乐园。

1972年,端蒙中学的学生总数已超过2000名,计中学部为1215名,小学部为973名,中小学共有2188名。可惜到了1972年后,由于城市重建,附近居民迁往新镇组屋,学校学生人数逐年递减。又因为教育政策改变,学生纷纷选读英校,端蒙小学部的学生逐年减少。

荣耀期 (1975至1983年)

1976年,端蒙举行成立70周年的庆典,举行学生成绩展览会,并举两晚游艺会,由教育部高级政务部长蔡崇语主持开幕典礼,并出版纪念特刊。

1980年,端蒙开始招收英文源流的小学毕业生,组成4个初中一班,于是,端蒙便由传



1976年,端蒙举行成立70周年的庆典,由教育部高级政务部长蔡崇语主持开幕典礼



1980年,端蒙第18届高二毕业班,是端蒙最后一届高中班

统的纯粹华校,变为兼收华英两种语文源流班级的混合学校。

同年,随着教育部决定将二年制的大学先修班(高级中学)集中在初级学院开办,端蒙的第18届高中(两年制)毕业班,成为最后的一届高中班,之后就停办高中部,只开办初中和小学。

1981年10月1日,庆祝建校75周年纪念,假国家博物院画廊举行学生书画展览会,并假维多利亚剧院和新加坡大会堂举行游艺晚会,并出版纪念特刊。

1982年,小学部只存3班,学生为66名,由教育部分配到他校就读。1983年,具有77年历史的端蒙小学部,因为学生人数不足而停办,中学部仍然继续上课。

完结期 (1983至1994年)

1985年,端蒙中学共开设34班,计华文源流5班,英文源流29班,其中,19班为普通课程,15班为快捷课程。编为上下午班各17班。学生总人数为1078名,男女生分别是698和380名。

1986年10月1日,庆祝建校80周年纪念,举行校庆盛典与学生成绩展览会,并假维多利亚剧院举行游艺晚会。

1994年12月31日,学生来源短缺,端蒙中学完成了她的历史使命,落下帷幕,历时88年。劳苦功高的老师们无奈地转到他校服务,美轮美奂的校

舍虽保留，但充作其他用途。从此，端蒙中学总校也就尾随分校走进了历史。1994年，义安公司在淡滨尼开办义安中学，为义安小学的毕业生提供中学教育。

经费来源

创始期（1906年至1917年）

新加坡殖民地政府对华校采取放任态度，不过问校政，也不给予资助。

从当初只有一个店屋的小学到后来设备齐全的中小学校，端蒙一路走来并不轻松。经费是最头痛的问题，老师还曾减薪以改善学校的财务状况，1909年开始，许多潮商也积极捐献年捐，以充常经费，学校才得以继续发展。

成长期（1917年至1941年）

1921年，殖民地政府实施教育条例，端蒙遵令向政府注册。同年，万世顺公司以在1919年售卖一间店屋所得的20万元公款，购买公债，每年利息万余元，充作学校经费。

1933年5月，义安公司将之前借于学校的叻币6000元，捐作学校经费，是义安公司捐助端蒙的开始。



曾任端蒙董事部正总理的李伟南先生

1934年，杨缵文和李伟南被推举为万世顺公司信托人，他们将万世顺公司正式隶属潮州八邑会馆。

在成长，学校经费来源有三：潮人商号年捐、万世顺公司公债利息和学生学费。



曾任端蒙董事长的连瀛洲先生

复兴期（1945年至1953年）

1946年，殖民地政府颁布“新加坡10年教育计划”，端蒙也得到政府部分津贴。

端蒙和义安公司的负责人，虽多相同，但组织与章程则有差异。端蒙董事部认为如果将学校行政并入义安公司统筹，将能事半功倍，建议由端蒙赞助人大会通过。义安公司董事部也深表赞同。1953年6月10日，义安公司董事会议决，于隔天（6月11日）正式接管端蒙学校移交的校产和行政，由义安公司管理。当时，义安公司正总理是连瀛洲先生。

在复兴期，学校经费来源，除了潮人商号年捐、万世顺公司公债利息和学生学费，还有政府津贴，虽然津贴金为数不多。

跃进期（1953年至1975年）

1957年1月，学校获得政府全部津贴，成为政府辅助中学，再也不必为经费发愁了。不过，分校行政独立，主任改称校长。

在跃进期之后，学校经费来源有三：政府补助、义安公司资助和学生杂费。教职员的薪金，全由政府负责。



1960年，第1届25名高中学生毕业

历届校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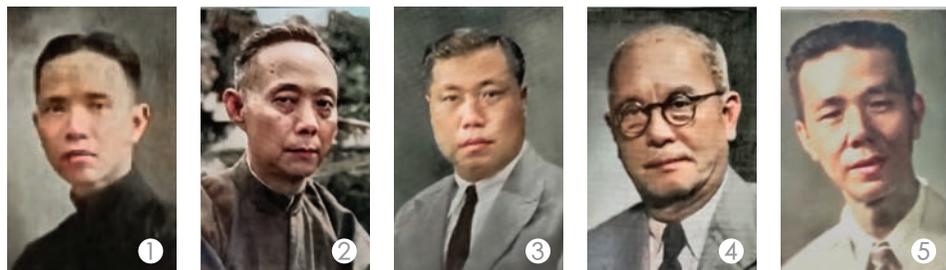
创始期 (1906年至1917年)

端蒙1906年创办时，以发起人为临时董事，公推蔡子庸为临时正总理，陈云秋和廖正兴为副总理。1907年，规定董事由捐款人票举，正副总理则由董事复选。正式董事会于1908年产生。

在创始期，董事部共12届，出任正总理者为蔡子庸（10届）、余勉然（1届）和陈德润（1届）。

成长期 (1917年至1941年)

在成长期，董事部共21届，出任正总理者为陈德润、陈若愚、沈霭塘、黄仙宗、杨缙文、陈子豪、卢浩川、陈秋槎、李伟南、许茂泉和刘炳思。



1) 曾任端蒙董事部正总理的陈子豪先生; 2) 曾任端蒙董事部正总理的卢浩川先生; 3) 曾任端蒙董事部正总理的陈秋槎先生; 4) 曾任端蒙董事部正总理的许茂泉先生; 5) 曾任端蒙董事部正总理的刘炳思先生

沦陷期 (1941年至1945年)

在沦陷期，正总理为杨缙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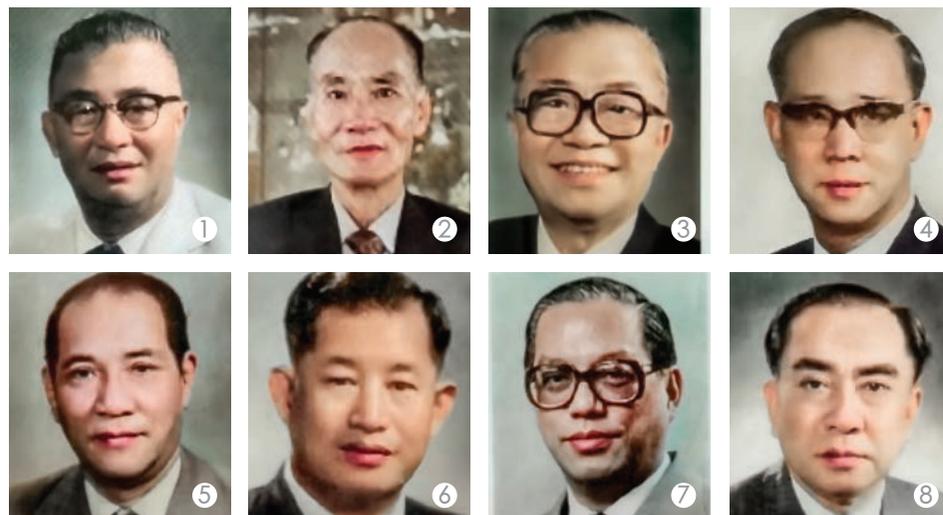
复兴期 (1945年至1953年)

1946年12月，董事部选举第34届董事，议决改称总理为董事长。

在复兴期，正总理为杨缙文。改称为董事长后，共有两人担任，即杨缙文和连瀛洲。

跃进期 (1953年至1975年)

在跃进期，端蒙由义安公司管理。当选为义安公司正总理者，计有连瀛洲、李伟南、张汉三、陈锡九、林守明、张泗川、周镇豪和杨绍和。当选为义安公司教育委员会主任者，计有连瀛洲、李伟南、张汉三、陈锡九、李毓湘和林继民。当选为义安公司教育委员会监学者，计有陈景夔、陈华木、纪崇、杨书宪和张寿仁。



1) 曾任义安公司正总理的张汉三先生; 2) 曾任义安公司正总理的林守明先生; 3) 曾任义安公司正总理的张泗川先生; 4) 曾任义安公司正总理的周镇豪先生; 5) 曾任义安公司正总理的杨绍和先生; 6) 曾任端蒙监学的纪崇先生; 7) 曾任义安公司教育委员会主任的李毓湘先生; 8) 曾任端蒙监学的张寿仁先生

荣耀期 (1975至1983年)

在荣耀期，当选为义安公司正总理者，计有周镇豪、杨绍和和张泗川。当选为义安公司教育委员会主任者为林继民。当选为义安公司教育委员会监学者，计有纪崇、张寿仁和李毓璠。

完结期 (1983至1994年)

在完结期，当选为义安公司正总理者，计有张泗川、杨绍和与林继民。当选为义安公司教育委员会主任者为林继民。当选为义安公司教育委员会监学者，计有李毓璠和潘国驹。

历届校长

创始期 (1906年至1917年)

端蒙1906年创办时，陈云秋出任义务校长。

在创始期，校长前后共三位，即陈云秋（1906，出任年份，下同）、何子因和张岫云(1909)。

成长期 (1917年至1941年)

在成长期，校长前后共九位，即张岫云、沈朝阳(1920)、胡超球(代)、林树芳(1923)、陈小豪(1925)、陈颀龙(1926)、王韶生(1931)、李笠农(1934)和林国璋(1936)。

1924年成立的分校校长有林景崧和方思达两位。1926年改称为分校主任后，有陈孝谦、许钟灵、林国璋、赖大年、张宗骞和谢倬荣。



曾任义安公司正总理的林继民先生



曾任义安公司教育委员会监学的潘国驹先生



1934年出任端蒙校长的李笠农先生

沦陷期 (1941年至1945年)

在沦陷期，校长为林国璋。

复兴期 (1945年至1953年)

在复兴期，1949年7月，校长林国璋在任逝世，校务由教务主任赖大年署理，直至1950年6月，陈景昭校长来新履任为止。分校主任仍由谢倬荣担任。

跃进期 (1953年至1975年)

在跃进期，校长为陈景昭、王永大(代) (1964) 和郭亨经(1965)。副校长为杨伟群(1961)。1957年后独立行政的分校校长为谢倬荣和黄汉民。

1961年8月，因全校学生总数超过2,000名，董事部委任原图书馆主任杨伟群为副校长。

1964年，校长陈景昭调任中正中学教职，高级教师王永大任代校长。

1965年，董事部通过聘请郭亨经为校长，9月1日到校视事。

1967年，分校关闭，校长黄汉民调往他校。

荣耀期 (1975至1983年)

在荣耀期，校长为郭亨经。副校长为杨伟群和江士豹(1980)。1979年底，杨伟群副校长调往他校服务，江士豹在1980年10月1日接任副校长。

完结期 (1983至1994年)

在完结期，校长为陈少锐(1984)，副校长为江士豹。

1983年底，郭亨经校长任满退休，是在任最久的校长。1984年1月3日，陈少锐接任校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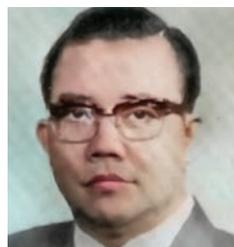
1937年出任端蒙校长的林国璋先生



1950年6月，出任端蒙校长的陈景昭先生



1961年出任副校长的杨伟群先生



1965年出任端蒙校长的郭亨经先生



1984年出任端蒙校长的陈少锐先生



端蒙篮球队获校际篮球比赛冠军

学校特色

端蒙学校是一所注重学生品学兼优的知名华校。在1960年代，学校推行一种表扬学生操行的制度，激励学生培养良好的行为。

端蒙也注重学生的体育活动。它有一个占地广阔的运动场。1933年，总校向土地局商借丁路校舍对面的火车站旧址旷地，在皇家山（福康宁山）山麓建

立运动场，北到圣心堂，南接齐智庙，1934年3月竣工。除了篮球场，还有400米的跑道，是本地各小学所没有的设备。12月，举行第1届学生运动会。因为这个有利的条件，学生的体育成绩非常优越，历届华校联合会及校际篮球比赛都有不俗表现，因此推动了学生体育运动人才备出。约于1940年，政府收回运动场场地逾半，辟为公园和克里门梭道。1964



端蒙乒乓队获全国中学乒乓比赛亚军

不少。端蒙有几位校长和教师，如祝业殷老师、陈景昭校长、杨伟群副校长和曾广纬老师等都是书法家，在他们的影响下，端蒙学生学习书法成为一种风气。学校每年举行书法比赛。所以，端蒙出身的学生，书法都写得不错，有好多还是当今的书法家。书法与端蒙的校名一直紧密地联结在一起。陈景昭和杨伟群是两位推广书法最有力的正副校长。杨伟群在1970年代还突破传统，亲笔撰写一系列简体字帖，不但解决了我国提倡简体字后，学生练习书法没有简体字帖的问题，而且还开了书法练习的先河。

早在1918年12月，端蒙就购买全副西式军乐器，铜乐队就从这时候开始，可惜后来因教练辞职，指导乏人，只得解散。1966年，端蒙再组织学生铜乐队，由教育部聘请英军军官到校负责指导，首批乐器和制服费用，约值叻币6,000元。

除铜乐队外，其他课外活动团体也先后成立。1958年，圣约翰救伤队组成。1966年，中学部的陆军少年团和小学部的幼童军成立。1968年，中学部的警察少年团和纪律团成立。1969年，组织华乐队，由国家剧场华乐队员指导。1971年，小学部小童乐队成立。1973年，中学（男）童军团成

年，政府又将大部分尚存场地收回，改建停车场，只剩篮球场一座，不到初建时面积的十份之一二。从这年开始，每年运动会都租借花拉公园运动场举行。1981年年中，端蒙校舍右侧和齐智庙之间的一排旧店屋已被拆除，场地辟为新运动场。

在师长的鼓励下，端蒙学生的书法更是有口皆碑，在校外比赛中为学校争光

立。1975年，女童军团成立。其他成立的课外活动团体还包括合唱团、舞蹈学会、艺学会、纪律团、书法学会、史地研究会和图书馆管理员。

端蒙中小学部学生，参加全国性各种比赛，不轮球类（如乒乓、篮球）、田径、学术、历史、生物、经济、辩论、书法、绘画、摄影和写作，都取得辉煌的成绩。

端蒙也为新加坡培养了不少建国人才，他们服务于政界、文教界和工商界各领域，可说是桃李满天下。详情可参阅本刊的“端蒙人”特稿。

端蒙校友会早在1922年12月便成立，会址附设于校内。不过，该校友会后来因故不再活跃。在端蒙于1994年关闭后两年，1996年新校友会成立，延续端蒙超过一世纪的历史。详情可参阅本刊的“校友会”特稿。

参考文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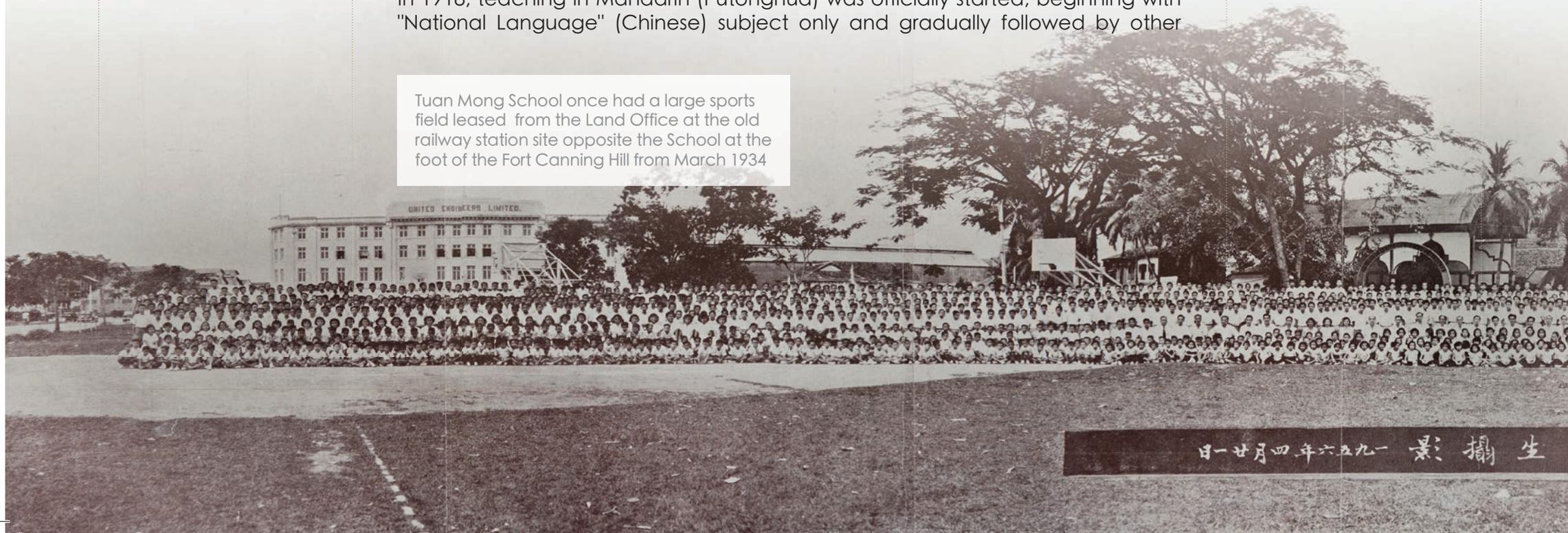
- 《革命激发华文学堂蓬勃》；作者张曦娜 2011-10-6 《联合早报》。
- 《辛亥革命爆发后 新加坡万人响应》：作者莫美颜 2011-10-6 《联合早报》。
- 《店屋变学堂一端蒙学校往事沧桑》：作者莫美颜 2002-6-10 《联合早报》。
- 《历史的航行—写在端蒙中学75岁诞辰之前》：作者秀香 1981-9-28 《南洋商报》
- 《新加坡同盟会先驱与潮州人办学》：作者许慷芬，《博物馆华文义工：研习坊》
- 《潮人教育事业》：作者黄今英，2002年10月，《新加坡潮州文化展特刊》，新加坡潮州八邑会馆出版
- 《新加坡潮州八邑会馆88周年历史长廊展》
- 《教育作为基石》：作者陈澄子，翻译吴新迪，1999，《义安公司：跨入另一个千禧年》，义安公司出版
- 《端蒙学校》，2014，《消失的华校—国家永远的资产》，华校校友会联合会出版
- 《端蒙学校25周年纪念刊》，1931
- 《端蒙学校30周年纪念刊》，1936
- 《端蒙学校50周年纪念刊》，1956
- 《端蒙学校70周年纪念刊》，1976
- 《端蒙学校毕业特刊》，1976年至1980年和1984年至1988年
- 《端蒙100周年庆》光碟：端蒙校友会制作
- 《1953年6月10日义安公司第12届第1次董事会议记录》
- 《1953年7月9日义安公司第12届第3次董事会议记录》

A brief history of Tuan Mong High School —Goh Ngan Hong (吴彦鸿)

Tuan Mong School was founded on 1 October 1906 by 28 people from Chaozhou (Teochew), China. The School was set up to meet the educational needs of the children of Chinese immigrants. It was one of the first new style public schools, that replaced the traditional private schools. The total enrolment of the School when it was first set up was 68 pupils with a team of staff comprising 2 teachers and an honorary Principal, Mr Tan Hoon Chew.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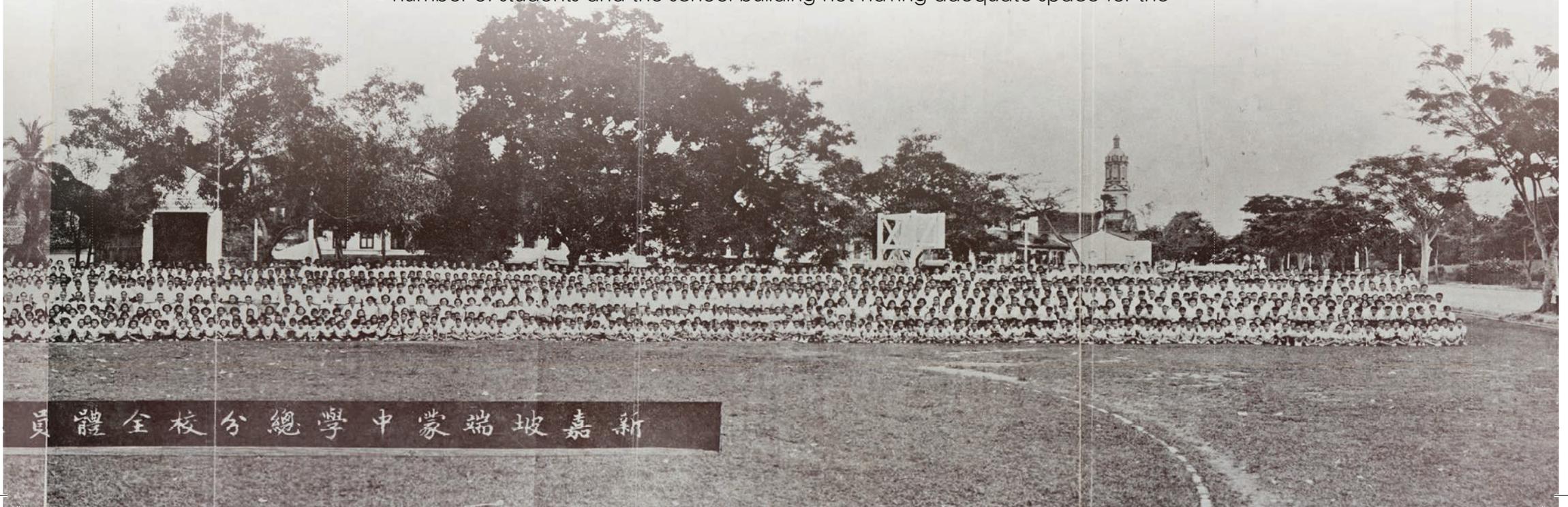
When the School first started, the students were taught in Teochew dialect. Following similar system in China, it took 9 years to complete a primary school education i.e. 5 years of elementary primary school, followed by 4 years of advanced primary school. In 1917, the school system was changed to 7 years i.e. 4 years of elementary primary school and 3 years of advanced primary school. In 1918, teaching in Mandarin (Putonghua) was officially started, beginning with "National Language" (Chinese) subject only and gradually followed by other

Tuan Mong School once had a large sports field leased from the Land Office at the old railway station site opposite the School at the foot of the Fort Canning Hill from March 1934



subjects. In 1924, the school system changed to 6 years i.e. 4 years of elementary primary school and 2 years of advanced primary school. In 1937, except English classes, Mandarin was used in the teaching of all subjects. In 1955, the secondary school section was set up and the School was renamed "Tuan Mong High School". In 1958, Tuan Mong High School started the Advanced Secondary School (otherwise known as Pre-University) classes and became a comprehensive school offering primary, secondary and advanced secondary school education. Beginning in 1969, the subjects of science and mathematics of Primary One, Secondary One, Advanced Secondary One switched to English textbooks and were taught in English.

When it was founded in 1906, the School site was temporarily on lease at 52 Hill Street. In 1913, the Board of Directors of the School decided to raise funds for the purchase of a new school building because the owner of the premises had asked for a rent increase. The Board purchased a new school building at 13, Clarke Quay and the School moved into the new premises in July 1913. In November 1917, the Board of Directors decided to look for a larger campus in view of the growing number of students and the school building not having adequate space for the



increased usage. In December 1917, the Board decided to sell the old school building and purchase a new school building and carried out its refurbishment. In May 1918, the School moved into the new site of 97 Tank Road.

In 1924, a branch of Tuan Mong School was established at rented premises near North Bridge Road. It moved to 33 Minto Road in 1926. This branch school continued until 1967 when the Government acquired the school premises for housing development. It had a history of 43 years.

The Japanese invasion of Singapore in December 1941 put a stop to the School's activities for almost 4 years. Normal lessons were resumed only in October 1945. Mr Lim Kok Chan was appointed as the Principal for the main school. It was with deep regret that he passed away in July 1949. In June 1950, Mr Tan Keng Cheow was appointed as the Principal.

When the School was set up in 1906, the colonial government of Singapore adopted a laissez-faire attitude towards Chinese schools without querying about school administration and without granting financial aid to schools. Funding was the biggest headache of the School and teachers had also taken pay cuts to improve the financial situation of the School. Since 1909, many Teochew merchants actively donated generously to provide annual funding so that the School could continue to develop. In 1946, the colonial government announced the "Singapore 10-Year Education Plan", under which the School also received a partial government subsidy.

In May 1933, Ngee Ann Kongsı donated \$6,000 to the School, which was the beginning of its regular donation towards the School funds. Many of the directors of the Ngee Ann Kongsı also served on the Board of Directors of the School. The Board of Directors of Tuan Mong believed that if the School administration was incorporated into the management of Ngee Ann Kongsı, it would be able to do more with less. Ngee Ann Kongsı's Board of Directors strongly agreed. In June 1953,

the Ngee Ann Kongsı took over the management of the School. In January 1957, the school received a full government subsidy to become a government-aided secondary school and it would no longer have to worry about its funding.

In 1955, with the addition of a site of eight shophouses acquired by Teochew Poit Ip Huay Kuan, extension work to the main school premises started. On completion in 1962, the new school building has an assembly hall, a canteen and 55 classrooms. However, 20 classrooms in the left wing of the building was occupied by the Ngee Ann College (which became Ngee Ann Polytechnic) for five years before it shifted to its new campus at Clementi Road.

In August 1961, the School Management Committee, with the approval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appointed Mr Yang Wee Chyun as the Vice-Principal as the total student population grew to more than 2,000.

On 1 September 1965, Mr Kwok Hen Ching was appointed Principal by the School Management Committee. He retired at the end of 1983. It was with deep regret that he passed away on 8 June 1984.

The years 1970 - 1980 were eventful ones for the School. Students at the Primary, Secondary and Pre-University levels won a number of awards in various competitions, both at National and Inter-school levels.

Unfortunately, after 1972, as a result of urban renewal, residents nearby the School moved to HDB flats in new towns and the number of students in the School decreased year by year. Also because of the change in education policy, more students chose to attend English schools.

With the intake of 4 classes of Secondary One English Stream students in 1980, Tuan Mong was converted from a traditional Chinese school to an integrated school.

Owing to the government's policy that pre-university education was to be held only in junior colleges, 1980 also saw the last batch of pre-university students for the School.

In 1982, there were only three classes with 66 students in the Primary School section. The students were then assigned to other schools by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In 1983, the 77-year-old Primary School section was closed due to inadequate enrollment, while the Secondary School section continued with its classes.

Mr Kang Ser Par assumed duty as Vice-Principal of the school on 1 October 1980, following the transfer of the former Vice-Principal Mr Yang Wee Chyun to another school by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On 1 January 1984, Mr Chen Siew Yui was appointed as the Principal of the School by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at the recommendation of the School Management Committee. Mr Chen implemented many measures to improve the school's administration and academic performance after he joined the school in 1984. As part of the improvement to the school facilities, the library was air-conditioned and a new basketball court was constructed in October 1984. Results of the pupils' academic performance and discipline greatly improved over the years. An atmosphere of "Strive for the Best" could be found amongst the staff and the pupils.

As most of the pupils came from families of low-income groups, their parents were non-English educated. This initially contributed to the pupils' poor standard of English. The School therefore implemented many measures such as scrap-book practice, 20 minute-daily reading period, setting up a language laboratory, etc. With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se measures, English results, especially at the 'O' Level, greatly improved.

On 31 December 1994, with a shortage of students, Tuan Mong High School accomplished its historic mission, which lasted 88 years. With the closure of the School in 1994, many teachers were redeployed to other schools to continue with their mission in educating the next generation of leaders in Singapore.

Tuan Mong High School is a well-known Chinese school that pays attention to both students' character and academic excellence. Tuan Meng also pays attention to students' sports activities. It once had a large sports field leased from the Land Office at the old railway station site opposite the School at the foot of the Fort Canning Hill from March 1934. Because of this favorable condition, students' sports performance was superior. Around 1940, the government reclaimed more than half of the sports field and turned it into parks and the new Clemenceau Road. In 1964, the Government reclaimed most of the remaining sites and converted the carpark into a basketball court, which was less than one-tenth of the area at the time of its initial construction. In mid-1981, a row of old shophouses between the right side of the School building and Chettiar Temple was demolished and the site was turned into a new sports field.

At the encouragement and under the influence of principals and teachers, Tuan Mong students' calligraphy became well-known. Calligraphy and the name of the School have always been closely linked.

Tuan Mong has successfully educated and trained many pioneer talents for Singapore, who have served and contributed significantly in their various specialised fields including politics, culture, education and business sectors.

In order to preserve and continue the good heritage of the School, many alumni of different graduating cohorts came together to establish Tuan Mong High School Alumni Association in 1996.

端蒙的校名、校训、校歌、标识和校风

—宋裔烽

一间学校的校名、校训、校歌、校旗、校徽、校服等等，看似互不相关的事情，其实它们和校风的形成大有关系。本文从端蒙学校的校名谈起，以及校训、校歌、校旗、校徽和校服，直到它们和端蒙校风的关系。

（一）校名

儒家重视教育，更重视正名，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所以办教育的热心人士、仁翁善长，对校名都特别重视，把校名归入具有德育和纪念性的功能作用。以前的华校都是民办的华校，有别于今天的学校都属于教育部统筹统办，从《消失的华校——国家永远的资产》（华校校友会联合会出版2014年）书中得知，战后停办的华校有168所，1945年—1967年有308所。我将其命名归纳成以下几类：

（一）以创校机构同名来命名：

例如：《南安善堂》创办的《南安学校》，《冈州会馆》创办的《冈州学校》，保赤宫创办的《保赤学校》等等。

（二）以地区名称来命名：

例如：位于蔡厝港的《蔡厝港政府华文小学》，位于蒙巴登路的《蒙巴登政府华文小学》，位于樟宜区的《樟宜学校》等等。

（三）地区民众集资创办的学校：

这些学校多数前面冠以“公立”二字。例如：《淡申公立新民学校》，《公立启志学校》，《公立民众学校》等等。

（四）以办校愿景意义命名的学校：

例如：《知行义学校》，从校名可以知道是提倡“知行合一”实践“礼义廉耻”教育方针之学校。《励德学校》顾名思义，是一所以激励品德为办校宗旨的学校。《端蒙学校》便是以发端启蒙培育英才的意愿为名的学校。

（二）校训

校训可谓是办校的灵魂。校训道出了办校的宗旨，道出创校先贤对培育英才热切的寄望和期盼。就以我的母校端蒙中学（已走进历史）的校训“勤慎诚正”四字为例，教育界前辈曾渊澄先生就解释得很到位，他说：“……勤慎诚正四个字也是端蒙学校的校训，这四个字也是儒家对个人道德要求的修养。儒家认为一个能够勤的人，无论读书或做事，都会有很大的收获。而讲话能够谨慎，少谈多做，培养实干的精神，才会受到大众的尊敬。学生在这样的道德品德塑造下，将会是一位言行一致的可敬人才。在儒家的眼中，诚正是为人处世十分宝贵的品质，一位能以诚正立身的人，一定会受到人们的信赖与敬重。端蒙的学生，在‘勤慎诚正’的感化下，知识和品德，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离校后都大有作为。”（摘录自：《消失的华校－国家永远的资产》，五十三面：曾渊澄先生作“蕴含儒家思想的华校校歌”。）

这一段话道出“校训”的目的和作用，是华校不可或缺的精髓宝典。在当年，每一所华校都有自己的校训，内容都取材自儒家的品德教育为典范。虽然大同小异，但是各有特色。



端蒙学校校训

(三) 校歌

一所学校有了校名、校训，还是不够齐全，必然就需要校歌、校旗和校徽的搭配，学生穿的校服就更不必说了。

校歌的歌词内容多数延伸于校训的内容，就以端蒙中学的校歌为例，作词者是曾履川先生，作曲者是李豪先生。曾履川先生以风骚体写词：

- 赫赫兮端蒙
- 声教兮南暨
- 养正兮圣功
- 广被兮无穷
- 勤慎兮诚正
- 群奋起兮学子
- 时雨兮春风
- 扬校誉兮日隆

校 歌

曾履川詞
李豪曲

莊重嚴肅

赫赫兮端蒙 養正兮聖功 勤慎兮誠正 時雨兮春風

聲教兮南暨 廣被兮無窮 羣奮起兮學子 揚校譽兮日隆

端蒙学校校歌

短短八句，通过歌声飞扬，振奋学子之心，道出学子在学习之旅的道路上，渴求为校争光之意涵。每当早晨举行升旗礼时，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国旗升起之后，校歌也随之响起，校旗也冉冉而上。随后大家一起宣读信约。

(四) 学校标识（包括校旗、校徽和校服）

端蒙学校的校旗与校徽的图腾一样，皆以灯塔和繁星为图案，其图案之下有“T.M.H.S”英文缩写字母代表校名。

每当学校举行常年运动会时，或者有多所学校联合举办运动会时，运动员进场，就会高举校旗进场，犹如武林大会，各大门派亮出帮派旗号一般，很是壮观。

当年的校徽是铁制上色的，白色上衣的衣袋扣子和纽扣都是铜制的。男生校服为上衣白色短袖，中学生穿黄斜纹短裤，高中生穿黄斜纹长裤，鞋袜具为白色。女生校服为白色连衣裙，也配白色鞋袜。这在当年的各校华校生都是如此穿着。在物资缺乏的年代，这套学校的“行头”，可以说是非常珍贵，即使破了，妈妈们还是替它打补丁，不过在浆洗方面却是光洁溜溜的。在当年每一家有十个八个兄弟姐妹的当儿，这套校服可要“传宗接代”的，让兄弟姐妹接着穿。如果孩子们都毕业了，也会有亲戚或邻居要求给他们读同校的孩子穿。



端蒙学校校旗及校徽图腾



端蒙学校校服上的校徽和钮扣

（五）校长、校风

学校有了硬体设备之后，学习成绩及学校的纪律风气等等问题，就成为师生之间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而掌管校政大权的校长，面对的学校问题则更为繁琐。每位校长在掌校期间，并非只是萧规曹随而已，都有自己创新的点子和新的规划。如果按照校长这种策划推行下去，假以时日就成为某校的一种特别风气，我们称之为“校风”。

校风好的学校，久而久之在家长群中有了口碑，这种心件工程成为学校一部份的软实力，再加上学生成绩优异，不想成为名校都难。所以校风对校誉影响很大，以前华校的优良传统，就是先贤们一步一个脚印，筚路蓝缕、刻苦艰辛、扎扎实实地埋头苦干出来的。

上述提及的校名、校训、校歌、校旗、校徽、校服等等，看似互不相关的事情，其实都有环环相扣，不可忽略的细节，这些相关细节联系起来，形成良好的心件链带，而掌校的校长对形成校风的影响是举足轻重的人物，唯有在掌校的校长带动下，才能形成学校风气，才能成为学校特色，最终就是大家公认的校风了。校风是华校优良传统的支柱之一。

端蒙学校是一所注重学生品学兼优的知名华校。在1960年代，学校推行一种表扬学生操行的制度，激励学生培养良好的行为。端蒙也注重学生的体育和课外活动。书法与端蒙的校名一直紧密地联结在一起。陈景昭和杨伟群是两位推广书法最有力的正副校长。在他们的影响下，端蒙学生学习书法成为一种风气。

本文改写自发表于《联合早报》“缤纷”版20/10/2016的原稿，题目原为《以端蒙中学为例——追溯华校点滴》。

大地是我们的课堂

—李国樑





端蒙山河图

端蒙“总校”的校舍围绕着一座山两条河：皇家山（福康宁山），史丹福河与新加坡河。

学校地处宝地，结合新加坡的历史起源、经济命脉与文化堡垒，丰富我们的知识泉源。

学校、一山、二河就像“四点金”，潜移默化下培育端蒙学子的成长。

1. 端蒙学堂：1906年10月1日创校，禧街52号
2. 端蒙中学：1913年甲纳基13号（克拉码头）
3. 端蒙中学：1918年登路97号
4. 希望之门 Gate of Hope
5. 国家博物馆
6. 红砖国家图书馆
7. 亚美尼亚教堂
8. 14世纪满者伯夷王朝臂饰
9. 莱佛士官邸、抵岸旗杆、导航灯塔、标准报时球
10. 潮州四大厝：余有进“中宪第”
11. 范克里夫水族馆
12. 国家剧场
13. 丽的呼声
14. 潮州四大厝：陈旭年“资政第”
15. 乌节路：泰山亭潮州人坟场
16. 李光耀故居
17. 印度庙 Sri Thendayuthapani Temple
18. 南洋孔教会原址
19. 凤山寺
20. 甘榜马六甲回教堂 Masjid Omar Kampong Melaka
21. 同济医院

端蒙走进历史距今已近30年。学校是于1994年送走最后一批毕业生，结束长达88年的教育使命。

端蒙有三期校舍：1906年10月1日创校于禧街52号，1913年甲纳基（克拉码头）13号，1918年登路97号。此外，1924年于小坡民多路（Minto Road）成立端蒙分校。创校时期只有校长、两名教员和60名学生。上世纪70年代全盛时期，高中与中小学部的学生合共两千多名。

端蒙登路“总校”的校舍，有一座山和两条河围绕着：皇家山（福康宁山），史丹福河与新加坡河，堪称人杰地灵。



20世纪初，皇家山顶兴建蓄水池时发现的14世纪卡拉图腾金饰。图片来源：互联网

19世纪初，英国人复兴古老的新加坡港口，推动自由贸易，奠定新加坡现代史的发展根基。皇家山上的莱佛士官邸、抵岸旗杆、导航灯塔和标准报时球告诉我们，新加坡河口正是海洋贸易的启航点。

皇家山——新加坡史的发源地

皇家山乃新加坡历史发源地。700年前，巨港王子山尼拉乌他马来到淡马锡，沙滩上有头巨兽跑过，随行的官员说是“Singa”（印度巴利文“狮子”），吉祥的预兆。山尼拉乌他马在狮子城（Singa-pura）创建新加坡拉王朝，并于“禁山”（皇家山）上建立起统治中心。500年后，史丹福河畔还可看到残留的护城墙。20世纪出土的古瓷器、玻璃珠子、卡拉图腾金饰等，佐证新加坡拉的辉煌。



1850年的皇家山，山顶的莱佛士官邸与旗杆历历在目。图片来源：李国樑，摄于国家博物馆



皇家山顶近观：莱佛士官邸，抵岸旗杆、导航灯塔、标准报时球。图片来源：李国樑



余有进家族拥有叻基（驳船码头）的“中宪第”。图片来源：新加坡国家档案馆

皇家山脚的名人故居

端蒙的左邻右舍包括潮州四大厝和建国总理李光耀的故居。禧街校舍跟陈成宝与黄亚佛为邻，陈成宝故居重建后将房子租给中国清朝政府，成为驻新加坡署理总领事张弼士的领事馆。黄亚佛的“大夫第”成为中华总商会的会所，上世纪60年代改建为新大厦。

克拉码头校舍附近，余有进家族拥有叻基（驳船码头）的“中宪第”，这位以甘蜜起家的“余皇帝”也是义安公司的创办人。

登路校舍附近，古雅的陈旭年“资政第”已被列为为国家古迹保留下来。这座潮式古建筑布满精致的人物雕刻，嵌瓷花鸟鱼兽、潮式瓦当与荷花池凉亭等，充分展现潮州建筑艺术的特点，是本地潮人先辈留下的珍贵文化遗产。



古雅的陈旭年大厝“资政第”受保留为国家古迹。图片来源：李国樑



建国总理李光耀的故居模型。图片来源：李国樑，摄于国家博物馆

登路校舍后面欧思礼路38号，乃建国总理李光耀的故居，那栋120年前兴建的洋房是目前仅存的16栋类似风格的老建筑之一。洋房的地下室曾经用作秘密开会的场所，反殖人士甚至建议将文件档案埋在花园的大树下，避免被殖民地政府搜获。李光耀故居见证了反殖、自治邦到独立自主的大时代。

新加坡河——经济命脉的生命之河

端蒙在克拉码头租用第二期校舍的时候，新加坡河上的大舫已经取代多数由印度人操作的小型舢舨。二战后的大舫体积变大，以柴油机取代风帆，进入驳运业的高峰期。

大舫船头漆上红绿色相间的青头船由福建人拥有，纯红色的红头船则为潮州人所有，船头一双鱼眼睛取义认路回航。沿岸的码头分属不同籍贯和估俚间的地盘，为单身劳工与新客提供落脚处。“家己人”的凝聚力让住客因乡缘而缔结业缘，日久他乡变故乡。



新加坡河上的大舫船可分为红头船（潮州人）和青头船（福建人）。图片来源：明信片，李国樑收藏

一些端蒙学生的家长在河上工作，当掌舵的大櫓或穿梭于河岸间的苦力，跟着大舫生活一辈子。下大雨时洪流泥沙从皇家山冲入河中，经验丰富的行船人在奶茶色的湍急流水中掌舵，满载米粮的驳船呈现独特的河上景观。

入夜的柴船头李德桥上，说书人点燃线香，为码头苦力讲故事。驳船消失之后，新加坡河从经济命脉转型为河畔餐饮场所和滨海蓄水池，展现源源不绝的生命力。

李德桥俗称马六甲桥，两百年前马六甲人在桥边安家，白天开辟禁山，晚上回到甘榜马六甲住宿，形成柴船头的第一个村落。

为殖民地政府工作的文西阿都拉（Munshi Abdullah）在这儿完成《阿都拉传》（Hikayat Abdullah）——新加坡发展史的重要文献，附近的甘榜马六甲回教堂（Masjid Omar Kampong Melaka）就



甘榜马六甲回教堂 (Masjid Omar Kampong Melaka), 就是从前甘榜的老地标。图片来源：李国樑

是开埠年代接受莱佛士邀约，从巨港来到新加坡的阿拉伯富商阿裕尼为他们兴建的。



成人上黄昏学习班之后，依然孜孜不倦地到图书馆进修。图片来源：李国樑



国家博物馆展示的动物标本。图片来源：新加坡国家档案馆

史丹福河--文化摇篮

史丹福河畔乃从前的行政区，有典雅的文艺复兴风格建筑，也有建国年代的豪迈热忱。已拆除的红砖图书馆属于两代人成长的摇篮，为国人提供广泛的知识平台。工作人士忙碌一整天，下班后依然充实自己，上黄昏学习班，到图书馆收集资料，为憧憬的未来努力奋斗。这里也是我们的同学吸收知识的温床。

国家博物馆展示鲸鱼骨和自然标本，让同学们近距离认识东南亚地域风貌。端蒙定期举办书画展，除了在校内展出之外，也在国家博物馆展示，让公众人士观赏。

禧街校舍成立前，国家博物馆已经存在，附近的亚美尼亚教堂和圣婴女修道院（CHIJ，即今天的赞美广场The Chijmes）比博物院还古老。本地的亚美尼亚人只有约百人，他们合家迁徙到新加坡，创办海峡时报和莱佛士酒店，新加坡的国花卓锦万代兰也是百多年前由亚美尼亚籍的卓锦女士（Agnes Joaquim）培植的。

圣婴女修道院与学校是法国传教士创办的。19世纪重男轻女的年代，修道院率先为弃婴敞开希望之门（Gate of Hope）。设立在修道院内的孤儿院（育婴堂）为遭父母遗弃的孩子提供新生，侠义情怀持续一个多世纪。



培育新加坡国花的卓锦女士去世后，安葬在亚美尼亚教堂园地。图片来源：李国樑



希望之门（Gate of Hope）：修女设立孤儿院（育婴堂），为遭遗弃的孩子提供新生。图片来源：李国樑

文化包容 宗教和谐

登路总校两旁有分别由潮州人和印度齐智人 (Chettiar) 创建的天主堂和印度庙，不远处则有南洋孔教会、凤山寺和甘榜马六甲回教堂，见证两个世纪以来，各民族与宗教互相包容，和谐共处的情景。



南洋孔教会原址。图片来源：李国樑



印度齐智人创建的登路印度庙 Sri Thendayuthapani Temple。图片来源：李国樑

登路最热闹的时候就是大宝森节了，虽然大宝森节在印度已销声匿迹，本地的兴都教信徒依然保留着向神灵赎罪和许愿的传统。男信众身负沉重的拱架 (kavadi, 赎罪架)，脸颊与舌尖穿针挂刺；妇女头顶着装满牛奶的银罐，跟着游行队伍赤脚徒步，从实龙岗路的印度庙步行至登路，叫人大开眼界。

上世纪40至60年代，丽的呼声、范克里夫水族馆和国家剧场相继落成，为同学们提供更多元化的浸濡场所。

丽的呼声的年代，小箱子神奇地发出黄正经、王道与李大便以方言讲古的声音。有些同学被播音员吸引，毕业后活跃于大众传媒界。



丽的呼声为大家提供精神粮食。图片来源：新加坡国家档案馆

范克里夫水族馆跟圣淘沙名胜世界海洋馆摆在一起，就好比小河淌水。海洋有海洋的磅礴，小溪有小溪的情趣，让我们学习到海龙和海马爸爸的付出跟母爱同样伟大。母体透过产卵管，将卵产在雄体的孵卵囊中，父亲怀孕两三个星期孵出小孩后，照顾它们直到能够自立。



荷兰人将遗产捐赠给政府所兴建的范克里夫水族馆。图片来源：明信片，李国樑收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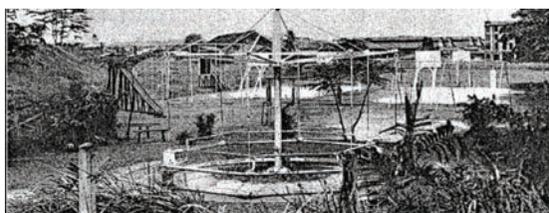
至于政府和民间合力筹建，具有浓厚国家意识色彩的国家剧场，自新马合并前启用以来，已成为发扬艺术文化的重要场地。国家剧场的活动频繁，白天有书画摄影展，乘坐旅行车前来观光的外地游客在剧场“五指山”标志前留影。入夜时分人潮涌动，同学们坐在山坡上边享受晚风蝉鸣，边看免费现场表演，姚璇秋《苏六娘》，朝鲜艺术团和东方歌舞团的精湛演出都不会错过。



端蒙学生对五指朝向苍穹的国家剧场有许多美好的回忆。图片来源：梁秀香



20世纪初的登路火车总站。图片来源：新加坡国家档案馆



1930年代的学校运动场兴建于火车总站原址。图片来源：端蒙校刊

学校前面的火车总站来往新马，登路（Tank Road）就是以火车命名的。火车站迁移至丹戎巴葛后，原址改建为学校运动场。虽然火车已经不再摇荡，汽车中央隧道和地铁东北线建在登路地底下，继续扮演着一个世纪前的交通角色。

潮州人的泰山亭坟场就在乌节路上，坟场发展为商场后，收入用来支持本地各教育学府的运作，包括发展昔日的端蒙中学，购买乒乓桌和机械操器材等。

端蒙可能是最早拥有双喜乒乓桌的学府，国家级的比赛和跟外国球队的交流赛，都会借用端蒙礼堂举行。

“四点金”

驻足回眸，端蒙并非名牌精英学府，学生多数来自平民家庭。因为师长秉持着有教无类，蒙以养正的初心，又有精彩的地理环境为同学们提供现实教材，昔日学子都在各自的领域贡献社会。

学校、一山、二河组成深度、高度、气度、亮度兼备的“四点金”，跨越空间，穿越时间，东方遇见西方，当下融合古雅，潜移默化下培育端蒙学子的成长。

大地就是我们的课堂！



旧地图的Chinese Cemetery就是潮州人的泰山亭坟场。图片来源：新加坡街道图

勤慎誠正
時雨春風
唐緯

循循善诱 刻骨铭心



循循善诱 刻骨铭心目录

教师访谈

书道缘 — 访江士豹副校长
许垂扬

余培基老师访谈录
林仰輝

我们和历史有个约会 — 访黄今英老师
梁秀香

铁汉柔情 — 体育兼训育主任黄声权老师
蔡美娥

虚怀若谷的何逸平老师
陈睦贵

藤条与爱心 — 谢修明老师专访
李文校

记忆中校舍的声音 — 和蔡凤花老师的一席谈
郭松钦

教学相长 — 访苏金珠老师
梁秀香

深受学生爱戴的李玉莲老师
陈家全

表里如一 责任为先 — 访陈兴德老师
蔡美娥

教育与家庭兼顾的林瑞媛老师
陈睦贵

不忘初心 — 李春华老师和端蒙的不解之缘
郭松钦

芮德鹏老师的提示
陈家全

遇见你，真好！— 访刘美莲老师
梁秀香

谢燕湘老师的精彩人生
Edmund Lau Chee Hoa (劳栳豪)

满脑子方程式的阿Log — 访曾昭发老师
郭松钦
林仰輝

Interview with Mr Billy Tay
Edmund Lau Chee Hoa (劳栳豪)

Interview with Ms Wong Lin
Edmund Lau Chee Hoa (劳栳豪)

Teaching Students Then and Now

师长作品

印象中的三位端蒙校长
黄今英师

难忘的端蒙岁月
林本煜师

诗四首
南子（李元本师）

隐姓埋名
陈家磊（陈绍芝师）

我在端蒙那段日子
陈志成师

校友作品

纪念陈景昭先生

林万菁博士

我终于可以放心入学了——记杨伟群副校长 (1926 - 1997)

李国樑

出色画家好老师——追念吴承惠老师 (1933 - 1994)

林万菁博士

砚边岁月淡如菊——曾广纬老师的书法艺术

郑英豪

将文史意涵注入水彩画的性情中人——周璧珊老师 (1942 - 2018)

李国樑

端蒙的另一个基因DNA——书法

饶永寿

皇家山上忆端蒙

何盈

十年树木 百年树人——春风化雨话端蒙

林万菁博士

端蒙的回忆

郭永秀

师生缘——追念陈选治老师 (1922 - 2018)

吴奕明

秀的交会

梁秀香

小学生涯中印象最深刻的三位女老师

李国樑

华校生读英文

白宗德

中西合璧的英文老师贺美琼

郭海新

难忘阎传苓老师

杨子睿

怀念罗梅老师 (1922 - 2017)

陈家全

端蒙，点滴在心头

梁秀香

情系端蒙

白宗德

教师访谈

书道缘

访江士豹副校长

—许垂扬



年初，有幸在潮阳会馆和江士豹校长作了一次访谈。江校长虽年过八十，但身体依然硬朗，精神奕奕。

1980年，老师奉派到端蒙当副校长。他在小学二到五年级时曾在端蒙就读，没想到阔别多年后竟回到母校任职，也因此得以见证端蒙的最后一段历史。

端蒙是一所历史悠久的传统华校，一向重视书法，书法高手众多，屡屡在全国书法比赛中得奖。相信很多五、六十年代的学生都有每周交几篇大小楷的经验。江校长当年在端蒙小学就读时，参加全校的书法比赛常常名列三甲，可见书法功力深厚，否则怎能在端蒙书法比赛中脱颖而出？后来他到中正中学就读，中正也是重视书法的传统华校，他自己报名参加全国书法比

赛，还得了冠军。端蒙的书法家曾广纬老师也是江校长在中正的同学。江校长后来忙于教职，只好把书法搁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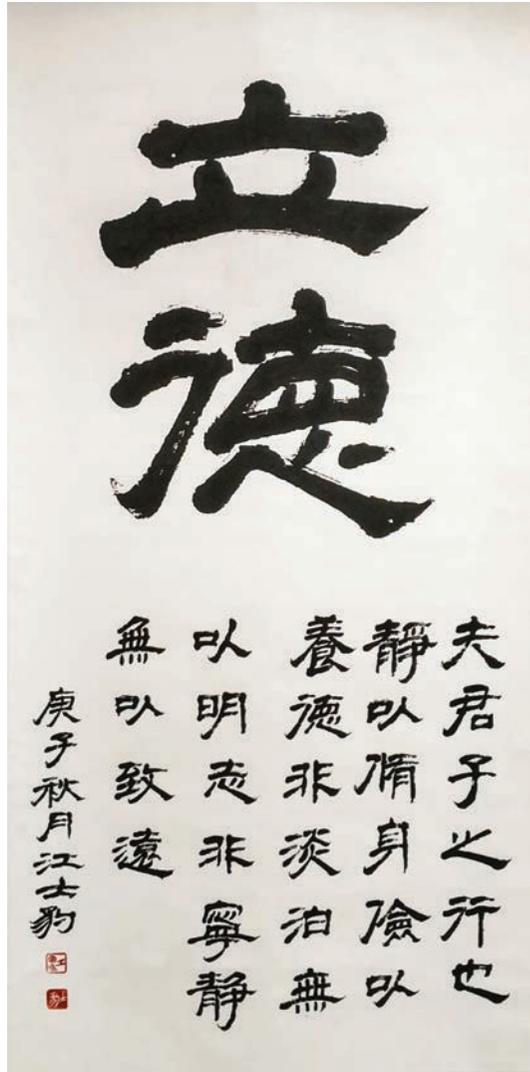
端蒙坐落于市区，市区的地价寸土如金。江校长有感端蒙的学生众多，却没有操场，只有对面停车场边的一个篮球场，体育老师只能带同学们越过马路到对面的皇家山（福康宁山）跑跑，这就有些危险性。于是，江校

长向教育部陈情。刚好学校旁边有一片空地，教育部与土地局商量，让学校租下这片空地。起初江校长还担心市区的租金贵，向教育部说项，说学校资金有限，希望能免租，但教育部不答应。还好租金只是象征性的，学校就在空地上建了两个篮球场及一个排球场，众多学子才有更大的运动空间。

1980年代是新加坡教育大变革的时代，华文教育式微，华校也难以为继，端蒙也到了尾声。江校长正好见证了端蒙最后的这一段历史。提到端蒙的谢幕退出舞台，他觉得很可惜。他认为端蒙的历史悠久，若能掌握传统华校的优势，顺利转型的话，应该可以继续办下去。即使将来端蒙要重开，他也乐观地认为这也不无可能，只要有足够的财力的话。无奈时势不由人，端蒙终于到了曲终人散的时候。1994年端蒙谢幕后，江校长就到育英中学任职。

退休后，江校长又回归书道，每月出席校友会的书法活动，与校友们互相切磋，书法功力更上层楼。几年前，育英中学举行筹款活动，他的四幅字还帮育英中学筹得一万三千元，贡献良多。

我们谨祝江校长老当益壮，在书道尽情发挥。



江校长书法作品



江校长指导书法



江校长接受访问

请扫描QR code
观看老师访谈视频

余培基老师访谈录

—林仰輝



余培基老师精神奕奕

事能知足心常泰，人到无求品自高

再回望，往事很深，旷达深远

岁末将近，本该是一年里至冷的冬至日，热带岛国竟是风和日丽，把冠病疫情带来的抑郁心情一扫而空。这天有幸采访了阔别四十余年的余培基老师。我们坐在阳光灿烂，和风习习的公寓泳池边，随着老师的回忆，回到了那逝去的青春岁月，那一段欢乐无忧的日子。

老师风采

老师1962年南洋大学毕业后就进入端蒙执教，一直到1994年端蒙停办。历经陈景昭、王永大、郭亨

经、陈少锐四位校长，堪称得上“四朝元老”。老师也担任过训育主任、教务主任和高级教师，是端蒙发展的中坚力量。老师身上有一股说书人的魅力，说话时神采飞扬，铿锵有力。下面就是我们的访谈录。

初入职场

Q. 您在什么情况下加入了端蒙？

大学毕业就来，20岁不到。记得第一天在教务处，王树正老师坐在我对

面。我问：“王老师你教了多少年？”他说：“22年了”。我一听，心想你熬了22年教书生涯，而我才刚开始。谁知道自己这一教下来就三十几年。

Q. 老师谈谈您教的科目

刚开始我教中学的生理卫生，兼教一两节数学。后来学校有高中班，我就专教高中生物。教过的科目中，最喜欢的还是我的本科，生物。

端蒙岁月：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Q: 是什么让您留在端蒙三十余载？

端蒙老师之间的关系很和谐，大家都没有转校的念头。有个老同学在国专中学，他说：“老余啊，过来我这帮忙啦”。我说：“我走不开了，有份恩情在这里了”。虽然我不是了不起的人物，但大家共事这么多年，舍不得了。端蒙没有转校这个现象，大家都教得开心。

Q: 老师有印象特别深刻的学生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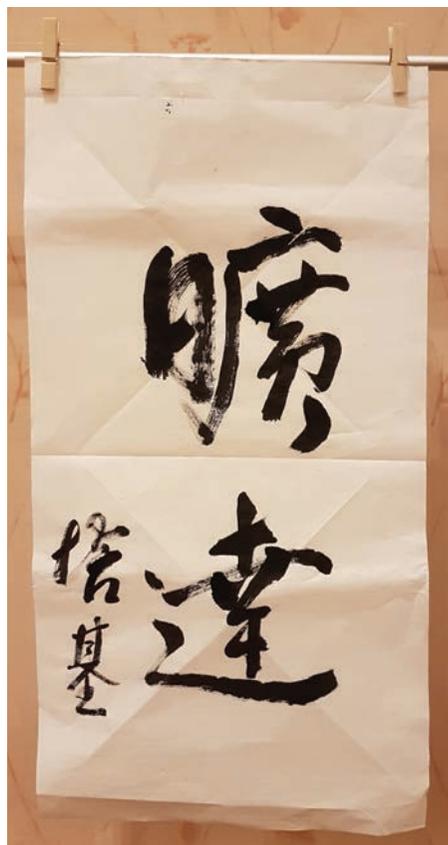
好像林万菁博士，现在在国大。还有在演艺界出名的陈澍城，他曾经被我处罚。那时我是训育主任，他时常不把上衣束入裤头里，那是违规的。

Q: 在端蒙，您有觉得特别有意思的事吗？

老师在工作上不计较。一般上学校假期，老师们都想留在家里。但是有些老师在学校假期还是往学校跑。特别是黄声权，他训练乒乓、篮球，都利用假期叫学生来补训。学生都听话，这是很难得的。

Q: 老师觉得1960、1970、1980年代的学生管教方式有什么不同？

在端蒙，我常觉得学生很坏，到了别的学校才知道端蒙学生很乖。所谓的坏，都只是调皮的坏，摔桌子的坏。早期的学生没有纪律问题。你讲课时学生静静听，特别是女学生，你叫她站起来问问题，她就低着头不敢看你。活动时，男女自动分开，非常传统。



中英混杂以后，华文源流的学生就比较少，就读中学的也来自各方，学生素质比较混杂。那时候差不多有一半的老师都来自英文源流，很奇怪，同事间的情谊减弱了。

Q: 请谈谈您担任训育主任的经验
我担任训育主任五年。那年，我接下沈素辉老师的棒子，不知怎么做，也做得不理想。后来郭校长上任，刚好物理老师梁伦明辞职了，我接了高级教师的位子，而由黄声权接任训育主任。

退休生活：老骥伏枥 志在千里

Q: 您在端蒙停办后就退休了？
端蒙停办后，我在长老会中学教了4年。第4年的八月份，我因为心脏绕道手术，拿了长病假。再次回到学校时，已经是准备O水准考试，所以那两三个月轻轻松松，没有教课，每天报到而已，学期结束就退休了。

Q: 老师现在都有什么消遣活动？

退休20年，感觉就是一晃而过。退休后跟曾广纬学习书法有好几年了。专练行书，心得谈不上，跟那些没拿过毛笔的比还可以吧！

我也参加教会合唱团和南大校友合唱团。每年有两三次演出。今年因为疫情，合唱团活动都停了。同时期我也生了一场病，有一整年没唱歌了。

早期有玩摄影，那时是拍黑白照片。每年学校运动会的照片都是我拍的。像校长陪校董检阅仪仗队，我得把照片赶着在当天下午送到报馆，隔天才可以见报。曾经参加国际比赛。那时候单单邮费就要十几块钱，再加上参加费要5块钱美金，太花钱了。久久才有一次入选，只给你一张奖状作为奖励，纯粹是种兴趣。后来银涨价，相纸价格越来越贵，慢慢的也就没玩了。

采访感悟

冬至日，我们师生五人聚首话当年，又要遵从疫情社交距离规定，实属难能可贵。老师鹤发童颜，神采奕奕，说话直来直往，百无禁忌，让访谈过程坦诚痛快。

十分感谢余老师对校友会的关怀，支持和鼓励，祝老师健康长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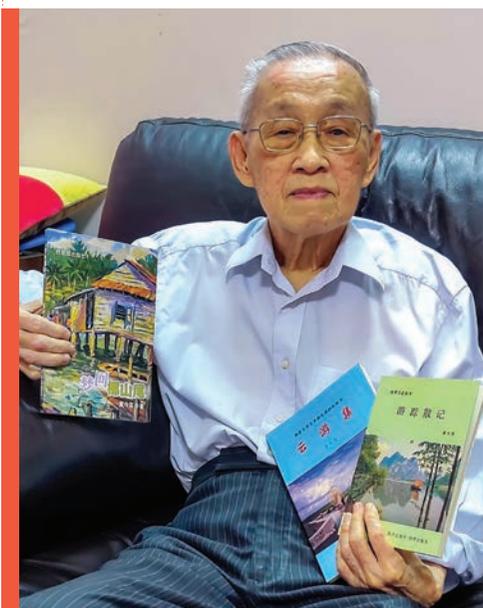
请扫描QR code
观看老师访谈视频



我们和历史有个约会

访黄今英老师

—梁秀香



黄今英老师和他收藏的校刊

2020年11月29日的下午，我们一行四人，拜访了黄今英老师。迎接我们的，除了温文尔雅的黄老师和贤惠和蔼的师母外，还有老师一室的丰富藏书。没等我们坐下，老师就兴致勃勃地把他的珍藏，一件一件捧到我们的面前。

最令人惊叹的，莫过于那排放在茶几上的三十四本端蒙校刊。黄老师说，他在1961年从当时的南洋大学史地系毕业后，便进入端蒙中学任教，一直到1994年离开端蒙为止，他都小心翼翼地保存着每一年的校刊。老师这举动，刚好印证了他对历史的尊重和珍爱。

对于七、八十年代的中学生来说，只要你是文科生，你就一定不会对“黄今英”这个名字感到陌生。我们从中一到高中的历史课本上，都清楚地印着：“编者 黄今英”这几个字。黄老师总共让胜利出版社为他出版了六本历史课本，概括了从古代到现代，天地之间大大小小的历史记载。这些书，陪伴着我们那一个世代的莘莘学子，完成了我

们大大小小的历史考试。老师笑着说：“写教科书是我的兴趣，是我的课外活动。”因为兴趣，老师把整个世界的历史编进了六本教科书里，我们怎能不肃然起敬呢？

老师告诉我们，当年端蒙图书馆华文藏书的丰富，算是全国学校里面数一数二的。端蒙那时聘有专职的图书馆管理员，也算是另一不可多得的特色。而黄老师就是这庞大书海的负责老师。那书香处处的藏书阁，造就了不少端蒙的杰出校友。老师说，在端蒙任教的这三十四年间，最让他开心的，莫过于他的爱将们在全国的各项比赛中，有着优异的表现。老师亮出手中的小抄，如数家珍般的，列出了当年的南洋大学主办的“全国历史常识问答比赛”中，端蒙获得三连冠的佳绩：

- 1975年，林楚珍和许垂扬校友获得中学组团体冠军
- 1977年，许垂扬和杜文贤校友获得高中组团体冠军
- 1979年，端蒙囊括了高中组（黄振聪，王邦田和黄妙芬校友）和中学组（萧宝华，沈茂雄和林志佳校友）团体双料冠军

老师还意犹未尽地说，端蒙在1978年排除万难，把新加坡优秀的初级学院都挤出榜外，赢得了由新加坡电视台和教育部联办的“全国大学先修班辩论比赛”冠军，得奖的队员是宋兴富，廖立强，林明哲和杜文贤校友。黄老师在这个举国轰动一时的比赛中，为辩论队废寝忘餐地收集资料，准备讲稿，实在是功不可没。

此外，为了开阔同学们的视野，黄老师和他的同事们，不辞劳苦地安排并带领同学们出国，进行教育考察。这包括了1976年的印尼苏门答腊之行，以及1978年的菲律宾吕宋之行。黄老师在这些行程中，不仅是带队老师，还写了很多篇游记，其中一些也收入在他的散文集里。这些年来，老师出版过的散文集有1993年的《游踪散记》，2001年的《云游集》和2006年的《梦回椰山尾》。



1974年郭校长与教师合照。图片来源：黄今英老师



1986年陈校长与教师合照。图片来源：黄今英老师



1978年菲律宾教育考察团。图片来源：黄今英老师

老师说端蒙的同事们相处在一起，就好像是个大家庭，既温馨又融洽。离开学校这么多年，老师们之间还是经常保持着互动。而环顾周遭，很多校友都在他们各自的领域中，有着卓越的表现，真可谓是桃李满天下。老师深感欣慰，他说这是他从事教育多年来，最大的收获和满足。

高中那两年匆匆的师生之缘，牵出了这个温馨的小聚。这短短的一席访谈，我仿佛回到了端蒙的课室，听着老师正经八百地给我们上历史课。而这篇历史的复习，将深深地烙印在我的心中。



和高二文同学合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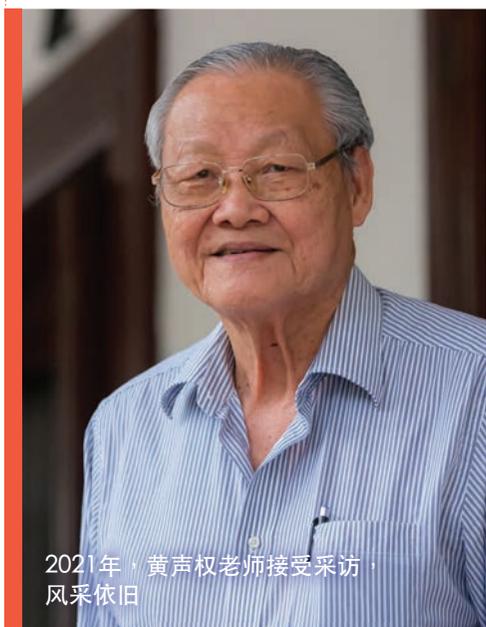
请扫描QR code
观看老师访谈视频



铁汉柔情

体育兼训育主任黄声权老师

—蔡美娥



2021年，黄声权老师接受采访，风采依旧

黄声权老师于1937年在马来亚的峇株巴辖出生，1956来新加坡中正中学念书，半工半读。1960年毕业，是学校的体育健儿，曾经荣获全国三铁(铅球、标枪和铁饼)冠军。1961年，他任教于军港华民小学；1962年申请进入师资训练学院，与此同时，考虑转到靠近市区的光华小学或端蒙中学。

体育绩效

黄老师最终选择加入端蒙。身为福建人，老师庆幸能被这所潮州学校所接纳。起初，老师是在小学任教。那时候他还年轻，学生中也有不少超龄生，师生打成一片。学生常到老师的宿舍，称他为“老大哥”。提起这段美好的日子，老师乐得合不拢嘴。

1965年师资训练学院毕业后，黄老师晋升为中学部体育主任。

“端蒙规模大，设备完善，就是少了运动场，真是美中不足。当时学校只有篮球场，幸得董事部支持，开设乒乓室，买了‘红双喜’乒乓桌。‘红双喜’乒乓桌在新加坡罕有，国家举行乒乓赛时，负责人常来跟我们借。”



1970年，端蒙中学乒乓队的荣耀。图片来源：黄声权老师

谈到这里，黄老师喜形于色。

“从1965年到1974年，端蒙的乒乓队在巴西班让区蝉联男中甲组团体冠军长达10年。1974年为高峰期，荣获全国区际赛男中甲组团体冠军与男中丙组团体亚军。1975年端蒙男队联合中正女队出访日本、南韩和香港。此外，篮球、田径、机械操等也表现卓越。”

训育方针

1971年，黄老师晋级兼任训育主任。这项新任务难不倒黄老师。通常顽皮的学生都是好动的，黄老师可以通过体育课了解这些学生的行为，鼓励他们，并且在他们犯错时给予指正。



1975年，端蒙乒乓男队联合中正女队出国访问。图片来源：黄声权老师



黄声权老师受访时摄

“对顽劣的学生要软硬兼施，执行体罚时要明确指出其违规行为，令学生心服口服，愿意接受处分。对犯错的学生要更加关心，鼓励他们努力向上并痛改前非，这样可收到很好的效果。”

“早期的学生多数住在学校附近如水廊头、马真街一带，家庭贫困。当时，大部分的家庭成员多，家长又忙于工作，对于子女的照顾及学业成绩都仰赖学校。因此，学校比较容易处理有关学生的纪律问题。”

黄老师也提到，后期学生来自英文教育背景的家庭，以及由于各学校注重学生的会考成绩，学校忽略了培养学生优良的传统美德。

家庭访问

黄老师非常重视家庭访问。对于那些严重触犯校规又屡劝不改的学生，他会亲自登门造访。他认为这是最有效的方法。一来可以了解学生的家庭情况，二来可以增进师生感情。

家长沟通

黄老师不赞同体罚，多数采用劝导方式。如果不得已需要体罚的话，他会通知家长，家长都会支持他的做法。

执行体罚

黄老师尽量避免在周会上体罚学生。他在体罚之前也一定会通知家长，而执行体罚时则要有师长见证并记录在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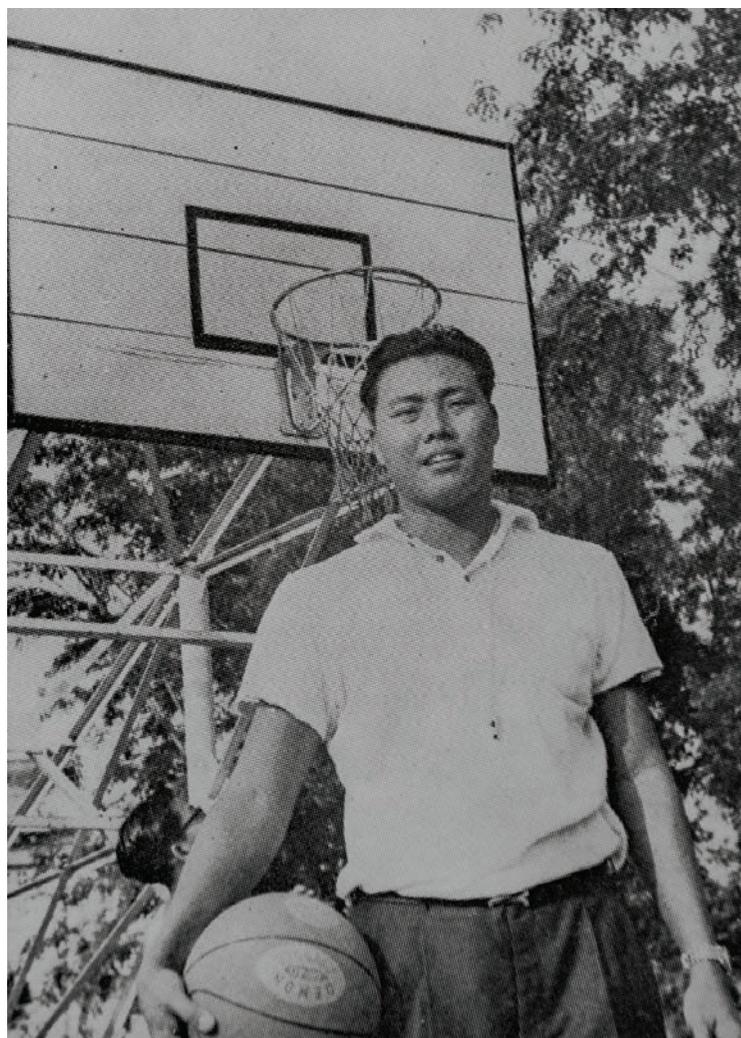
提到体罚，老师谈起一段往事。那年，他还在小学任教，有个学生因被班老师处罚而逃离学校。他一路追到孩子的住家，见不到孩子，只见到孩子的父亲。后来，父亲从床下揪出孩子，当场抽打。老师顿感愕然，心中十分难受。他原想去劝导孩子，没想到会出现这种状况。

“我反对体罚，尤其是当众体罚会打击他们的自尊。”老师认为，规劝才是良策。

网开一面

端蒙对学生操行的要求严格。学生年操行分数列为丁等(少于60分)就会被开除离校。为此，黄老师煞费苦心，想尽办法去应付各种各样的犯规学生。

在离端蒙不远处的亮阁商场，是学生放学后溜达的好去处，也是诱惑学生犯错的“小天堂”。黄老师会时不时被通知前往那里把违规的学生带回



黄声权老师，当年中学部体育主任

来。原来，亮阁的老板也是端蒙的校友，黄老师向他们打过招呼，凡有端蒙学生在那里有不法行为，请他们直接打电话通知老师去解决，不让学生因有案底而留下污点。

另外，有些学生也会在学校附近的咖啡店抽烟。咖啡店老板是黄老师的“线人”，他会静静拨电通知黄老师。黄老师闻讯后便亲自出马在隔邻的印度庙等候“烟客”过境，不用老师开口，“涉案者”都会乖乖认错。

至于那些屡错屡劝，屡劝屡错，无可救药，操行成绩不及格而最终面对开除的学生，黄老师会设法安排他们转到其他学校继续求学。

这就是我们可敬可畏的训育主任鲜为人知的一面，真是铁汉柔情。正因为黄老师的这一番情，至今仍有不少当年的“坏学生”常常邀约他喝茶聚餐。对此，老师欣慰万分。



端蒙中学乒乓队。图片来源：黄声权老师



端蒙中学器械操队员。图片来源：黄声权老师



年轻的黄声权老师在端蒙中学礼堂摆设婚宴。图片来源：黄声权老师

心系端蒙

黄老师一生奉献教育。他说在端蒙执教三十几载，“端蒙就像是自己的家，结婚时在端蒙摆酒席，精神全部寄托在端蒙”；校长老师相处融洽，做事得到董事部支持，在运作上得心应手，十分开心。端蒙给予他很大的归属感，他非常怀念端蒙。

体育是一生的最爱

体育是黄老师一生的最爱。退休后，他“常常到处走动，每天走超过一万步。有空时也会跟旧同事喝咖啡，也常跟中正同学联络并集体庆生。”从前操行不好的学生也互相联络，约老师聚餐或喝咖啡。

后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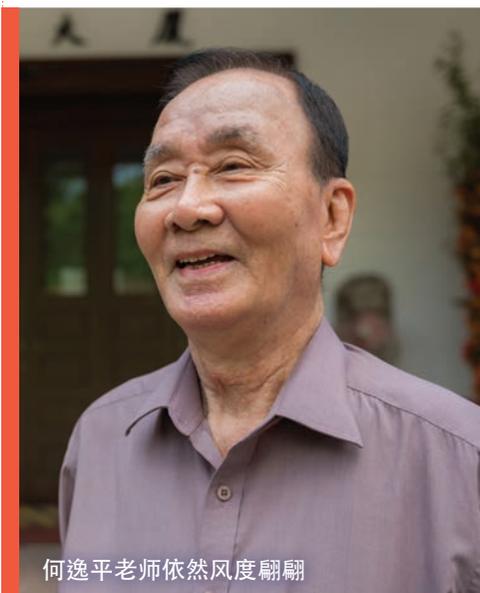
“Panjang”这个马来词汇，对端蒙的学生而言，别有一番意义。这是高大威严的象征。“Panjang”就是训育主任黄声权老师的别称，在端蒙学生的字典里绝对是褒义词，是敬称。

请扫描QR code
观看老师访谈视频



虚怀若谷的何逸平老师

—陈睦贵



何逸平老师依然风度翩翩

2020年11月22日，约好访问何逸平老师。抵达老师住所时，发现和蔼可亲的他，已盛装站在门口等候我们。

我们坐定后，寒暄片刻，老师便娓娓诉说他的人生经历。

1950年代初，他毕业于华侨中学，由于艺术才华横溢，蒙美术老师暨国画大师陈文希推荐，到新加坡美术学院学习，成绩斐然。美专毕业后，学院特别保送他去台湾师范大学艺术系深造。留学期间，他深受良师器重，更获得当地和新马同学的敬佩，推举他担任在台北、高雄等地发行的画艺季刊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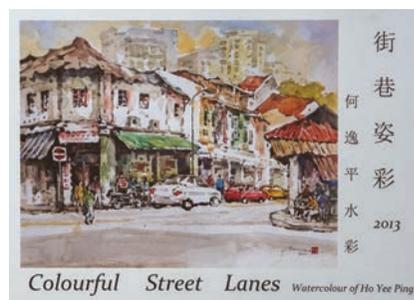
四年后，他学成归来。陈文希宗师大喜，引荐他给端蒙中学校长陈景昭认识。自此，他成为端蒙美术教师，前后服务34年，专心致志，造就莘莘学子，为新加坡画坛培养了不少人才。

在教育理念上，他认为“育才先育德”。据他观察，端蒙学生大都尊师重道，而且身体力行，充分体现“勤慎诚正”的端蒙校训精神。

他除了热爱教学工作，业余时间常和同行中的艺术爱好者，作户外写生。他偶尔会利用学校假期，邀约同好出国实地考察和作画。他曾到法国、意



何逸平老师指导学生作画



大利、台湾、印尼、中国实地写生，也曾在我国、台湾、印尼和马来西亚开画展，获得各地美术界好评。

在学校里，他被公认是位温文儒雅，谦和有礼的教师；在家里，他是一名好丈夫、好父亲，全家和谐，其乐融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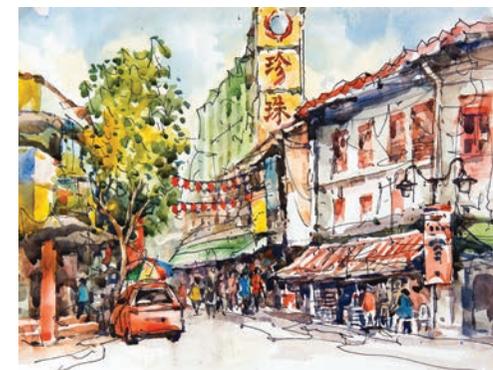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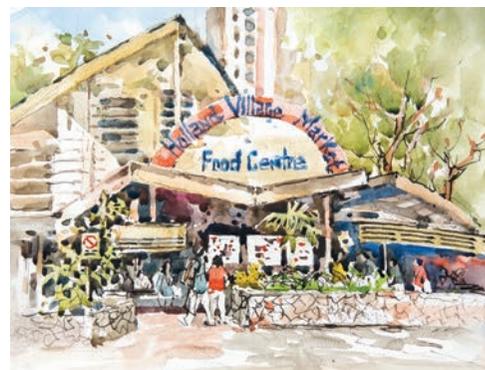
诚如何老师所言，他并非多产画家。其实，我们都很清楚，他制作认真，在精不在多，更可贵的是，他从不计较金钱利益，不把画作当成商品。

2013年，南洋理工大学文学院艺术设计媒体部助理教授黄运南对何老师的画作如此评述：“他以个人含蓄的文人素养，内向的性格，融入了写生绘画创作中，由于视觉感受的速度比一般快速强烈的手法来得缓慢，需观者细细体验，当观者步入他的创作视觉状态，方能感受到其作品的力量；细心研究他的笔韵与空间结构，轻快而略带传统的色彩与怀旧的情感相结合，相得益彰。”评论肯定了老师画作的高超水平。

访问结束时，老师赠送我们一本他唯一保存的画册。仅此祝愿老师身体健康，生活幸福美满。



牛车水 何逸平 新加坡国家美术馆收藏



何逸平老师部分画作一览

请扫描QR codes
观看老师访谈视频与作品



藤条与爱心 谢修明老师专访 —李文校



谢修明老师1953年毕业于南洋女中高中师范三年级。隔年，在时任义安女校校长方月娥的介绍下，她进入端蒙学校执教，前后待了29年。端蒙关闭后，她才转到其他学校执教。教学生涯共39年。

谢老师一踏进端蒙，就当起训育主任，每天手持藤条，学生十分敬畏。谢老师严肃、不苟言笑，对学生的要求很高，她说：“我要求学生专心听课，听写或测验成绩不好，休息时的前15分钟得留下来温习功课，直到我满意为止”。在严师的教导下，学生都不敢怠惰，成绩也进步了。

谢老师给学生听写的句子很长，只要写错一个字，就算是全错。她会叫不及格的同学排成一行，面向黑板，接着挥动教鞭，“霍霍”地落在学生屁股上。这种方法是否有效？她说：“每年校友聚会，好多学生对我说，因为我督导严格，他们不得不努力，因此小六会考才能考获好成绩，顺利升上中学”。

当年，端蒙没有运动场，上体育课的地点是在登路与克里门梭道之间的那块草地。学生打球时不小心或用力过猛，球就会抛到马路上。因为交通繁忙，谢老师不允许学生去捡球。每次，谢老师都是挺身冒险，把球捡回。有一次动作稍慢，差点被飞驰而来的汽车撞到，真是惊险万分。回想起来，谢老师还是心有余悸。



端蒙重视书法。我小学时每星期要交六篇大楷，两篇小楷。有的同学取巧，用马克笔来书写，但总逃不过谢老师锐利的眼睛。学校每年都主办书法比赛，激发了同学们对书法的兴趣。这是端蒙中学的一大特色。谢老师说，端蒙学校还有一个很特殊的地方，就是为所有老师提供免费午餐。

当年，端蒙中学准备成立女学生警察队的课外活动时，因为中学部没有适当的女老师可以负责，这工作就落在谢老师肩上。她受训后担任中学部女学生警队的教官，谢老师说：“有一年女生警队参与国庆庆典，庆典结束后，师生依然激昂地在雨中的街道上迈步前进，似乎意犹未尽。”那一幕老师印象深刻，至今还无法忘怀。



谢老师认为那个年代的家长很尊重老师，同学们也懂得尊师重道，当老师很有满足感。她尽心尽力教学，对于心若顽石的学生，总会设法用爱心去感化他们，让他们心悦



谢修明老师接受访问，娓娓诉说

诚服。当学生愿意接受教导时，她内心的喜悦是无法形容的。

其实，谢老师在高中毕业后，原本想上大学，但因为身为长女，下有三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再加上她的父亲认为，教师是女生最适合的职业，因此选择为人师表。不过，对于无法上大学，她毕竟有些耿耿于怀。这几年她想通了，每个人境遇不同，只要尽力完成任务，就问心无愧，这样的人生才有意义。

谢老师今年87岁，仍旧思路清晰、健康硬朗。退休后她教补习，今年还有四组学生。谢老师教书口碑好，所以每年不缺学生。老师说：“我热爱教书工作。当我教书时，我会忘掉一切烦恼”。

老师的生活充实，可说是杏坛的中流砥柱。祝福老师健康快乐。

请扫描QR code
观看老师访谈视频



记忆中校舍的声音

和蔡凤花老师一席谈

—郭松钦



我和老师的缘分

我的中小学岁月，在端蒙度过。记忆中，校舍里有两种格外动人的声音。其一是音乐室里传来的淙淙钢琴声，其二是华文课堂上朗朗的读书声。它们让我怀念学生时代单纯静好的日子，也记起了我和蔡凤花老师之间的缘分。

蔡老师是我中学的音乐老师兼合唱团领队，也是我的华文老师。那年我误打误撞参加合唱团，至今仍记得当时老师教过的哈萨克民歌《可爱的一朵玫瑰花》，只因歌词里提到了一种奇特的乐器叫“冬不拉”。上华文课时，我常被老师点名朗读课文。课文的内容如今已然淡忘，只记得有朱自清、冰心等中国近代作家的文章。

时光荏苒，一晃竟已四十余载。这次因为参与端蒙特刊的筹备工作，知道有机会和蔡老师再聚首，内心非常期待。2020年12月的一个午后，终于和老师久别重逢。喜见老师依然精神奕奕，身体硬朗，唯独添了不少白发。相互问好、叙旧后，老师便开始娓娓道来端蒙的那些年、那些事……

老师和端蒙的缘起

蔡老师出生于马来西亚的太平。1960年代来到新加坡受训，和同学们分派到不同学校实习。老师被派到中正，同学则到了端蒙。同学告知端蒙还缺一位音乐老师，她于是加入端蒙，开始了一段长达23年的缘分。老师负责中学里所有的音乐课，也兼教华文和当起班主任。

端蒙的那些年，那些人事物

加入端蒙前，听闻学生有点难教，老师犹豫了一阵子，决定去找郭亨经校长洽谈。听了老师的顾虑，郭校长信心十足地说：“别担心，万事有训育主任”。老师加入端蒙后，渐渐地发现，其实“坏”的学生占极少数，他们只是比较顽皮和叛逆。

老师记得音乐课上有一个非常顽皮捣蛋的学生，脾气火爆。有一次为了发泄情绪，他竟赤手砸破了校内的玻璃门，后来还惹上了一些麻烦，搞到差点被开除。蔡老师连同几位老师替他求情，终于说服了训育主任网开一面。后来，这个学生还真的洗心革面，并考进了理工学院，获得不错的成绩。若干年后的教师节，他特地回校探望老师们，并感谢老师们当初给他改过的机会。老师深感欣慰，印象深刻。

70年代初的音乐课很朴实，只有钢琴伴奏和学唱，外加简单的乐理教学。课上唱的都是中国民歌和外国翻译歌曲，没有本地歌曲。

1970年，老师随教师合唱团到英国参加歌唱比赛。交流活动中，参赛队伍被要求呈献自己国家的歌曲。当时大家绞尽脑汁也想不出一首属于新加坡的歌曲，最后无奈地唱了《青春舞曲》凑数。这件事让大家开始思考“新加坡歌曲”的课题。回国后，合唱团把这次的经历反映给教育部。过后，教育部把一些具有本地色彩的歌曲，如《新加坡啦》等整理出来并印成小册子，分发到各校推广。与此同时，本地歌曲创作也开始受到鼓励与重视。音乐教育于是渐渐有了本土元素，后来发展到《唱吧，新加坡》比赛。



老师随合唱团到英国参加比赛。图片来源：蔡凤花老师

进入1980年代，为了激发学生对音乐的兴趣，老师向校方建议购买卡拉OK机，校方很快就批准了。学生们对此反应热烈，开始全情投入主办一年一度的歌唱比赛。他们用心布置场地，准备创意服装，自选喜爱的音乐来参与比赛。其中有流行歌曲，也有校园歌曲。比赛一时间吸引了许多年轻学子的心，也让音乐教育生动活泼起来。



老师在端蒙教学生活照。图片来源：蔡凤花老师

在端蒙多年，老师最怀念的是同事间浓浓的人情味。同事之间相互照顾，甚至毫无保留地分享教材。由于彼此有深厚的情谊，即使后来端蒙停办了，大家还都继续保持联系。老师说这是因为同事里有几个重要的“生力军”。譬如任秀菊和谢燕湘老师，她们不时带头组织聚会。老师也特别提起林本煜老师，这些年来他热心地担当起联系人，是维系同事情谊的一大功臣。

老师的近况

1993年离开端蒙后，老师继续任教直到72岁时才退休。或许因为之前常练太极拳，至今身体还很硬朗。现在太极已停练了一段时间，不过她还坚持每天做做健身操和平甩功。老师也喜欢唱歌和旅游，一直到10年前还有参加合唱团的活动，现在每年也会跟姐姐和外甥女结伴出国旅行。

在端蒙的时候，老师心里就一直想跟随曾广伟老师学习书法，可惜常常因为其他琐事而未能如愿。希望老师可以早日圆了这个心愿。

话别

访问到了尾声，我们享用着老师准备的茶水和生果。闲聊间，老师即兴哼起了一段歌曲，竟是我钟爱的李叔同的《送别》。歌词这么写道：“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问君此去几时还，来时莫徘徊”。当下心里有淡淡的伤感，老师您一定要多保重，祈愿您天天健康平安，我们后会有期。



老师随合唱团到英国参加比赛。图片来源：蔡凤花老师



老师在英国参赛时所戴的徽章。图片来源：蔡凤花老师

请扫描QR code
观看老师访谈视频



教学相长

访苏金珠老师

—梁秀香



笑容可掬的苏金珠老师



多年来的教学记录

那是四十多前的事了，苏金珠老师是我中一的数学和化学老师。苏老师的严厉，是公认的。任何同学只要提起苏金珠老师，没有人不会惊慌失措。在拜访老师之前，我在电话里感觉到，老师变得平易近人多了。我鼓起勇气向老师坦白，我的数理科的成绩，是见不得人的。老师在电话的另一端呵呵笑着说，数十年来，她一直都完好地保留着学生们的成绩记录，她会有关于我的记录找出来让我看。

2020年12月6日的午后，我和两位1977年中四B的同学拜访了苏金珠老师。才刚踏进门，老师就递给我一叠泛黄的纸张，上面有着密密麻麻的手抄记录，让大家看了目瞪口呆！我万分惶恐地翻出我那一班的记录，老师则在一旁笑眯眯地说：“你的成绩还可以嘛！”大家闹哄哄地笑成一团。就这样，我们开始了这个愉悦的午后约会。

大家围坐在摆着古朴茶具的餐桌旁，老师给我们沏上了一壶桂花茶。那淡淡的花香溢满了一整屋，

正好把苏老师那朴实无华的个性衬托得天衣无缝。苏老师小时候的家境不好，在上小学的时候，早上得跟着母亲一起去割胶，下午才赶去学校上课。小学毕业后，老师在裕廊中学念了两年，由于成绩好，便在恩师李振强老师的安排下，转到南洋女中继续升学，直至高中毕业。苏老师是在1973年开始在端蒙中学教书的，在1980年下半年，因着大环境的变更，老师上了半年的课（Conversion Course）后，就硬着头皮，以英语为教学媒介语，继续在端蒙教数理科目。由于语文的局限，老师也曾力不从心过，也曾让学生取笑过她的英语发音。老师轻描淡写地叙述着，在她的脸上，我完全找不到一丝自卑和怨恨。



与端蒙旧同事合影

聊起在端蒙的点滴，苏老师就眉飞色舞起来。她说当年她刚踏入端蒙，就被派负责成立舞蹈学会。老师小时候就很想参加各种各样的课外活动，只是因为家里的情况不容许，她没有机会涉足任何活动，现在有这个圆梦的好机会，让她的青春不留白，她当然不会拒绝。于是老师自掏腰包，四处拜师学习各种舞蹈。

两年下来，在苏老师亲自教导下，舞蹈学会搞得有声有色。谁知道就在这个时候，老师却接到新的任务：学校要她为端蒙成立女童军团。这次，老师还是二话不说的，接下了这个更加艰巨的任务，并自发地参加了外展学校主办的训练课程，以作好领军的任务。女童军团成立后，老师甚至把之前学过的舞蹈，也贯彻到女童军的活动里。面对这些不同的挑战和训练，老师积极乐观的态度，从不退缩的精神，真为我们这些后辈树立了绝佳的典范。



校友会晚宴，苏金珠老师宝刀未老，负责舞龙珠

苏老师在端蒙教了十四年，一直到1987年被教育部“借用”，而转到别的中学执教。她前后到过另外四所中学教书，深感学生的素养一年不如一年，越教越心酸、越辛苦，这越发让她常常想起端蒙温馨的点滴。老师说，端蒙有两位学生，让她一直很难忘。其中一位是陈家丰校友（1978年高二文毕业），当年那个中一的小男生，每当休息铃声一响，就跑到教师办公室问老师想吃什么，然后小心翼翼地把食物端去给老师享用。年纪小小的他，既可爱又细心，令人十分疼惜！

另一位让老师念念不忘的，是宋茱莉校友（1979年中四E毕业）。这位校友毕业后长年在中国工作，多年后她回国探亲，千方百计地联络苏老师，甚至还到教育部查询老师的联络资料。几经周折，她终于通过其他途径联络上了老师，并当面谢谢老师当年对她循循善诱的教导。老师说着，眼里泛着感动的泪光，这是多么美丽的交集啊！

离开端蒙这么多年，苏老师最开心的莫过于和校友们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她说1977年中二F班的校友，就常常与老师相约出游。2014年3月，老师和十位校友一起到棉兰游玩。2017年，这个群组增加到三十人，一群人

再游棉兰，这次的活动更加精彩，包括了漂流爬山等活动。除此，老师也常常和这群校友们到处远足和聚会。教书这么多年，老师深感端蒙校友们对她的尊重和爱戴，让她非常满足。

苏老师已经七十岁了，但是她还是很活跃，日子过得很精彩。2016年退休后，老师开始修炼返老还童功和太极拳；更为了参加端蒙校友晚宴的舞龙表演，积极学习打鼓和舞龙珠。老师说，“教学相长”这四个字是她教学生涯的顿悟和写照。这四十多年来，她在教导学生的同时，也不断地从中学习很多新的事物。这个良性的循环不断的交替着，让她和学生们在互相交流渗透的情况下，大家一起进步。

幸福，是不去计较得失的多少；是不断地从学习中，让日子填满色彩。幸福，是属于懂得珍惜每个当下、每个机会的人的。幸福，满满地写在苏老师的脸上。



苏金珠老师接受采访

请扫描QR code
观看老师访谈视频



深受学生爱戴的李玉莲老师

—陈家全



2020年12月11日下午，我连同刘佑华、卓裕章拜访了李玉莲老师，并作了一段专访。

李老师透露，她1959年在南侨女子中学高中毕业之后，由一位潮州籍朋友介绍，拜会了端蒙校长陈景昭。1960年4月，刚满18岁的她，就受聘成为端蒙小学的华文老师，并接受为期3年的师资培训。

那时，端蒙小学还是纯男校。男孩通常比较顽皮、好动。李老师才执教一年，体重就锐减了9磅。有一回，一名学生来不及上厕所，粪便留在裤子内，弄得整间课室充满异味。她二话不说，就带这名学生去厕所清洗干净。学生的家长后来知道这件事，特地向她道谢。

李老师是我小学三年级的班主任。她虽然严厉，却很疼爱学生，经常带领我们到学校附近的皇家山公园走走逛逛，观赏巨型花钟，参观国家剧场和水族馆等。华人新年假期，李老师带了我们三个同学到虎豹别墅游玩，并给我们拍了许多照

片。这些照片很珍贵，我尤其珍惜那张我们和老师合影的。我和照片中的罗春华同学还有联系，另外一位同学就失去音讯了。

那年，学校举办演讲比赛。李老师选中我参赛，那是我第一次当众演讲，虽然经验不足，却得了第一名。这场比赛增强了我对演讲的信心，过后我多次参赛，更在高二时代表学校参加全国校际辩论会，得到亚军。说来凑巧，那年的冠军队伍是李老师的母校南侨女中。

李老师喜欢跳舞，曾向著名舞蹈老师李淑芬学习。李老师以精湛的舞艺，极力推动端蒙学生的舞蹈活动，贡献很大。

随着新加坡的城市化，早年密集市区的人口渐渐分布到各个新镇，端蒙的学生人数也受到影响，明显减少了，教师也有过剩现象。李老师在1972年申请转到比较靠近住家的一所英校教华文，直到1996年。

1997年得到培群陈经源校长的青睐，她转到这所小学任教，继续奉献。1999年9月1日，李老师正式退休，在教育界总共服务了39年6个月。

回顾教学生涯，李老师特别怀念在端蒙的12年。端蒙是传统华校。有着浓厚的中华价值观。学生有礼貌，教职员之间互相帮助，学校食堂摊贩友善热情，让她感受到温馨的人情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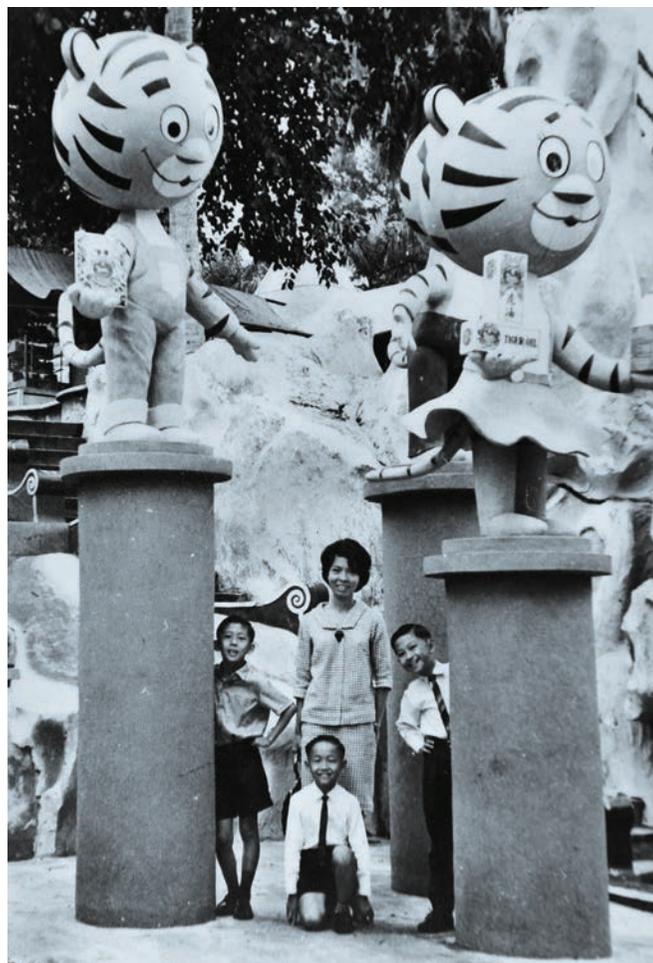


辩论比赛报章照片

端蒙校友会这么多年来一直和她保持联系，邀请她参加庆祝晚宴。李老师除了偶尔通过电话与老同事叙旧，也常在校友会的活动上和老同事及学生见面。

李老师是新加坡建国一代，经历了教育制度一波又一波的改革，见证了国家迅速进展过程。在近40年的教育旅程里，她对自己的奉献感到十分满意。

目前，李老师和女儿家人同住，享受天伦之乐。祝愿老师身体健康、快乐幸福地度过每一天。



李玉莲老师带学生郊游



李玉莲老师的舞姿

请扫描QR code
观看老师访谈视频



表里如一 责任为先

访陈兴德老师

—蔡美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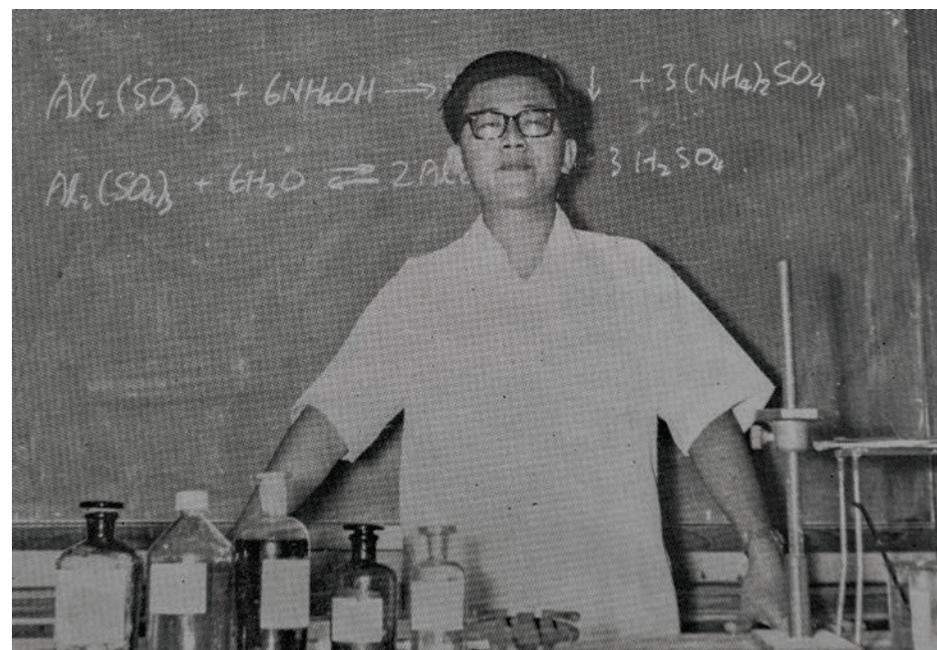
陈兴德老师是我中二的数学老师。印象中，他是鼻梁上架着一副黑色厚框方形眼镜，温文儒雅，和蔼可亲的好老师。正因为如此，这次校友会分配采访工作时，我才敢毫无顾虑，主动请缨。

采访那天，年过80的陈老师，鼻梁上依然架着一副方框眼镜。他说，近年来记忆力不好，很多东西都记不起。为了不让老师有任何心理负担，我告诉老师，我们只是随意闲聊，他想到什么就说什么，无需挂心。就这样，话匣子一开，老师就滔滔不绝地谈了半个多小时，无需我提问，一切就水到渠成。

陈老师是1940年出生的，1958年毕业于中正中学，1962年南大化学系毕业，1963年失业了一年，1964年在一位同乡（端蒙的书记谢桐南）的引介下进入端蒙中学执教。

端蒙精神

陈老师在端蒙任教25年。1980年代，全国华校关闭。陈老师在1989年被调到毅道中学教华文。老师离开端蒙，最舍不得的是端蒙的人与事。



老师回忆说，当年加入端蒙时，王永大先生担任代校长。对于新加入的老师，王校长都非常关照并尽量给予协助。后来郭亨经校长正式接任。陈老师对郭校长的待人处事赞赏有加。他说郭校长非常尽责，工作卖力，也很照顾老师们。学校里校长、主任、老师一起工作，一起吃饭，就像一家人，感情十分融洽。再加上那时候学生们都很优秀，十分难得。这些人与事让陈老师留下深刻的印象，十分怀念。陈老师说郭校长非常重用人才，一旦委以重任，必给予大力支持。有一年，郭校长委任他去当监考主任。这对陈老师而言是个责任重大的任务，顾虑重重。

“我告诉校长，我没有车，也不会驾车。英文又不好，我能做什么？”校长却对我说：“不要紧，我给你一辆车让你去教育部拿考卷。你不懂英文，我找个英文老师当你的秘书。”他很清楚你能做到什么，你做不到的

他就给予协助。而且，他还不时来了解工作进程有没有问题，给予多方面的关怀，让你顺利完成任务。”

在端蒙教学的日子里，是陈老师最快乐的时光。对于校长、同事之间的互相关怀，以及学生们尊师重道的深厚感情，陈老师至今都难以忘怀。

“这种感情延续着，离开学校以后，还时常有聚餐，尤其是每年校庆宴上学生们相继来叫老师，让我很感动。我认为这些就是我们端蒙的精神！忘不了，忘不了……”

责任感

在陈老师的理念中，责任感很重要，无论做什么事情，一定要有责任感，尤其是教导学生。

在端蒙70周年校庆时，陈老师就举办了一场化学展览。他在实验室里亲身带领学生进行各种实验如皮蛋的制作，火山爆发产生的火山灰，制作肥皂、“丹顶”发蜡等等。

“这些实验都是比较特别的，不是学生们平日课堂上能接触到的。因此更能启发学习兴趣，学生对老师的教导的也更有印象，对老师也就倍加尊重。”

在教学上，陈老师主张灵活应变，除了以特别方法引导学生容易记忆，还要借用各种方式引起学生兴趣，确保学生轻松学习，不会有压力。

陈老师认为每名学生都需要爱惜和鼓励，除了要把知识传授给学生，更重要的是确保学生走向正确的道路。对于顽皮的学生，老师认为更应该用心教导，耐心引导，不能放弃，不让他们误入歧途。

老师也提起1964年发生种族暴动时，学校突然停课，他和其他老师们个别护送各区学生回家，确保学生安全回到家里。

知恩图报

陈老师说，一个人从哪里得到好处，就当在哪里回报，这是一种信念。他念书时家境贫穷，靠社团的助学金求学。因此踏入社会以后，他都会抽空到社团帮忙，回馈社会。陈老师曾在不少社团担任理事、社长等职位。虽然他不曾在育英中学教书，但却在育英中学当董事部秘书超过20年。老师目前正在积极培养年轻一代成为其接班人。

陈老师退休后仍非常活跃，但由于冠病疫情关系及健康有点状况，孩子们不让他出门。老师目前虽然有微恙在身，但却乐观面对。周末儿孙回家用餐，一家共享天伦之乐。老师，我们祝福您。



陈兴德老师接受访问，侃侃而谈

请扫描QR code
观看老师访谈视频



教学与家庭兼顾的林瑞媛老师

—陈睦贵



2021年1月11日中午，我们一行五人，拜访了林瑞媛老师，并作了一段半小时的访谈。

适逢东北季候风时节，连日阴雨绵绵，但阻挡不了我们探访尊敬的林老师。看见我们到来，她满脸笑容，连声表示欢迎。

寒暄片刻，访谈开始，林老师缓缓打开话匣子。

她1955年接受师资训练，派驻端蒙小学任职。自此，她把青春岁月奉献给热爱的教育事业。她大半天都在端蒙服务，只有在1988年退休前几年，才转去另一所小学。

林老师是我的小六恩师。记忆中，她穿着朴素，但大方得体，长裙盖膝是她的穿着标记。面对我们一班好玩好闹的学生，她始终态度和蔼，循循善诱，给我们小小心灵留下了深刻印象。

她工作认真，获得校长信任；她为人随和，跟同事相处融洽。她的客



吴承惠老师所赠画作。图片来源：林瑞媛老师女儿提供

厅挂着一幅水彩画，就是同事吴承惠亲手绘制相送的。吴承惠老师是本地知名画家，但已过世多年。谈起这幅画，林老师有些感触，同事之情，溢于言表。

林老师个性坚强。她私下透露，当丈夫病重时，她毅然挑起家庭重任。除了悉心照顾丈夫，她也全力抚育子女。期间，心情低落，但总算克服了种种困难。如今，儿女已经事业有成。儿子在端蒙毕业后，进入大学深造，专攻医学，现在是一名医生；女儿则继承父业，一心一意把印刷出版业务发扬光大。



林瑞媛老师接受访问，笑容灿烂

林老师已进入耄耋之年，身体还算硬朗，虽然独居，但日常生活能够自理。目前，儿女各自在外组织家庭，但经常探访送暖，非常孝顺。

访谈中，发现林老师思路清晰，乐观健谈，一点都没有老态，这令我们十分宽慰。访问结束时，林老师预祝校友会特刊成功出版，我们也祝福她身心愉快，生活幸福。

请扫描QR code
观看老师访谈视频



不忘初心

李春华老师和端蒙的不解之缘

—郭松钦



缘起

李春华老师七岁进入端蒙学堂，1953年小学毕业。他原想继续读中学，但因为端蒙中学要到隔年才开班，所以报读了中正分校，高中则在华义中学就读。高中毕业后，李老师回到端蒙执教。昔日学堂里的老师、同学，很多都成了同事。之后，他教过的学生，好些也加入教育界。李老师和端蒙，真说得上有不解之缘。

端蒙学堂的启蒙教育

李老师就读的端蒙学堂分校，位于民多律。1953年，他成为端蒙小学第51届小六毕业生。对李老师来说，那时的端蒙，更像是他的第二个家。

读小一时，看到陈善烈老师对年幼学生关怀备至，蹲下身子慰问学生的样子，他印象至深。若干年后他回校执教时，竟然和陈老师共教一班学生。

六年级时，他有幸遇到了赖大年老师。赖老师是他的班主任兼数学老师。赖老师来自汕头，为人和蔼可亲。赖老师的太太和孩子本来也到了新加坡，

但后来又回去汕头。或许是基于对孩子的思念，赖老师视他如己出，对他特别关爱。每天早上赖老师一走进教室，就会坐到他的身旁，对他嘘寒问暖，并很有耐心地指导他数学上的难题，有时还会让他在黑板上练习。



李春华老师的端蒙毕业证书。图片来源：李春华老师

温情处处的教学生涯

1960年李老师高中毕业回到端蒙代课。开学那天，他特地到校舍三楼去看一看读小六时的课室，忆起当年赖老师的恩情，不觉热泪盈眶。

也许是因缘和合吧，和昔日恩师重逢，竟然由师生变成同事。恩师慈祥如昨，对他依然非常爱护。除了在工作上协助和支持，也关心他的家庭、婚

姻以及如何与同事相处。而他会每隔几天，就带了一些食物和饮料，到宿舍探访赖老师。赖老师每次都坐在床沿，而他则会坐在老师面前，两人犹如父子，享受着亲子般的温馨时光。

代课结束后，老师获知当时端蒙没有教师空缺，但他渴望留下，所以去找曾在端蒙教过一段时间的许昌华老师帮忙。在许老师的热心安排下，他会见了校董许成泉先生。许校董获知他是端蒙毕业生，理解他的心愿，所以非常支持，终于让他如愿。老师一直非常感恩许老师和许校董，他感慨地说：“他们是我得以留在端蒙的大恩人。”





李春华老师编写的课本

老师自认生性木讷，却在端蒙获得了许多人真诚相待。

当时和他共事的还有李慕嫒老师，如慈母般爱护他。那时她刚买了师资训练学院附近的排屋，下课后就带他一起去看正在装修的屋子，俨如一对母子。李老师甚至为他张罗，在附近物色一所洋房，真心地把他当成家庭的一份子。

刘咸英老师则像是一位睿智的长者。她关怀、指导老师如何处事待人和善加理财。她的指导让李老师终身受益，并在日后避开了财务上的陷阱。

年轻一点的同事，如陈绍芝、卢士光，多是之前学堂的同学。因为彼此年龄相仿，大家时常相邀结伴出游，感情很好，相处融洽。

1962年，老师在师资训练学院接受正统的教学训练。受训前，他秉承的是传统理念，严格管教学生，目的是控制好班上的秩序、培养正确的道德观念、关注学生的学习成绩、必要时体罚顽皮或偷懒的学生。受训期间，他学习到师生互动的活泼教学法。受训毕业后，他教小六，以欧阳修为榜样，采取了刚柔并济的管教方式，尽量让学生发问，同时赏罚分明。学生对他有点畏惧，但距离却渐渐地拉近了。

老师是个念旧的人。至今还能如数家珍地叫出多年以前教过的学生的姓名。老师说印象最深的是四年级的学生林仰忠。虽然仰忠已经在中学部上课，但每回遇见老师，都会必恭必敬地向他行一个九十度鞠躬礼。

老师最引以为荣的，是在师资训练学院受训时，获得郑枢俊讲师的赏识。1967年承蒙郑讲师推荐，他得以拜会时任教育部长。同年，他被调到教



农历乙未羊年 (21/02/15), 老师与端蒙1976/77届学生欢聚一堂，于醉花林新春团拜，度过一个温馨，乐翻天，难忘的夜晚。图片来源：李春华老师

育部参与小学华文课本的编辑工作，直到1969年。课本在1970年正月出版。

再回首

老师在端蒙接受启蒙教育，学成后也不忘初心，回馈母校。他记得的“端蒙人”太多，要感谢的也不胜枚举。老师在“端蒙”这艘大船上和许多暖心的人结下了深缘、善缘。端蒙是老师心中的始终。

请扫描QR code
观看老师访谈视频



芮德鹏老师的提示 —陈家全



2021年1月13日上午，我连同刘佑华、卓裕章和张植茂校友，拜访住在实龙岗住宅区的芮德鹏老师。

老师客厅摆设中华传统家具，墙上悬挂一幅山水画。老师泡了中国茶热情款待我们。他虽然年事已高，但容光焕发、神采飞扬。

芮老师也是端蒙校友，从小学到高中都在端蒙就读，是1961年第二届高中优秀毕业生。由于对教学工作深感兴趣，他在1962年1月2日就当上小学教师。七年后，才离开端蒙，在文化事业上发展。他在华文报馆服务17年，先后在《新明日报》及《星洲日报》任职，经历当年报业改组的过程。之后，他加入广播局，目前还担任兼职播报员，播读潮语新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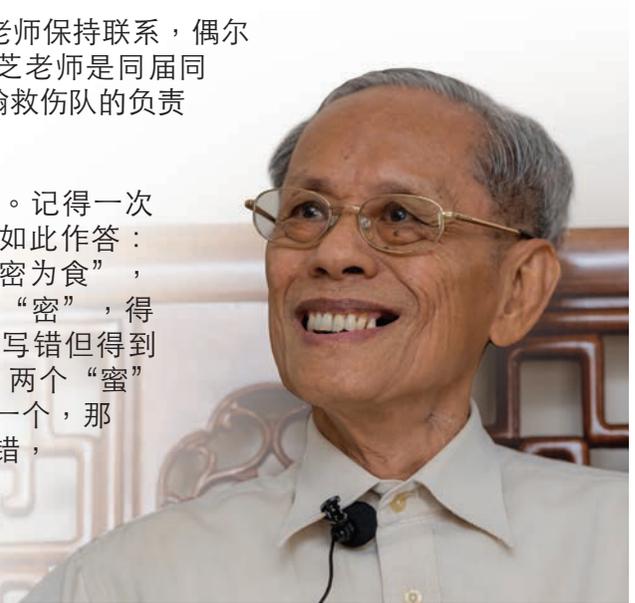
在端蒙12年的学生生活和七年的教学旅程，给芮老师留下深刻的回忆。1960年代的端蒙是一所备受欢迎的华校，义安公司的财务资源，学校遵循的优良传统、机制、设备、师资、纪律、校风等，为学生提供了良好的学习成长环境。校训“勤慎诚正”中的“勤”字更是他一生遵守的处事原则，要求不断改进，尽力而为。

目前，芮老师还和多位老师保持联系，偶尔也见面喝茶。他和陈绍芝老师是同届同学，也同样是学生圣约翰救护队的负责老师。

老师曾是我的科学老师。记得一次测验，我在一个课题上如此作答：“蜜蜂主要以花粉和花密为食”，由于把“蜜”字错写为“密”，得了零分，另一位同学也写错但得到4分。芮老师向我解释：两个“蜜”字中，那位同学只写错一个，那是误写别字；两个都写错，则是明显误解“蜜”和“密”的字义。这个提示帮助了我，日后特别注意精确用字的重要。

芮老师家庭美满，儿女都成家立业，有4个内外孙。他乐观、开朗，热衷于中华书画、戏曲、语文。虽然离开端蒙已50多年，他仍然多次出席校友会的团聚宴会。

芮老师是新加坡建国一代，对国家发展贡献良多，值得自豪和骄傲。我们衷心祝愿他和家人幸福、健康、平安。





芮德鹏老师接受访问



请扫描QR code
观看老师访谈视频



遇见你，真好！

访刘美莲老师

—梁秀香



印象中，刘美莲老师一丝不苟，严谨但友善。时隔数十年，她讲课时那活泼生动的样子，还是让我记忆犹新。2020年12月27日，我和几位同学，拜访了刘美莲老师。当天，我特地找来了几位1977年中四C班的校友同行。毕业多年，中四C的校友们依然把老师的家当成他们的集中地；他们会成群结队来拜访老师，有的拖男带女，有的甚至驾着小巴士，满满的一车子的人。可想而知，老师在大家心目中的地位有多重了。

老师住家周围种着各种各样的盆栽蔬果等植物，置身其中，让人如沐春风。老师说，当年她在最敬爱的阎传苓老师的影响下，对园艺开始产生了兴趣，于是与阎老师共同带领同学们，在校园里种花种草。而

这个受用一生的兴趣，就一直陪伴老师到现在。对移民国外的阎老师的深厚情谊，刘老师此时的脸上，更是写满了思念。

访问开始后，我端详着面前的刘老师，她雍容气质依旧，岁月似乎无法隐藏她那美丽的容颜。打开话匣子后，刘老师兴致勃勃地说，她在端蒙度过了让她永难忘怀的岁月。老师出生于马来西亚的巴株巴辖，当时年纪小小的她，就被父亲送到中国的福建省念小学。毕业后，老师回到巴株巴辖，



完成了她的中学教育。随后老师南下新加坡，在当时的南洋大学主修地理，并完成了她的大学课程。1973年，老师开始在端蒙任教，直至1994年被派往海星中学为止，前后总共二十二年。

刘老师说，她很热爱教书这份工作。在端蒙，她碰过各种各样的学生，有顽皮的、乖巧的、有勤奋的、懒惰的，也有爱做白日梦的……要应对不同资质性格的学生，解答他们没有边际的提问，实在是极具挑战性。所幸老师在大学兼修教育辅导课程，让她可以从



刘美莲老师与1977年中四C校友

容地跟学生们相处，并为他们解答课堂内外的问题。学生中，蔡建桦校友（1977年中四C）给老师留下最深刻的印象。老师说，建桦的文笔细腻而动人，当年她在批改建桦的作文时，读着读着，眼泪就流了下来。老师娓娓细说她对学生的教学心得，以及相处之道，我想如果她不当老师的话，应该可以成为一位很好的辅导员。

说到学生，老师的欣慰，满满地溢泻在她的脸上。那些昔日的孩子们，现在已经成才成器了。他们有些旅居或移民国外，其余大多都留在新加坡。学生中，有的现在已经当了爷爷奶奶。逢年过节，校友们会分批去向老师拜年，把老师的家挤得水泄不通。我暗暗在想，到底刘老师有什么魅力，让校友们对她如此爱戴呢？于是我私底下请了几位刘老师的旧日学生，为我解答这个问题：

赵志栋 - 1977年中四B校友：“我念书时很捣蛋，常常被Panjang (黄声权老师)捉去打。有一次，我差一点就被学校开除了。还好刘老师向学校苦苦求情，我才不至于半途辍学。”

蒋玉仪 - 1977年中四C校友：“刘老师是一位能在我有了孩子和孙子后的今天，心里还是时时刻刻惦念着她的好老师。”

李俊明 - 1977年中四C校友：“一日为师，终生为母（父），老师跟我们的关系，让我深深地体会到这句话的含义。我很庆幸自己此生能遇上这样一位好老师。”

徐位桦 - 1977年中四C校友：“离开学校数十年后，老师还能跟她教过的学生们（不分成绩好坏），如胶似漆地打成一片，掏心掏肺地聊天交流，这实在让我很感动。”

李国樑 - 1977年中四F校友：“刘老师的责任心很重，常常苦口婆心地叮咛我们。她不仅是我们的老师，也几乎担负起母亲的任任务。”



刘美莲老师与1977年中四校友



刘美莲老师在住家接受访问

短短的三言两语，道尽了校友们对老师的感激。刘老师的好，改变了不少学生的际遇；刘老师的好，深深地刻印在校友们的中心。刘老师，能遇见你，真好！

请扫描QR code
观看老师访谈视频



谢燕湘老师的精彩人生

—Edmund Lau Chee Hoa (劳栳豪)



谢燕湘老师风采依然

细说当年

2021年3月3日那天，我和三位端蒙校友拜访了谢燕湘老师。访谈过程中，我们深深感受到老师非常怀念她在端蒙的教书生涯，以及跟旧同事和学生们的相处的日子。

踏入端蒙之前

打开话匣子，谢老师滔滔不绝地，给我们细说她过去数十年的精彩人生。老师是在马来西亚新山出生的，四岁那年，随双亲举家搬回中国的家乡，在潮州韩江一带的府城，一住就是十年。14岁那年，他们全家搬来了新加坡定居。

谢老师说，她到新加坡前，已经在中国念完了中二。但是因为在中国没有修英文，所以来到新加坡后，她花了一年的时间，到处找学校。

几经艰难，总算考进了立化中学。她说她在1961年念中一，1966年高中毕业，是个超龄的中学生。

谢老师有个好父亲，纵使当时家里条件不是很好，父亲仍竭尽所能，让她和两个弟弟到南洋大学完成教育。大学毕业后，谢老师一心就是要当

老师，于是等待着师资训练学院招生的消息。谁知道，那年学院只在星洲日报登广告，而老师的家里却只有南洋商报；为此，她差一点就错过了报名日期。还好，经一位高中旧同学的提醒，老师才得以在学院修读。毕业后，由于住家的邮区和电话号码都更换了，老师差一点又误了教育部分配学校的通知。还好有惊无险，端蒙的郭亨经校长给了老师一个面试的机会，并录取了她，条件是得负责学生警察的课外活动，老师欣然接受。



踏入了端蒙

1971年，谢老师开始在端蒙中学教生物，工作了12天后，就成功地领取到了新加坡的公民证书。老师说，端蒙是辅助学校，所以端蒙的老师不是公务员，没有养老金，只有公积金。老师在端蒙任职，一直到1994年学校停办后，才转到务立中学任教。

谢老师一生唯一的职业就是教书，她很享受教书带给她的乐趣，也很喜欢带学生参加课外活动，尤其是每年一度去乌敏岛的露营。1982年，端蒙还派了学生警察队伍参加国庆日的检阅礼，这是一个让大家毕生难忘的宝贵经验。

说到难忘的往事，谢老师说她很庆幸，能有一个跟她同甘共苦的实验室助理许若忠。根据当年的程序，监考生物实验考试的老师，会在考试当天才知道考题，以及处理考试材料的方法。每年在考生物实验的前一天，谢老师都会紧张到无法入眠。

隔天一早，老师就得摸黑到教育部，领取考题和材料。回到学校后，就得立刻处理材料，以便时间一到，学生就入场参加考试。每一年都是战战兢兢地



谢燕湘老师受访时摄

准备，还好助理若忠和老师配合得非常好，才能顺利度过每年的考试。

刚踏入端蒙的时候，谢老师觉得学校的建筑很特别，好像一个迷宫。而端蒙的成员就像是一个大家庭，老师员工在一起，大家和乐融融。还记得守门的印族家庭的女儿出嫁，就在学校礼堂举行婚礼。

据老师回忆，当年，老师们都喜欢在休息时，在办公室的休息间烹煮食物，李树青老师就常煮鲳鱼粥给大家吃。还记得有一次，有一位老师生日，他还跑到海山街去，买了30盒出名的油鸡饭回来庆祝。

端蒙的老师

谢老师说她很怀念和旧同事间的深厚感情，以及资深老师们的关爱和支持。老师还记得，端蒙后期由于学生人数减少，很多资深的老师就被调走了。最能为老师和学生们打抱不平的王秀梅老师，是第一位被调离端蒙的老师。接着，郑惠英老师、任秀菊老师和其他许多老师，也陆续被调走了。

谈到王秀梅老师，谢老师的语气显得伤感。她说，王老师是一位非常优秀的老师。2002年，王秀梅老师不幸得了胰脏癌，在短短的三个月后就去世了，享年还不到70岁，真是令人无限唏嘘！

当年教书的时候，谢老师曾住在端蒙附近的里峇峇利路一带。而巧的是，曾广纬老师和何逸平老师也住在附近。谢老师说，她的家里挂着的画作之一，就是何逸平老师所赠送的。另一幅则是吴承惠老师画的“柴船头”，这是谢老师在赖瑞龙老师的画廊买回来的。谢老师还曾和赖老师学过画。



谢燕湘老师受访时摄



谢燕湘老师受访时摄

谈起吴承惠老师，谢老师说大家都很痛心，吴老师才退休没多久，就匆匆地走了。还有，说起了画山水画一流的周璧珊老师，谢老师也非常难过。她说之前在校友晚宴上，都还时常碰到周老师，突然间，他也走了。

端蒙的学生

谢老师说，她和学生们的感情很好。在农历新年期间，不同年代毕业的学生们，都会上她家拜年。早期，学生们还会在老师的家玩得乐不思蜀，干脆在那里过夜。现在，看到学生们的成就，在医界、商界、教育界、演艺和艺术领域有着出色的表现，老师感到很欣慰。虽然，端蒙不能够处处跟名校比较，但端蒙也栽培了很多人才，他们在各方面的表现，丝毫不落后。

在教过的许多学生中，有很多位给谢老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中一位学生叫余明华。这位校友也是学生警察，功课好，课外活动也好，后来还当上了南洋理工大学的副校长。他几乎每年都出席端蒙的校庆。有一回谢老师到南大去参加活动，余副校长听说老师到来，马上安排跟老师会面，还当场唱了“月亮代表我的心”献给老师，让老师感动不已。

谢老师还有另一位学生，现在是位家喻户晓的演艺人才，他就是周崇庆。老师说，因为个子小，当年大家都叫崇庆为“小不点”。崇庆从小就参加丽的呼声的少年儿童话剧组，因此华文基础打得很好，端蒙的演讲比赛，就总是派他参加。也因为他对华文情有独钟，其他的功课他都不太理会，等到领取毕业成绩的时候，崇庆有点彷徨，跑去找谢老师。老师告诉他，只要可以掌握自己的长处，认定方向走下去就行了。崇庆不断地努力，现在的成绩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在演艺界，端蒙还有其他杰出表现的校友，包括陈澍城、林明哲等。

在端蒙任教的后期，谢老师无奈地转换了跑道，从生物老师变成了华文老师。在教华文的时候，老师有她自己的一套方法。她会利用报章的时事报导，让学生们分析和讨论，也要求学生们每个星期都做剪报，写感想。这不仅提高了学生对华文的兴趣，也加强了他们的学习效果。有趣的是，大概1991年左右，有两位学生（一位是文科班，另一位是理科班），透过书写方式，把家里的事情和心事向老师透露。老师给了他们评语，让他们互相鼓



谢燕湘老师授旗

励。这两位学生，后来竟共缔良缘。老师只记得那位男学生名叫广进，在国大读资讯科技，女的读的是法律。谈起这一对校友，老师很开心。

老师说，每一个时期的学生，都有勤奋的和好玩的，都有尊师重道的和态度傲慢的。身为老师，她只是从旁教导，并适时给予学生们指引。现在能够看到大家在不同的领域上，为社会作出贡献，这是她最大的满足。

后记

这次的访谈，让我有一个很好的机会，再次和谢老师接触。我深深地感受到，老师对端蒙的怀念，以及对教育的热忱。也许谢老师不知道，她为学生们做过的点点滴滴，对他们可是影响深远。现在身为一名大学讲师的我，希望可以延续谢老师对教育的热忱，也带给我的学生们一些正面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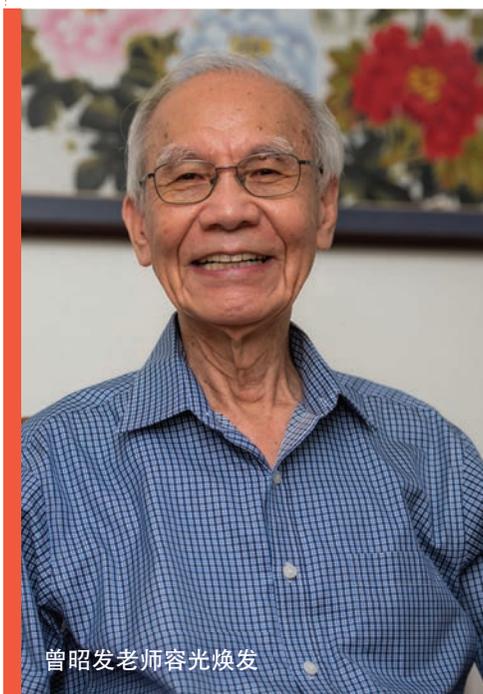
请扫描QR code
观看老师访谈视频



满脑子方程式的阿 Log

访曾昭发老师

—郭松钦 林仰輝



曾昭发老师容光焕发

有关曾昭发老师的访问安排，有点一波三折，访问日期因为老师受到视力困扰而一再延后。2021年农历新年过后，接到曾老师的来电，很高兴得知他已成功做了白内障手术。于是，我们安排在3月10日上午登门拜访。

曾老师是我们的高中数学导师。毕业至今40余年，师生能够重聚，很是开心。曾老师虽年过七旬，还是精神抖擞，神采奕奕。佑华兄说，当年老师打上领带授课，十足是个青年才俊。

曾老师听说我们访问团一行四人全是潮州人，便全程用潮州话跟我们亲切交谈。

老师1969年4月南洋大学数学系毕业后，就选择了教师这职业。那年有两家学校可供选择，南洋女

中和端蒙。老师咨询了父亲，父亲说：“去端蒙，端蒙是我们潮州人创办的。”于是，老师选择了端蒙。

第一天到端蒙的情景，曾老师记忆犹新。老师回忆道：“那天是1969年9月5号，星期五。因为只剩下半个学期，我被安排暂时教中一中二下午班



在学校前与同事合影。图片来源：曾昭发老师



黑框眼镜和短袖恤衫乃老师典型的穿着。图片来源：曾昭发老师

的普通科学，隔年才教高一理科班的数学。”从此，他开展了数学教学之路。

谈到老师教数学最大的满足感，老师念出了一串学生名字：余明华、郭长城、余惟滨、陈家全、黄少丽。他们从中三到高二数学成绩都很优异。学生考到好成绩，就是老师最大的满足感，成就感。

问老师端蒙最怀念的人和事，老师又念出了一串得意门生的名字：潘来八、陈经贤、辜美麟、王若晖。他们都是老师教学生涯里第一班高一理的学生。老师说：“他们都是好学生，素质好，上课认真做笔记，作业习题都很认真，成绩优异”。

还有，1988年的一班，老师对他们有深刻的印象和感情。那是英文班，学生给曾老师取了绰号“阿 Log”。老师略带自豪地指出，这绰号是出自他的学术专题《Logarithm（对数）》。聊到兴起，老师还念出一连串的数学公式，把访问成员都惹笑了。坦白告诉曾老师，我们真是汗颜，把公式都还给了学校。老师记得1988年这一班的好学精神，以及对数学的兴趣，师生关系良好。老师也记得班上有几位爱捣蛋的同学，时常被罚站，或交由黄声权老师处理。近年来，这一班同学常搞聚餐会，邀请老师为座上嘉宾，老师很欣慰。



在学校前与同事合影。图片来源：曾昭发老师

80年代后期，端蒙改用英语授课，老师应付自如。至于《新数学》，老师说那也只是有关《Linear Programming（线性规划）》和《set theory（集合论）》的概念，在大学时都有涉猎过，所以也可以轻松驾驭。后来经过一番苦学，老师也教电脑课。这说明了老师具有超强的适应能力。

问老师在端蒙的20多年，可有转校的念头？老师肯定地说：“没有！如果端蒙不停办，我会继续教下去，直到退休。”不舍的原因主要是学校里亲切的教学环境，还有那浓得化不开的潮州人的情感、情结。

端蒙停办后，曾老师被派到明智中学（Bendemeer Secondary School）。老师忆述：“那年（1995）正好是黄埔中学关闭，好多学生都转到明智中学。因此学生是中英源流混杂，素质参差。隔年，校长准备升我为数学科的部门主管（HOD）。我跟校长说我意愿不高，结果去了教育部面谈，没辙，只好接受了。当校长在会议上宣布我的擢升消息，其他老师都很纳闷。后来，我才知道是因为陈少锐校长给我很好的评语。”老师在明智中学一待就是18年，到了68岁才退休。

关于跟端蒙两位校长共事的记忆，曾老师说，郭亨经校长爱用带有浓浓潮阳乡音的潮州话和老师们交谈，让人倍感亲切；至于陈少锐校长，为人比较率直，如果你有能力，他始终记得。

老师对于我们现有的教育制度有点意见。他认为学校应该重视传统德行教育，而德行教育最好是通过母语来教导，母语和方言都是我们的根。老师也认同专才教育，个性化的教育培训。这些理念，老师也用在自己的家庭中。

执教四十多年，老师一向处事低调，随遇而安。正因如此，老师在漫长的教育生涯里，总能得心应手，事事无碍。退休后，老师特别喜欢研究中国历史，并从中获得很多的乐趣和智慧。

祝愿老师身强体健，继续享受美好的退休生活。

请扫描QR code
观看老师访谈视频



Interview with Mr Billy Tay

—Edmund Lau Chee Hoa (劳栳豪)



Foreword

What a bright shiny day on 16 December 2020! I was on my way to visit my well-respected teacher, Mr Billy Tay with my fellow Tuan Mong alumni members. Upon arrival at his residence in Woodlands, we were greeted with much hospitality and flavourful food galore!

During my interview with Mr Tay, I can feel that he has so much fond memories interacting with his students and the opportunity of working with his fellow colleagues. He has seen many cohorts of students who grew from boys to men and girls to ladies!



Mr Tay and family

Early Teaching days with Tuan Mong High School

Before teaching in Tuan Mong High School, Mr Tay was teaching in a village Chinese Primary school at Geylang Serai for a few years. During his tenure at the village Chinese Primary school, he was told that there was a vacancy in Tuan Mong High School, as they needed a secondary school English language teacher. He took the opportunity as that was his ambition to teach in a secondary school. He recalled that he was interviewed by a senior teacher, Mr Martin Chen and the school acting principal, Mr Wong Hork Kun. He was

so grateful to be given the opportunity to teach in Tuan Mong High School and his first teaching assignment was to teach secondary one and secondary two students in 1964.

Mr Tay had spent a total of 34 years in the education sector, and he often missed those memorable interaction opportunities with colleagues and students. He was sharing that all the academic and non-academic staff were very cooperative, and they often see each other at the school canteen.

Best memories of Tuan Mong High School

Mr Tay has so much fond memories of serving under the following three school principals during his teaching tenure with Tuan Mong High School.

- 1) Mr Wong Hork Kun
- 2) Mr Kwok Hen Ching
- 3) Mr Chen Siew Yui

He was very appreciative to have the teaching support from his fellow academic colleagues and non-academic staff. He has specifically mentioned how much appreciation he had for the non-academic staff of constantly ensuring that hot Chinese tea was sufficiently replenished in the staff room for the consumption for all teachers at any particular time.

Mr Tay was sharing that Ngee Ann Kongsu committee members and directors had organised many staff activities and celebration events for his fellow colleagues to attend. These activities had enhanced the

school management atmosphere and promote the spirit of Esprit-de-corps among the school management and school staff.

He was very impressed with the preservation effort of the tradition of the school culture by our Tuan Mong Alumni Association for so many years. He remembered during our annual anniversary dinner, there were Chinese traditional instrumental music and singing activities, dragon and lion dance performances, art and calligraphy appreciation sessions.





Tuan Mong Badminton School Team: Published in 1988 Tuan Mong High School Magazine on page 86

It was also very memorable for him to meet with different cohorts of students when they make frequent visits to our school campus to speak to him and other teaching colleagues. It was a great gesture of those students that had returned to school to inform him about their whereabouts and how they were coping with their studies in other higher learning institutions after leaving Tuan Mong High School. Mr Tay was so delighted to know that many of his students have done well in their respective field of work in the government services, commercial business and academic world.

Teaching Students Then and Now

Mr Tay was sharing that in the early years, the students do not have any computers or internet access, but now the students are more IT savvy. They now have smart handphones, laptop and computers to access Internet to obtain information. They don't have to depend on teachers if they want to know anything but, in the past, students do not have all these gadgets to help them and they depend more on the teachers, the library books and do research work in the library.

Conclusion

It was a heart-warming moment for me to meet with Mr Billy Tay once again after leaving Tuan Mong High School for so many years. He was not just a teacher to me, but a great badminton mentor in providing pastoral care to me and our team of badminton school players. Throughout my four years of secondary education, it was a privileged to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represent Tuan Mong High School in various inter-school badminton competitions with my fellow badminton team players as shown in the following memorable team photo.

I also wanted to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express my gratitude to Mr Tay for nominating me to participate in a Singapore schools' selection badminton training camp organised by Singapore Badminton Association. Selected trainees were trained under a renowned China coach for a few months in Singapore Badminton Hall at Guillemard Road; and subsequently, I was fortunate to be invited to further my training under Mr Wong Shoon Keat.

Mr Tay was inspirational throughout my secondary school educational journey. The values that he had taught me had laid a strong foundation in my latter years of tertiary education, community service and professional career pursuance.

Given my current job as a teacher, I hope to continue influencing all my learners in my class with the values that Mr Tay had taught me and to bring the best out of every individual learner. Thank you so much for your teaching, Mr Tay!

Please scan
QR Code to
watch teacher's
interview video



Interview with Ms Wong Lin

—Edmund Lau Chee Hoa (劳栳豪)



Foreword

Happy Birthday to Ms Wong Lin!!! What a coincidence to have interviewed my much-respected secondary school teacher on 13 March 2021, which happened to be on her birthday week! Our committee members had specially brought a birthday cake, a bottle of wine and sang exultantly to wish her good health, wealth and to stay youthful.

Although it was a rainy day, the smiles and friendliness of Ms Wong have casted away the gloominess of the weather. Ms Wong was

enthusiastically sharing her fond memories in interacting with her fellow teachers and engaging with various cohorts of students.

Early Teaching days with Tuan Mong High School

Ms Wong was sharing that teaching in Tuan Mong High School was her first job out of her university education which formed her teaching foundation. She missed the camaraderie among the



Credit: Ms Wong Lin

teachers and the students. She has established a strong bond with her secondary four and secondary five students and they are still staying in contact with each other.

Ms Wong was sharing that there were six young teachers (including her) who were posted to Tuan Mong High School at the same time. They were strangers to each other and gradually they became very good friends till today.

On her first day of class and being an idealistic teacher coming in fresh and hoping to make a difference in education, it was a tough time in the beginning. She was recounting her first teaching experience being a form-teacher of a secondary five normal-stream class which turned out to be a cultural shock and a very stressful moment for her. To her dismay, on the first day of class, some of the secondary five students who were in their 17 or 18 years of age towering over her and spoke to her in a minacious tone that they came to attend classes just to play basketball and to defer National Service.

She then shared her encounter with the other five new young teachers, and she noticed that they were also in the same 'boat' trying to manoeuvre and be very practical in their teaching

methodologies, while meeting the demanding 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

All of the six young teachers were trying to pivot themselves right to make their lessons relevant to the students. They became very close friends even till today and they tried to meet once a year or once in every six months! The other five young teachers are namely:

- 1) Mrs Francina Jodhi
- 2) Ms Gan Bee Yong
- 3) Ms Ho Yew Har
- 4) Mrs Jayasree Nair
- 5) Mrs Mary Gilbert and



Group photo in front of Tuan Mong High School. Credit: Ms Wong Lin

Ms Wong was also very grateful to the senior teachers who were in their 40s and mainly Chinese educated. She remembered Mdm Chia (谢燕湘老师) who was one of the senior teachers and a very good table tennis player, too. The senior teachers were very kind in giving teaching advice and helping the younger teachers settled down easily.

She recalled that during break-time, there were some mini-cooking sessions among the teachers. As the school enrolment was dwindling from the early 90's, there were more interaction opportunities among the teachers. Despite of the age and language gap among the teachers, they have grown into a very close-knitted community.

Best memories of Tuan Mong High School

Ms Wong was assigned to teach in Tuan Mong High School after completing her training at Institute of Education. She was a conscientious teacher, and she always reports to school around 6:45am on every workday, although school sessions start at 7:30am. She recounted that the SBS bus driver was so kind to drive her to our school main entrance, instead of letting her alight at a bus stop which is quite a distance from the school.

She shared that it was always a rowdy event during Thaipusam season, many teachers will proceed to the school balcony to watch the procession. The teachers can almost touch the procession parade items from the balcony given the proximity.

She further shared that some students cracked a common joke by saying that our school compound is situated in the middle of a Holiness church on the left and a sacred Hindu temple on the right that symbolised 'the Heavens'.



There were many heart-warming moments about some of the activities that she had with the students. Ms Wong has highlighted the importance of bringing a mixed of Chinese, Malay and Indian students together and involved them in certain fun activities. Whenever she felt that the students became a bit demoralised, she will organise some events to get them involved and raise the excitement among those students.

She had organised inter-class talent competition, putting together a dance segment and the whole class took part in the "remaking" of the "Grease" movie. The whole class paired everything together and they choreographed the dance, and they even decided on the costumes. By allowing the students to put all these acts together can revitalise their sense of pride, regain their learning confidence and getting that class spirit together once again.

Ms Wong was mentioning about Ming Shan (graduated in 1988) who became an accomplished artist now. She had once brought Ming Shan and friends to visit an Art gallery and that trip had inspired Ming Shan to become an Artist. She added that she should have brought them to a Court room for a hearing session instead; then Ming Shan could be a lawyer today!

She advocated that every teacher must show a certain amount of care and concern for the students and in return, the parents of those students will show appreciation for these kind gestures.

Teaching Students Then and Now

Ms Wong shared that students nowadays got a lot more distractions and exposure from internet and other social media compared to earlier batch of students. Besides teaching, teachers nowadays probably must coach and facilitate a bit more and to be able to listen to differing opinions from each student as well. She further elaborated that teachers must try to instil certain guidelines on values and critical thinking skills to students.

She thinks that the teenagers of today are the same for those who were in 20 or 50 years ago. They were not quite sure of things and trying to find a place in life by experimenting and exploring during their teenage years. We just want to make sure that we can get a peek of their curiosity about things that are of their interest.

If we can find the sweet spot that resonate with their interest, students would then want to learn more and explore more on their own. From then on, it is up to them to further branch out in their area of interest and further contribute to their community of practices.

Students nowadays have more pathways in their career search and what they studied eventually may not be what they will contribute to their future career. The earlier student cohorts were experiencing only 1G internet connection speed and student nowadays have the luxury of 5G internet connection speed. Therefore, students are able to access and download more globally shared informa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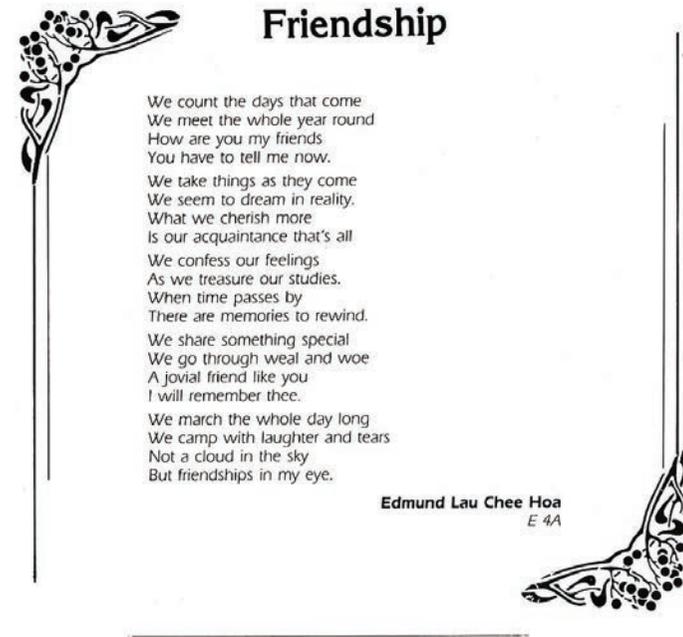
Conclusion

“The days are long, but the years are short”.

This pithy sentence by Gretchen Rubin, a writer and former lawyer, entered my mind as much as I wanted to recollect my memories of Ms Wong's teaching for many surreal years. Although Rubin used these words to express her joy of parenting, I would reckon that many of us can share the broader meaning of this sentenc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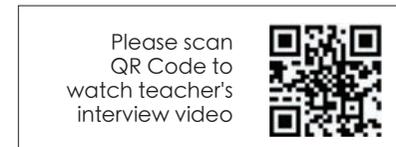
It was an emotional meeting with my secondary school teacher, Ms Wong who had taught me in the subject of literature. She was a charismatic teacher that shows kindness, empathy and intelligence in bridging gaps and building relationship among her peers and students.

Ms Wong has highlighted the importance of continued friendship with her former colleagues and students, which resonate with the following article which I have written and published in our school magazine (original form) in 1988 about “Friendship”.



Published in 1988 Tuan Mong High School Magazine in page 109

Ms Wong's approach of engaging her students with passion has much positive influence on my teaching style as a lecturer with various 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I hope to inculcate the positive energy in my every lecture and bring the best out of every learner in my class. Thank you so much for your teaching, Ms Wong!



Teaching Students Then and Now



"Teachers today need to keep up with ICT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tools. Due to the shorter attention span of students, teachers often use a variety of tools or activities within a lesson to keep students engaged.

Students today seem more entitled. Motivated students are able to produce impressive work with the help of their teachers and internet. However, many students today have more distractions n their emotions are greatly invested in social media thus affecting their outlook n performance. Fewer students also see the need for formal education.

Students today are blessed to have multiple pathways to achieve their goals. It just requires perseverance. There are many success stories for alternate pathways."

Commented by Mrs Mary Gilbert in March 2021



"Many students then though not having the advantage of the multiple array of ICT tools & gadgets available today to aid learning, were resourceful and diligent in seeking knowledge and were self-directed learners. They were not afraid to ask and try uncharted territories. The above mindset has led to quite a number of success stories of students from Tuan Mong."

Commented by Ms Gan Bee Yong in March 2021



"Today's teachers are not just disseminators of knowledge. For that, we have Google but rather teachers now are facilitators of learning. Nowadays, students look more to teachers for social, emotional support rather than for mere content knowledge."

Commented by Mrs Jayasree Nair in March 2021



"Students do speak up on issues they believe in. This is a characteristic of the Z generation.

They will give their 100% to do the things that interest them and they are passionate about.

Compared to the past, students do things because they know they have to do, whether it is interesting or not. Compliant?

Also, the present lot of students seems to be more sensitive to remarks by teachers or their friends and therefore we have to be careful how we bring things across."

Commented by Ms Ho Yew Har in March 2021

师长作品

印象中的三位端蒙校长

—黄今英师

1961年，我会到端蒙中学任教，说来似乎有点偶然。那年，我在南洋大学史地系毕业后，正在待职。某日，几位同学乘搭刘英舜教授的顺风车，从云南园要下坡去市区。在车上听刘教授说起，端蒙中学的陈景昭校长正托她寻找一位史地系毕业生来执教，因为该校的一位资深的史地教师今年初被调往教育部担任督学，要找人接他的职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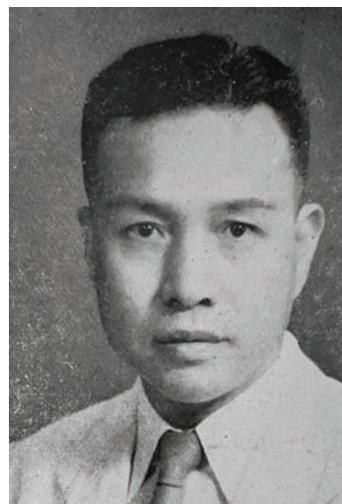
端蒙校长要求这位新教师的成绩必须是在前五名之内。当时车上有同学向刘教授反应，说黄今英同学符合条件。刘教授回过头来告诉我，可以直接去见端蒙校长。

隔天，我到端蒙中学见了陈景昭校长。他接受我的应征，直接走马上任。这便开始了我在端蒙三十四年的教学生涯，我一生的大半岁月，就是在登路的潮州大厦度过了。

我所担任的功课包括高中三年级，高中二年级以及中四班级的历史地理科目。那年刚好是旧制高中会考的最后一届，同时是新制中四的第一届会考。因此高中会考包括了高中三年级和高中二年级。我便承担三个年级的科目。初出茅庐就担当大任，必须给同学们作充分的准备。所幸第二年的会考成绩出来，同学们都有不俗的表现，这是堪称欣慰的。

1962年，端蒙旧校舍拆除，建起潮州大厦。新校舍分为左、右及后楼三部建筑，拥有教室五十间，中央部分为大礼堂，大礼堂底层为餐厅，五楼的阁楼为图书馆。

在陈景昭校长的督导下，端蒙的老师都十分认真辛勤的教学，学生们也很用功向学。陈校长还是著名的金石书画家，学生们在他的熏陶下，在书法



陈景昭校长 (1907-1972)



郭亨经校长 (— 1984)

方面便有优异的表现，这也成为端蒙的一种优良传统。

陈景昭校长在端蒙的任期并不长，1964年奉教育部之令，调任中正中学，校务由高级教师王永大代理。

1965年，董事部聘请郭亨经为校长，9月1日，郭校长到校视事。1966年10月1日庆祝端蒙创校六十周年，敦请教育部长王邦文主持庆典，并为学生成绩展览会开幕剪彩。

郭校长是在端蒙任职最长的一位校长，共计十八年。这期间是端蒙中学的鼎盛时期，学生在校际各项比赛中，均有优越的表现，计有校际辩论比赛，各科问答比赛，论文比赛及书画比赛等。

由于对外比赛屡获冠军，我们便向教育部申请旅行辅助金，并得到董事部的奖励，就在1976年组织了“端蒙中学印尼苏北史地考察团”。由6月5日至6月13日，到印尼苏门答腊北部作了九天的考察。考察团由我带队，郭校长也随团出访。在行程中一起生活，师生打成一片，考察顺利进行。

1977年，由南洋大学历史学会主办的全国各源流中学历史常识问答比赛，本校代表荣获大学先修班组团体冠军和个人冠



陈少锐校长 (1936-2020)

军。隔年6月，我们再发起了组织“端蒙中学菲律宾教育考察团”，也是由我带队，郭校长也随行。我们对菲律宾的吕宋岛作了仔细的考察，行程顺利。

1983年底，郭亨经校长任满退休，由教育部调任陈少锐为新校长，陈校长于1984年1月3日到校视事。

陈校长和我的关系可说非常密切。1951年，我们同是南洋华侨中学中一甲班的学生。在华中念了六年，高中毕业后刚好遇到南洋大学开课了，我们顺利考进了南大，我修读文科史地系，他修读理科化学系。

四年后南大毕业了，我们竟然不约而同的受聘为端蒙中学的教师，我教史地科目，他教化学科，在校同事多年。没想到后来他当上了我们的校长。这种巧合的经历，多少人会有呢？

八十年代的开始，是端蒙校史的转捩点。1980年，教育部分派四班英文源流的中一学生到校上课，于是端蒙遂由传统的纯粹华校，变为兼收华英两种语文源流的混合学校。到1987年，端蒙就成为一间国民学校，以英文为教学媒介，而以华文、马来文和淡米尔文为第二语文。

面对教育部制度的改变，陈校长为学校作出积极地响应和及时地调整，同时尽力改进设备和计划，以便更好的为学生服务。

到了九十年代，由于市区居民多迁往新镇组屋，学生来源短缺，端蒙中学只得于1994年底停办。伴随着三位校长，一切都走入历史。如今仍竖立在登路潮州大厦的端蒙旧校址，或可供校友们寻踪追忆吧！

难忘的端蒙岁月

—林本煜师



林本煜老师伉俪

我13岁由潮汕来到新加坡，隔年报读端蒙小学三年级。小学毕业后，我继续留在端蒙完成中学和高中学业。之后，我进入南洋大学，读了一年，转到新加坡大学攻读物理系。

1971年，我申请担任教师，被分配去实乞纳中学。得知端蒙缺乏数理教师，我决定回到母校服务，一来是感恩图报，二来是熟悉那里的环境，工作比较方便。

1972年，教育部决定在中学开办“工程科学”，学校要我负责教导这个新科目。开始时，我觉得有些困难，备课需要长时间，但慢慢地也就得心应手了。

1973年，学校课外活动组准备成立童子军团，校长派我和李文灿老师去总部受训，然后成为负责教师。童子军的活动繁多，包括救伤、绳结、搭营帐、户外露营、工作周等，多姿多彩，我忙得不亦乐乎。



在运动会上与童军团合照。图片来源：林本煜老师



端蒙童军舞狮队迎接我国薛尔思总统。图片来源：林本煜老师



林本煜老师为学校设计的室内体育馆模型。图片来源：林本煜老师

1975年，学校成立端蒙童军舞狮队。它规模虽小，却是新加坡中学里最早成立的舞狮队。童军舞狮队多次在学校运动会上表演，也曾在总统府当众表演并迎接新加坡总统，因为总统是童军总会顾问和总团长。

1978年，端蒙中学运动场被政府征用，改建成为停车场。学生没有活动场地，校长只好向教育部及土地局租用学校和印度庙之间的空置场地。场地空旷，没有篱笆。校长不知何故没向校董申请款项建筑围墙，我和冯辉报老师毅然负起建筑篱笆的任务。

由于经费短缺，校长只给我们500元购买木柱和三合板。童子军前后三个星期，利用每天放学后及周六时间，一洞一洞挖，一柱一柱埋。然后一板一板钉上，并画了各种运动球类图片，增加美观。这是童子军对学校最大的贡献。这个临时操场用了两年，1981年才铺上洋灰及换上铁丝网篱笆。

期间，我也替学校设计了一座室内体育馆模型，并协助成立学生电脑俱乐部。电脑俱乐部草创之初，设施略嫌不足，但还获得教育部校外评估团的佳评。

1983年底，郭亨经校长退休，陈少锐校长接任。那时，教育部统一教学媒介语，行政文件皆用英文。那年，学校来了不少马来学生和印度学生，普通班和工艺班的学生也很多。后来，我们才得知这些学生来自附近关闭的学校。此后，端蒙学生逐年减少。

改制后，校长委任我为体育秘书，我勉为其难地答应了，并每月要与校长一起参加会议。说来有趣，我没教体育课，却当了10年的体育秘书。

1991年，义安公司决定停办端蒙中学，教育部也不再供应学生。端蒙中学终于在1994年走入历史。

如今，学校虽已不复存在，但在我的内心深处，依然萦绕着一股浓浓的端蒙情怀。

请扫描QR code
观看老师访谈视频



诗四首

—南子(李元本师)



《黄色的月亮是一面敲不响的鼓》

尽管我抡起鼓槌
使劲地擂敲
天空一轮黄月
闷声不响

*

月太遥远
我力有不逮

*

我一直在思念
它没有回应

《与永恒拔河失败记》

当年的雄心，
被涂改液摧残成，
古旧墙脚的斑驳。

*

斑驳一直漫延，
从墙脚攀爬上我的皮肤，
然后驻扎在鬓脚与
头发，成一场霜雪。

*

“你竟敢和我拔河？”

永恒笑歪了嘴说，
“我无形、无影，
乃至无穷大，
以千亿光年为单位，
无法计量。”

*

我羞愧低下了头，
不敢拔剑而起，
与永恒作一次决斗。

《昨日药香》
——走过旧同济医院

妈妈，记得我年幼时
我生病，伤风又感冒
走进那栋古老的建筑

一位年老的中医
透过厚厚的镜片
观看我舌苔的颜色
递给我一大包蓬松的草药
煎煮成一碗浓浓的汤
苦苦的液体
勇敢的吞饮

*

那天，我走进古老的建筑
老中医变成酒保
沉默、衰弱的病人
变成嚣闹的酒客
捣药声变成摇滚乐
我向柜台伸出手
拿到的不是一包草药
是一杯黄澄澄的
冒泡沫的液体
我默默地啜饮
没有人看见我眼角
有一滴眼泪

《华文书展》

一双双讨债的眼睛^①
在窥视，在交换眼色
说：所有龙的后裔
都涌向小小的空间
补充精神的燃料

*

那种文字，传自唐以前
汉以前，当鸟兽以足爪
印在湿软的泥土
在仓颉的思考后形成^②
一种传播讯息的符号

*

然后，有人视它为耻辱的表记
认为在科技的时代
它应该是矿物的化石
在洋人的嘲笑声中
成为历史的灰烬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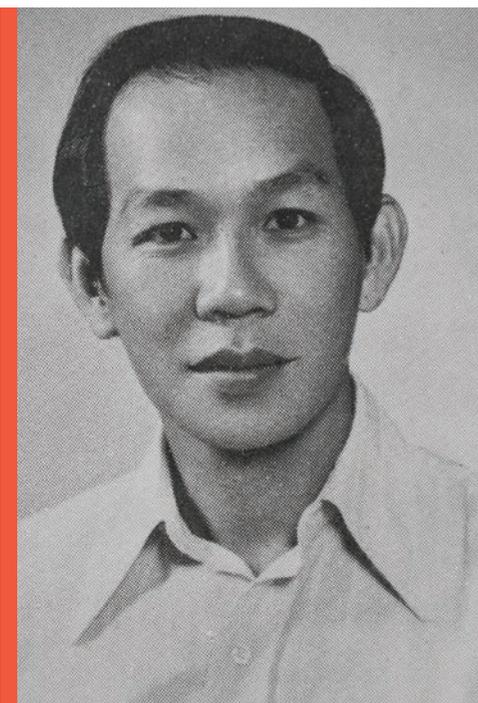
多少不眠的夜晚
多少执笔的人
执持着一分固执
一点一滴一捺写下
令人热泪盈眶的
字形熟悉的，声音熟悉的作品

^①一位作家说：许多购而未读的书，好像一双双讨债的眼睛在窥伺着你。

^②汉许慎《说文·序》：黄帝史官仓颉，见鸟兽蹄远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百工以义，万品以察，盖取诸夬。

隐姓埋名

—陈家磊 (陈绍芝师)



那年
泄露的春光
把相思林圈成风景
那名牧林汉子
闲来无事
索性曲肱为枕
卧于花树之间

夏至
过路的和风
摇醒株株相思
你悠悠入梦
梦见飞花化蝶
偕成小巧的翩翩

那年
潇潇的秋夜
月光叶影与你钱行
你牧着影子
远
去

身后
果子落下
叹息落下

冬至
该回家了
踏着自己走过的路
踏着自己的影子
归
来

你挥去一程风雪
挥不掉摇落的果子
连同身影一齐
轮
回

我在端蒙那一段日子

—陈志成师



端蒙是历史悠久的传统华校，位于登路，楼高四层，是一座古色古香的建筑物，隔邻是一座兴都庙宇，每逢大宝森节那一天，兴都教徒大游行就从这里出发，门外的交通受封锁，观礼的人群把街道挤得水泄不通。

我在1967年进入端蒙，在小学部执教，当时的校长是郭亨经，掌管中学部事务，副校长杨伟群则负责小学部的行政。杨校长是一位书法家，另外还有一位书法家曾广纬，在中学部执教。端蒙以书法闻名全国，多年来得奖无数。书法是端蒙的一项课外活动，由曾老师负责教导，杨校长从旁督导和指点。

从70年代开始，我当上华文科主任和图书馆主任，经常要代表学校出席校外的各种会议，李以星是我们这一区的督学，在会议上，端蒙被选中举办华语讲故事比赛，因为端蒙有个可容纳千名学生的大礼堂。讲故事比赛举行过后，接着又举办了小学生作文比赛。从策划和评审



1977年小学毕业班同学与老师合照。后排左一是图书馆管理员王若庄，右一是作者。图片来源：陈志成老师



全国现场书法比赛颁奖典礼，端蒙中小學生领奖后留影。左一站立者为曾广纬老师，右一是作者。图片来源：陈志成老师

的忙碌工作中，我累积了不少经验，也认识了不少文教界的著名人士，对我以后在文艺创作上有很大的帮助。

图书馆主任的职责是采购书籍，充实藏书，端蒙的图书馆设在四楼，面积宽敞，藏书丰富，有一位由董事部出资聘请的管理员，名叫王若庄全职管理。我不时要到各书局物色新书，所以认识了不少书店老板，胜友书局的李元开就是其中一位。我把订购的书籍交给若庄处理，由她编号后才摆上书架，供学生借阅。

端蒙也出过不少杰出的师生，搞文艺创作的有黄今英，凌乔文，南子；搞绘画艺术的有吴承惠，何逸平，周璧珊，吴老师还当过水彩画会的会长，与著名画家王金成齐名。出自端蒙，学有所成的学生为数不少，我所知道的有国会议员吴俊刚和成汉通，大学教授林万菁，理财专家林理明，电视导演林明哲，教育部视学白宗德。

当时是端蒙的鼎盛期，也是华校的高峰期，每年的收生人数很可观，那时的学额可说是一位难求，排队等待报名的现象也曾出现过。

1980年代，我被选入作家协会当理事，同时也是华校教师总会的出版主任，我向校方建议，办一场盛大的中学生文艺座谈会，让学生观摩和学习，结果得到两位校长的点头，我也在作协的理事会上说出我的计划，同样得到支持，于是便邀请烈浦，莫河，夏心，何必问四位讲员，选定一个日子，在端蒙大礼堂举行一个盛大的文艺座谈会，到场听讲的有老师选出的数百名对文艺有兴趣的中学生参与。座谈会的主题是“和中学生谈文艺”，由我当主席，夏心谈“中学生怎样投稿给文艺副刊”，烈浦谈“中学生与阅读”，莫河谈“中学生怎样写散文”，何必问谈“小品杂文的创作”。郭校长先致欢迎词，掀开座谈会的序幕。座谈会完毕后，老师们和讲员共聚一堂，谈笑风生。这一幕都被收录在我的相册里，留着永恒的回忆。

不知不觉又过了几年，华校的风光不再，开始走下坡，由于收生人数不足，著名的华校相继关门，端蒙也难逃厄运，端蒙的老师被调到政府学校，担任

第二语文教师，两位校长也先后作古，端蒙旧校址仍屹立于登路，可是时过境迁，端蒙的招牌早已被拆除，大厦成为义安公司的办事处。

2019年9月《大士文艺》第11期



主讲员在台上发表专题演讲。图片来源：陈志成老师



老师们和主讲人欢聚一堂。图片来源：陈志成老师

请扫描QR code
观看老师访谈视频



校友作品

纪念陈景昭先生

—林万菁博士



近日读到中华书画研究会出版的《陈景昭先生艺文遗集》，是纪念先生归道周年的。读后不忍掩卷，对书恍然，追忆起先生在生时的风范，更有无限感慨！

景昭先生是我小学时代的校长。刚好我小学毕业那年，校长就离开我们的母校（端蒙）；因此，接触校长的机会不像在校里那么多。

记得小学时代的学校，还是旧校舍，那时称作“学堂”。在礼堂两壁，挂满一个个椭圆形的肖相，据说是创办学校及有功有德的先贤前辈。在我脑海中，好像校长的字也挂在那儿。而偶然几次经过校长室，更见到校长亲笔作的画和字挂在壁上。每当看到那遒劲有力的字，小小的心，油然而发出敬佩仰慕之情！

我记得十分清楚，景昭先生对待学生十分和蔼，平易近人。他说话带着很华重的潮州腔，但听来却格外亲切。学生们不分年级高低，见到校长一定打招呼，而景昭先生必报以微笑，全然没有一点特殊的架子。他在校用膳，往往和其他教员在一块，融洽无间，更令我深深刻下难忘的印象。因为主持校政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而上下一心，师生相容是最不易做到的。

忘了是小学那一年，似乎是四年级或五年级的时候，为了认真练写字，家父带我前往拜访校长（家长与景昭先生算是世交）。那时我年纪还小，对校长的一些“理论”或“掌故”，似懂非懂，不甚了解；但于今还记得校长说写字须从练大字开始，越大越好，大字写得好，小字一定没问题。他又说写时不可看一笔写一笔，须看整个字来练。当时我练写的只是小字（最多是中楷），听了校长的话之后，就向学校贩卖部买了中学用的大楷簿（没有九宫格而方格又大些的）来写，有时更拿旧报纸东涂西抹。最使我毕生难忘的，是校长谈到用笔的问题。他向我建议用狼毫来写，并送给我一支他从香港购得的杨振华制“三号豹狼毫”毛笔。直到今天，每当我拿起这支毛笔来练字的时候，就在脑际浮现校长的仪型！这毛笔，是精制品，十分耐用。它帮我开拓了写字的境界，我必须好好珍惜它。

然而，世事沧桑、人生多变。一九七零年四月初，在一个偶然的场合，听一位小学时代的老师谈起，才获悉校长在中央医院留医，接受开刀治疗。到我去看他时，手术已经动过两次。他割的是大肠部位。虽然人消瘦了许多，但饮食如常，精神相当清爽，仍保持表现在他字画当中那种“淡和宽舒”的风格。他满怀信心地说一生从未进过医院，身体一向健康，相信不久可以出院

校长出院后，病还没痊愈，不过比在医院中的神色好些。由亲朋戚友口中，知悉校长一天比一天康健，颇感欣慰。过了些时候，他还奔上南洋大学作专题演讲，并挥毫数纸呢！

南大举行书法比赛，景昭先生又担任评判。后来，我们几个旧同学，到他家探望他一趟。他仍是侃侃而谈，如话家常地同我们讲学习的甘苦和方法，没有一点“专家”的高傲。他说起从前家乡练字，有拿砖块来写的，也有拿玻璃来写的，这都是练笔力。谈到挂在厅里壁上一副他先君的画像，原来人头是写真的，描得十分细致传神，唯妙唯肖，委实教人如见其人，可见当时画工的工夫何其到家！

自那次见面，农历新年拜年后，我一直没上过校长那儿。就在一九七二年一月五日傍晚，接到校长在那天下午一时多逝世的噩耗。乍闻之下，我木然了好一阵子。

难道，病魔真的夺走了校长的生命？

第二天晚上，到停柩的丧宅瞻仰校长最后一面。对着黑棺素服，内心沉痛万分，但一时又有“人情冷暖”的悲愤。因为，许许多多的人，总爱生前虚荣死后哀；对生死，我反而觉得淡薄了！

校长留下的，最宝贵的就是他的艺术，这是有形可见的书法、绘画和篆刻。但还有无形的，那就是他孜孜不息的教育精神。

他在生时积极提倡钢笔书法。在校内，更培养了浓厚的热爱书法学习的风气。这，恐怕不是平庸的人们所想做或能做的。记得他一次的母校毕业刊赠言里引题了陆三鱼的话：

“有志气者不受人侮，有骨气者不受人怜；有血性者不肯负人，有至性者不肯欺人。”

笔笔挺拔，淋漓灏灏，看了令人爱不释手。而这几句话，既引用来勉励毕业的同学，则先生一生立身处世，意称粲然矣！此外，在《端蒙中学五十周年纪念刊》的序文中，先生坦然地说：

“……兢兢业业，夙夜匪懈，务求吾校基础臻于巩固，于心始安，昔人谓‘鞠躬尽瘁’。余窃以此自励。”

景昭先生的“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耿耿之心，怎不教我们追思再三？

取自林万菁《汲深集》

我终于可以放心入学了 记杨伟群副校长 (1926 - 1997)

—李国樑

我在端蒙度过小一至中四的十年岁月。记得小一报读端蒙曾经历一番小波折，就当作趣谈吧！

上世纪60年代报读小一不像现在采用抽签制，而是先到先得，一些学校还有简单的入学试，或是通过捐款的方式获得保留学额。

当时，父母亲不知道报读小学的日子快截止了，只以为像唐山那样，开学的时候到祠堂念书那么简便。经邻居提醒，父亲才匆匆忙忙地向老板请假。

首先是报读哪间学校？邻居告诉父亲读英校好，九号毕业出来可以做“财副”，日后衣食不愁。父亲拖着我的小手，走到水仙门住家400米外的英华学校（ACS，原址为现在的国家档案馆），现场没什么人，心头变得轻松了。谁知道没有人潮是因为很多家长都漏夜排队，早就满额了。

在场的一些福南街街坊说走多几步路，道南学校（原址为现在的土生华人博物馆）应该还有位，福南街很多孩子都是读道南的。于是我们匆匆越过马路，结果大失所望。再越过两条马路，到三马路的公教碰运气吧？同样空留遗憾。

我们倒回头，询问莱佛士女校和圣婴女校有没有收男生，最终落寞地回到家。冷静下来后，父亲才问我想读华校还是英校？小心灵想着，我们都在艳阳下走了老半天了，才来问我的选择？我回答：华校。也不知道为什么。

左邻右舍交头接耳，突然有人想起升旗山（皇家山）的另一头，国家剧场对面有座“庙”，庙宇好像也有办校，不如去试试看吧？

我们又匆匆忙忙上路，发现那座庙宇其实是间“潮州学校”，站在门口的是杨伟群副校长。父亲不会讲华语，也不懂得其他方言，只好以广东话询问。温文儒雅的杨副校长亲切地回答，大意是学校还有空位，虽然是潮州人创办的学校，但是任何人都可以就读，你就放心把孩子交给我们吧！那是我第一回步入端蒙，感觉“好大”，从此跟端蒙结下一辈子的缘分。

难忘杨副校长的周会、代课和身体力行的生活细节。他主持的周会经常超时，但是内容很精彩，让我认识到端蒙创校的经过，学习到人生的哲理。虽然周会过后的30分钟休息时间往往缩短至15分钟，但绝对值得。

杨副校长用最浅白的语言训诫我们要爱护学校，不要破坏公物，保持环境的整洁。我们三番四次看到他俯下身子，将地面上的糖果衣捡起来，丢进字纸篓。校长做了，老师做了，我们也照做了。

杨副校长代课同样精彩。我们都在课文上读过岳母刺字的故事，也知道学业成绩“满江红”肯定得挨藤条，杨副校长为我们上一课岳飞的《满江红》，带领我们走入全新的知识领域。有时候他也会在黑板上写首唐诗，教我们通过不同的角度去欣赏文学之美。

小六那年，学校派7位同学参加全国书法比赛，我是其中一份子。结果没有人落单，大家都获奖了。周会上，杨副校长叫我们一起上台，并逐一介绍，令人咂舌的是同学们在学校几年来的个人“成就”他都如数家珍，显然一直在默默地关注我们的成长。

杨副校长写得一手好字，并亲自印制简体书法九宫格让我们临摹。他经常在周会和代课的时候告诉我们，端蒙的老师书法各有千秋，鼓励我们多参考学习老师们的钢笔字，或许他日可以通过写字怡情养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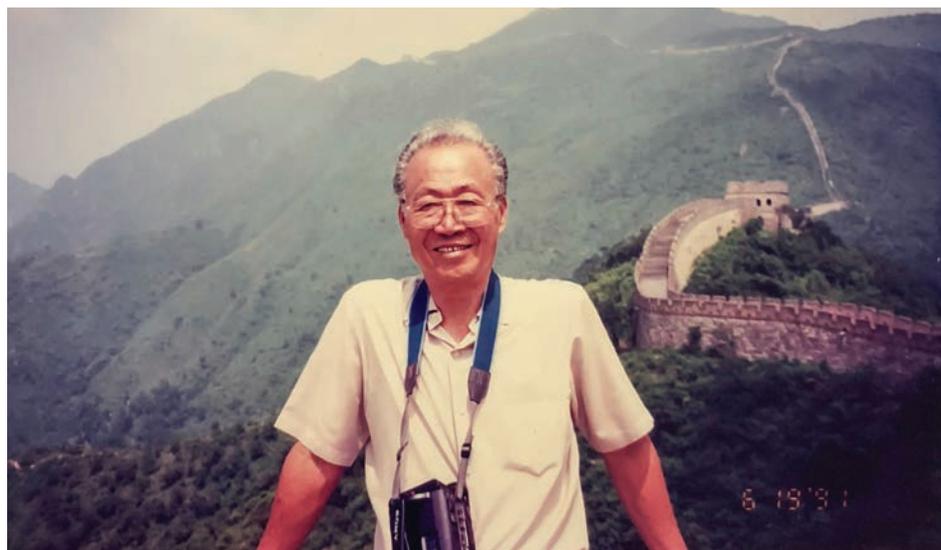
人生七十古来稀，杨副校长71岁便因胃癌离开人间。多年以后，我跟他的老校友徐祖燊书法家谈起一些生活点滴，原来二战后那几年，杨副校长已经在中正中学崭露头角，他的大楷认第二，没有人敢认第一。毛笔书法陪伴他走过一生。



杨副校长和夫人第一次跟老同学到欧洲和砂劳越旅游（1994年）。图片来源：杨子睿

出色画家好老师 追念吴承惠老师 (1933 - 1994)

—林万菁博士



游览万里长城。图片来源：吴承惠老师家人

偶然间，从报上读到吴承惠先生病逝于2月11日的讣告和挽词，无比惊愕！

我万万想不到吴先生在花甲之年离开人间！

可是，事实已经是事实。我怀着沉重而悲痛的心情，前往祭悼。对着灵位，真有说不出的哀戚……



吴承惠老师在新加坡河畔写生。图片来源：吴承惠老师家人

吴先生是我小学的美术老师，也是引导我对美术产生热爱的启蒙老师。他先后教过我好几年，使我在端蒙小学，深深领略到画画的乐趣。

那是在六十年代初期。当时吴先生还没有跟其他同道发起创立水彩画会。我也知道吴先生优秀的蜡笔静物画、人物画与风景

画，而不知道他的水彩画数一数二。由于是小学阶段，当然没法子接触真正的水彩技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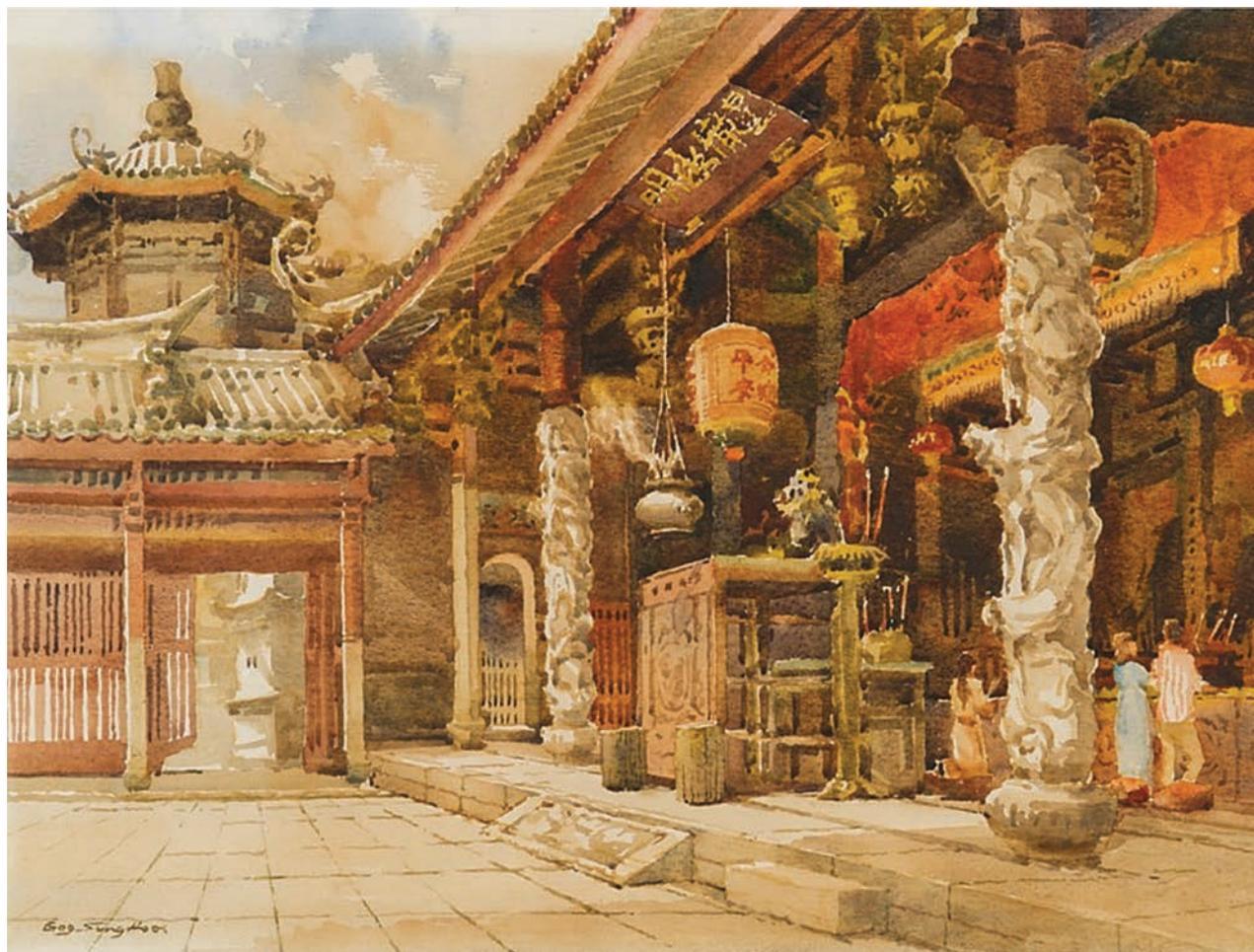
记得有一年，我出麻疹，在家静养而没法子上学。同学帮我递来吴先生亲笔勾勒的人物画稿的油印讲义，嘱我依稿放大，画成海报，以便参加展览。我病后初愈，本想多休息，一旦看到吴先生生动的人物速写，便打起精神来作画了。就这样，完成了所谓的热带人物的舞姿，倒也挺有“南洋风格”。是的，吴先生在我们小小的心灵里，竭尽所能地注入“南洋格调”。尽管如此，他的教育方法是何等自然，何等不露斧痕！

“自然”，应该是吴先生绘画风格的代名词。

他以“自然”取胜，该细则细，该放则放，绝不故作。

这是他的画风，其实也是他的人格写照。

在我的印象中，吴先生有很好的体魄。有好长一个时期他还担任体育教师。他的画，给人一种开朗、旷达、奔放、刚健的美感。即使是加入了“褐色”的色调，也没有郁结、阴沉的感觉。



吴承惠老师画作《天福宫》。图片来源：李国樑，摄于新加坡国家美术馆

作为水彩画家，吴先生以刚柔兼具的方式处理画面，其效果是成功的。他的豪气，充分表现在水分的运用与笔触的交错之间。那是一种难得的豪迈之气、豪壮之气。

吴先生创作的题材，往往选取马来甘榜、新加坡河、陋巷旧屋，给人强烈的乡土之感。他丝毫不以徒逞险奇为艺术创作的境界，但他所有的创作，从来没有出现半淡或庸俗的艺术效果。

我想，这与吴先生热爱生活、认真创作息息相关。

正因为这样，吴先生的画作，焕发出非常浓烈的生活气息、时代气息。

尽管八十年代后，吴先生的创作量稍减，但他对画画的热忱始终未减。相反的，他的画，技巧越磨越精：要不是遽然病逝，其成就，岂可当下论定！

逝者已矣。此刻脑海浮现的，是吴先生刚毅的容颜，坚毅的性格，是吴先生说做就做、从不拖泥带水的做事风格。

他一度担任新加坡水彩画会的会长，对南洋美专工尽心尽力。他并不仅仅是一位出色的画家，也是一位出色的美术教育家、美术活动的推动者。

他是值得我们永远追念的好老师。

取自林万菁《汲深集》

砚边岁月淡如菊 曾广纬老师的书法艺术

—郑英豪



曾广纬老师神采飞扬，依然活跃于艺术殿堂

从1960年代中至1970年代中的十年间，中国大陆经历了一场翻天覆地的“文化大革命”，中华文化千古璀璨的明灯一时昏昏欲灭。但是一扇门关上，却总有另一扇窗悄悄打开，远在赤道边上的新加坡，竟神奇的兴起了一股书法热。

回顾新加坡的书法发展史，1960年代中期肯定是一个具有标志意义的时代。当时新加坡书法风气鼎盛，

书法名家云集，大家各擅胜场，施香沱、黄勳吾、潘受、陈人浩等人早已书名远播。但书法的后起之秀，却依然源源不断的在几所中学里冒起。

1964年，在端蒙中学担任校长十余年的陈景昭被调到中正中学总校，转任教师。他那手开张飞扬、挺拔刚劲的叶恭绰体行草便在中正遍地开花，培养了不少杰出的书法人才。许多学生后来都在新加坡书坛独当一面，为延续中国书法的优良传统各自奋力。



1965年，书法家崔大地从槟城移居新加坡，不久就在华义中学担任义务书法导师。于是，将隶书融入行草的崔大地体，就在华义盛行起来，学生争相摹写，成绩蔚然可观。他那别出心裁、大气磅礴的书法，也出现在新加坡的许多角落。

也就在当时，书法风气原已炽盛的端蒙中学成立了书法学会，曾广纬老师被委以重任，为推动端蒙的书法教学、培养书法人才贡献力量。

有趣的是，陈景昭是从端蒙转任中正，而广纬师则是中正的高中毕业生。两人对调校园，各自教导书法，有如两国交换大使，可说是本地书坛的一段佳话。

在书法艺术方面，广纬师是属于无师自通的天才型书法家。他当时正值30岁盛年，无论是在钻研书法、临摹碑帖或教导生徒等方面，都无法同陈景昭和崔大地两位书法名宿相提并论。两位大师的年龄都比他高出一倍，而且也都已建立起自己的书风，在海内外早已享有盛名。

总是谦冲自牧的广纬师，面对这项极具挑战性的任务并未退缩，而是欣然应命。他兢兢业业，任劳任怨的投入书法教学，勇往直前，数十年如一日。通过教学相长，他的书法也臻于至境。他从一个爱好书法的青年，逐步登上书法名家的殿堂，写出自家圆熟老练的风貌。

当时端蒙的副校长杨伟群也是功底深厚的书法家，而教师之中也不乏书法好手，但维持书法风气、培养书法新秀的重任主要还是落在广纬师的肩上。他果然不辱使命，多年来为端蒙培养了不少书法良材。这些学生当中，后来在书法艺术方面卓然有成的也不在少数，例如林万菁、陈合新、蔡建才、许钟发等皆是。



广纬师说他小时从一位老先生临过魏碑，成年后勤写柳公权的《玄秘塔碑》，从事书法教学之后又临写颜真卿的《颜勤礼碑》，在唐楷方面用力极深。他全靠个人的慧心领悟和痛下苦功，从而奠定稳固的基础，数十年自我惕厉，循序渐进，逐渐登上方家的阶梯。

他在中正就读时，见到老师张瘦石那手潇洒的黑板字便激动不已。张瘦石是活跃于1950至1960年代的书法大师，但他当时并不开班授徒，所以广纬师只能耳濡目染，心领神会，而未在他门下学习书法。可是张瘦石苍劲雄奇的书风，早已深深的刻在他的心板上，给他带来重大的启发。

在书法学会担任导师之后，为了配合不同学生的喜好，他不得不遍览碑帖，广泛临摹，尤其是唐楷。通过勤奋练习颜柳两家的书法，他把“颜筋柳骨”冶于一炉。随着个人兴趣的开展，他又越过唐楷规矩的法度，走进更自由的天地，徜徉于童式规的《行书备要》、文征明和鲜于枢的行草、沈尹默和李北海的行楷、于右任的标准草书。虽然不能尽临各家书体，但勤读碑帖也让他触类旁通，多有领悟。

由于他并没有一个“业师”，无须专写一家一体，这为他转益多师打开了灵活的空间。1970年代当许多名家碑帖出现在新加坡的书店时，每回看到精品，他都爱不释手，但只能酌量选购。教书之余，便捧着碑帖如饥似渴的观摩学习，于是眼界为之大开，胸怀为之舒展，境界大大提升，书艺也更上层楼。



他心无旁骛，在漫长的岁月中甘于固守在文房四宝之前，不断的心摩手追，在书法盛大的园林中自得其乐。最后，他结合了自己的才情，吸收了文征明和鲜于枢的精神面貌，从中脱颖而出，写出了自家流利洒脱的风格。他的楷书规矩有度却不拘谨刻板，行草酣畅淋漓却不疏狂放逸，神采焕然，老而益壮，俨然有元明书家的韵致。

广纬师个性温馨和煦，待人诚挚有礼，行事恭谨认真，一派彬彬君子的儒雅风范，从未见他以严词厉色对人，没有半点火气。如果说字如其人，他便是典型的例子。他听从本心，选择文征明和鲜于枢的行草作为自己的底本，或许是因为文征明生动的意态、隽秀的结体，以及鲜于枢刚健的骨力、挺拔的笔法，都很契合他的性情。细细观赏他的书法，可以感觉到元明二家的风采沛然流布，方知他多年的努力并不唐捐。

他早年鄙夷赵孟頫的人品，对他以宋朝宗室却屈身仕元深为不齿。元明以来的书法论者，也大都觉得赵书甜熟妩媚，格调不高。后来他知道这些都是偏见，赵孟頫的人品并非如此不堪，在书法上的成就更是不能一笔抹杀，因而一改过去的观点，到了晚年还开始临写赵孟頫。

1996年他离开教席，正式退休，但依然从事书法教学。至今80余岁的高龄，每周还在四个地点教导书法，乐此不疲。

岁月悠悠，广纬师在书法的世界里遨游，已经超过四分之三个世纪，授徒传艺的时间也超过50年。虽然他早已建立起稳健的风格，在古风注入新的灵魂，但他却迟至2007年才首度举办个人书法展览，并出版《曾广纬书法集》。当时他已71岁。

数月前到他家拜访，他打开自己的书法集，谈谈写字的心得。但每翻到一幅字，他还是谦称“写得不好”。于是这幅不好，那幅也不行。书龄如此漫长、造诣有目共睹、却依然虚怀若谷的书法家，在煌煌的书法史上应该并不多见，真令我这个老学生不胜惭愧。我忽然想起司空图《诗品》中的名句：“落花无言，人淡如菊”。漫长的岁月过去，不求名不牟利的广纬师傅依然故我，安于驻守着心中这块神圣的书法园林，任由山花似锦，始终淡淡如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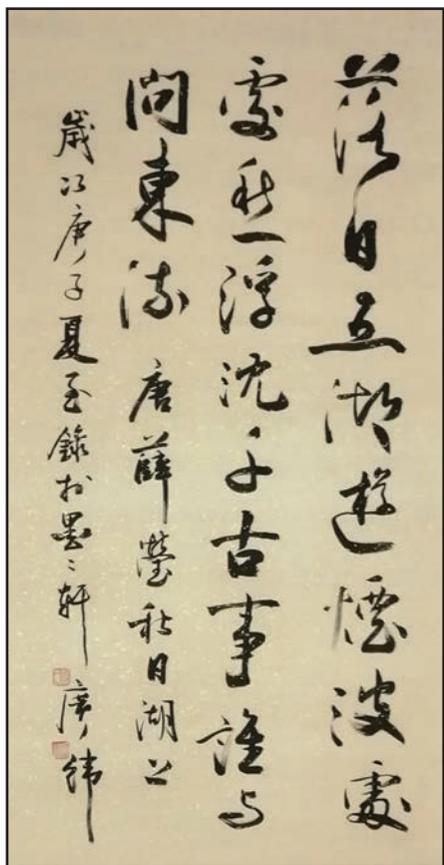
我于1967年升上端蒙中一。因性喜写字，很自然的便同几个爱好书法的同学一起加入书法学会，跟随他写了四年字。

在那个政治思潮暗流涌动、社会基石仍未巩固的年代，没见过世面的中学生多浮躁不安。但书法能拴住心猿，让人安静。广纬师身教多于言教，从来不闲谈杂事，也不臧否人物，只是带着他这群热爱书法的学生，于每周六下午在课室内静心摹写碑帖。外面纷纷扰扰的世界，似乎都与我们师生无关。大家只是老老实实的寓心于毫端，运笔于方寸，寄情于前人的碑帖，神游于久远的年代。当时的情景，依然历历如见，于今想起，不禁深深怀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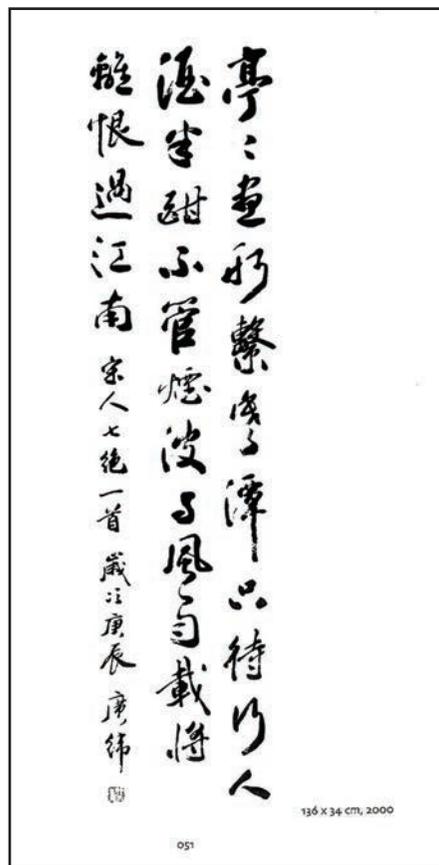
教导之恩，无以回报，试写绝句一首，冀能概括老师的书法人生，并聊表我的感恩之心：

临池蘸笔几春秋，唐宋元明自在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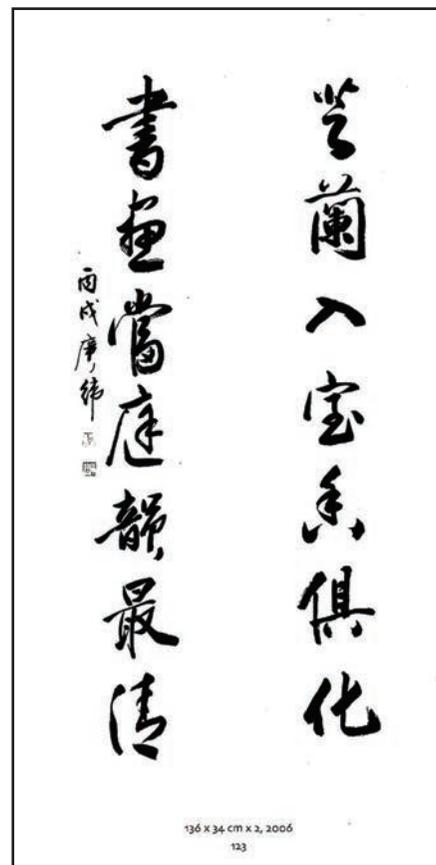
不与百舸争勇渡，悠悠书海泛轻舟。



曾广纬行书中堂



曾广纬行书中堂



曾广纬行书对联



将文史意涵注入水彩画的性情中人

周璧珊老师 (1942 - 2018)

—李国樑



周璧珊老师为校友讲解水彩画入门。图片来源：卓裕章

周璧珊老师是新加坡第二代水彩画家，以毕生的时间与精力从事水彩画创作，退休后十多年持续全职作画。周老师于2018年3月21日病逝，享年77岁。

上世纪60至80年代，吴承惠，何逸平和周璧珊老师堪称端蒙中小学部的三大水彩画奇葩。周老师的创作题材包括自然风景、新加坡河与人文街景，擅长完成画作前，轻描淡写地勾勒一些人物的轮廓，使到画面充满动感。

不难发现周老师后期的水彩画作融入新技巧，从早期轻盈明快的

笔墨走入成熟期的深沉致远，营造中国水墨画的气韵，注入油画的质感。此外就是对印度姑娘情有独钟了，婀娜多姿的印度姑娘身穿色彩鲜艳的莎丽，脑后扎起长辫子，或转身或回眸，神采飘逸，感情细腻。

所谓老师引入门，修行靠个人，周老师生前说过，1961年修完高中后进入师资训练学院，打下结实的美术基础。师训毕业后来到端蒙教书，得益于吴、何等画家激发起他的兴趣，专人指点下，水彩画的学习生涯顺畅多了。

对于学生而言，何尝不是如此呢？周老师负责小学部的书法学会，星期六下午的书法课外活动，督促学生临摹颜真卿与柳公权的楷书，并指点个别学生的钢笔书法。端蒙小学部的书法人才济济，周老师功不可没。

第一印象

年轻的周老师最突出的，或许就是与众不同的个人形象了。他的肤色白里透红，头发浓密卷曲，鼻梁高挺，身体硕壮，说话中气十足，有时候穿着牛仔裤来上课，像足半个洋人。吊诡的是，这位“老外”在黑板上写得一手刚挺漂亮的粉笔字，一些同学甚至偷偷的在木桌上模仿老师的字体。

多年以后我们明白了，那时候周老师上午教书，下午转换成学生的身份，到附近St Thomas Walk的南洋美专上课，最初跟林木化学习中国水墨画，后来跟随陈宗瑞、张荔英等第一代南来画家学习西洋美术，最终水彩画成为他一生的至爱。周老师喜欢现场创作，穿上便装可以随时背起行囊，跟前辈画家一起进行户外写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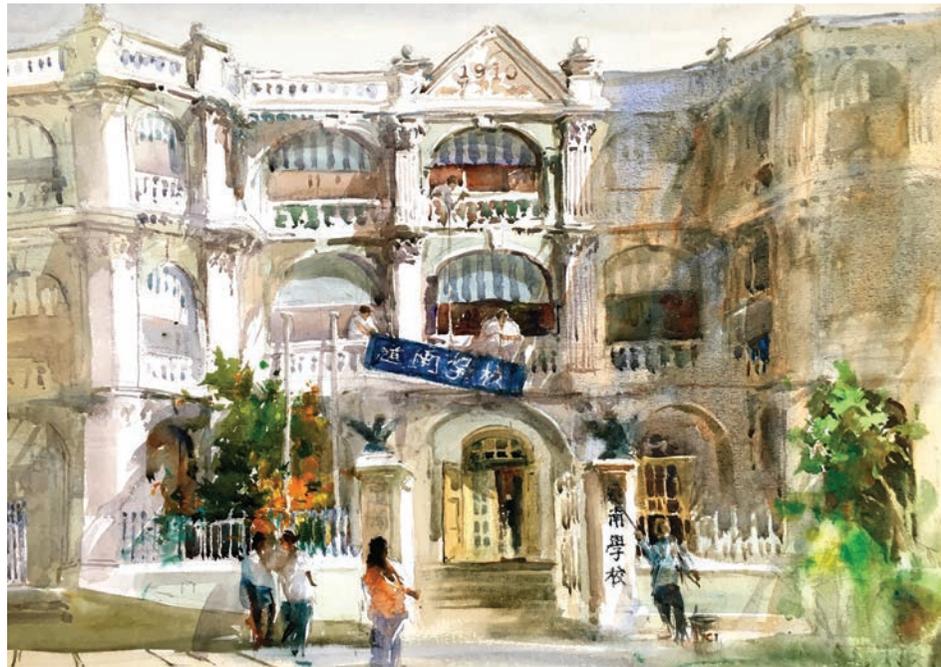


莫哈末苏丹路。图中的印度姑娘是周璧珊老师循学生要求添加上去的。图片来源：杨焜贤，卓裕章

将文史意涵融入作品中

周老师退下职场后，我们常在各类文史讲座上碰面。周老师希望从中吸取思考元素，为画作增添人文的张力，譬如2011年创作的《道南学校》便是在人文思考下完成的。画中工人正将道南学校的匾额徐徐吊下来，“道”字的其中一点被墨色覆盖过。几名有心人在校门外观望，见证华校的消失。

周老师回忆道，他毕生在中文学校念书，在华校任教，亲身体会华校从鼎盛走向衰亡的历程，失落的心情始终难以平复，决定以这幅画来记录令人百感交集的时代。



《道南学校》2011年作。图片来源：李国樑

我们在周老师家中观赏过一幅刻意不完成的画作，那是他亲笔绘制的《新加坡河上河图》。这幅至少5米长的新加坡河素描，从出海口往内河伸展，出现“星洲寓公”邱淑园的故居，十八溪墘的繁忙场景，驳船苦力穿梭水陆间等，但来到埃尔金桥畔便打住了。原来周老师看到端蒙校友发表在《联合早报》的文章，埃尔金出任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最高统帅，与

土匪一起大肆掠劫，甚至下令一把大火烧毁圆明园。画到这里但觉气愤难安，无法再画下去了。

2016年，端蒙学生主动提议配合周老师的家人和孪生女儿，开办画展来为治理末期肺癌筹医药费。周老师同时出版画册，赠送给家人、朋友和学生做纪念。他心里有数，知道这第四次，将是最后一次个人画展，也是向大家挥手告别的前奏了。



2016年周璧珊个人画展开幕，端蒙同学的集体照。图片来源：卓裕章

请扫描QR code
观看周老师的水彩画讲座,个人画展幻灯片与作品



端蒙的另一个基因DNA - 书法

—饶永寿

端蒙创校于1906年，它由一间小学堂，历经沧桑，扩建为中学。随着国家的发展，端蒙学校逐渐成为我国一所著名学府。1980年代，受到市区重建计划的影响，端蒙学生人数锐减，最终于1994年停办。

端蒙是一所注重培育品德兼优学生的华校，学生成绩优秀，在篮球、乒乓和足球方面也有良好建树。但最令人瞩目的，是书法的表现。在历任校长和老师，如书法家祝业殷，陈景昭，杨伟群，曾广纬，江士豹等的提倡和推动下，端蒙在书法领域建立了深厚和稳固的基础。

在新加坡，一提到书法，人们立刻就会想到端蒙。1960、1970年代后，能写出一手好字的人，大多数出身端蒙。笔者一向认为，书法是端蒙学校的一个基因DNA。相信这种说法会得到校董，老师，校友的认同。

当我1953年进入端蒙小学时，校长陈景昭除了主持校政，也一直积极推广书法教育的工作。学校规定学生每周必须呈交两面大楷和一面小楷作业。每年也举办一次全校书法比赛，加以鼓励。

陈景昭校长(1907 - 1971)出生于广东省潮安县义龙乡，早年毕业于上海国立暨南大学，获得法学士学位，历任广东省立高级商业学校教师，汕头岩光中学教师及广州大学教师。南来新加坡出任端蒙校长十餘年及中正总校教席。陈校长是岭东金石书画耆宿陈兆五先生的公子，家学渊源，书画夙具心得。当他旅学沪上时，跟从当代名家学习，他们包括谢公展，黄宾虹，叶遐庵。他也博览名家所藏古今名迹，造诣湛深，所作书法各体俱

精。画作则能保持中国画优良传统之风格，且以金石书法入画，故下笔华滋浑厚，气韵兼胜，沉雄超逸，造极精妙，培养了无数翰墨弟子。同侪之中，出生于广东潮安的祝业殷老师(1904 - 1957)，行草气势酣畅，流美潇洒。兴到运笔，如骤雨旋风，圆转飞动而法度具备。再者，杨抱冰老师，张祯利老师笔力劲利，宽而流畅，潇散古濛，也是书法佼佼者。

杨伟群副校长可以说是继承陈景昭校长之后，延续端蒙书风的中流砥柱。他1926年出生于广东潮安庵埠外文礼，13岁跟随爷爷杨书宪(杨赞文之子)移居新加坡，1940年就读中正中学，高中毕业后于1950年考进教育培训学院，1953年任教端蒙总校，1961年受委为副校长。杨老师教学期间，经常以毛笔沾水在红砖墙上练字钻研书法。课余也抽出宝贵时间指导学生。篆，隶，楷，行，草各种书体都沉着飞翥，无不精妙；对书法理论深得研究，亲自复印有关品德修养格言写成字范给学生临字，並以九宫格，教导书法的点画位置和米字格求得结构中心来临写，使“形”与“神”俱得。在他的传授下，端蒙书法艺术励精图进，发扬光大。

国际书法家协会副主席丘程光以“驰豪竞发光和热”一语点赞，为端蒙后期书法教育贡献良多的曾广纬老师。曾老师在1936年出生于中国广东潮安，10岁随母亲南下到父亲经商的印尼丹绒峇荣念小学，13岁在新加坡中正学校继续上课。那时，中正书风甚盛，有张瘦石，胡超球，黄载灵，刘楚材等书法好手，曾老师高中毕业进入师资训练学院后任教于端蒙中小学。1980年代开始，一直是国大校外进修系成人书法班的指导老师。

1978年间，曾老师受邀加入了中华书学协会，1994年离开书协，与丘程光，吴耀基，杨昌泰等创立了狮城书法篆刻协会，担任会长迄今，在他领导下，协会在研究，创新与会务发展方面都取得骄人的稳步进展。曾老师也在1993年至2003年期间出任墨澜社会长。儒雅倜傥，字如其人的曾老师自学生时代既醉心于书法艺术，即使退休后也孜孜不倦地在数个书法团体弘扬书法，春风沐雨，课徒无数。在教学中揣摩各名家书法，以及国

内外同道的交流，观摩。数十年以来以“一注砚田磨透历代书艺的风雨归路，一管毛笔蘸遍梦里山河的苍茫烟水”的人生境界，为学生树立典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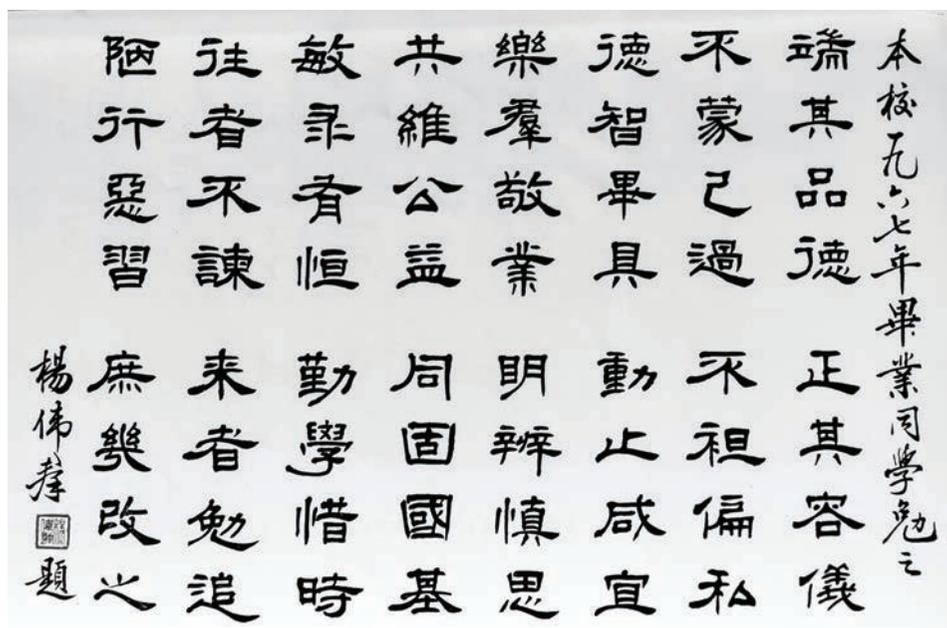
书法是一种艺术活动，要达到较高的艺术境界就要有高尚的道德，必须有丰富的人生体验和高明的见识。诚如前国会议员，资深报人吴俊刚校友所

言：曾广纬老师的书法可以说已经进入了“行云流水潇洒意，老笔苍茫任所之”的境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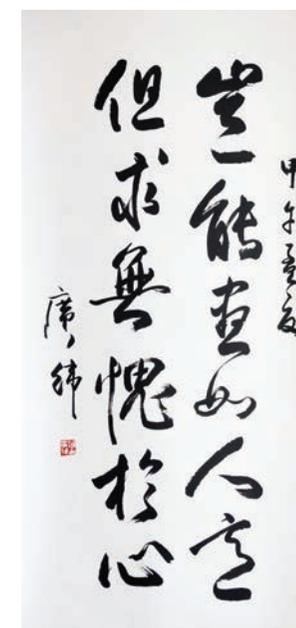
值得一提的，目前已高龄85岁的曾广纬老师，为继承与弘扬端蒙书法，毅然发起成立“端蒙书法协会”，并同意担任荣誉顾问，指导协会成员，在宽广博大精湛的书法大道上砥砺前行。



陈景昭校长书法作品



杨伟群副校长书法作品



曾广纬老师书法作品。吴令声会长收藏

皇家山上忆端蒙

—何盈

最近乘搭地铁滨海市区线 (Downtown Line)，在福康宁站下车，拾级上了斜坡，环顾四周，似乎“嗅”到了少年时代的“气息”。

啊，那不是熟悉的皇家山（福康宁山的俗称）吗？对面不就是我就读过的端蒙中学旧址吗？旁边的印度庙丹达乌他帕尼 (Sri Thandayuthapani Temple) 风貌如昔，越过马路的草场是昔日上体育课的地方，虽然草枯枝残，却仍有迹可循。不远处树立的象征国家剧场的红色砖墙，像是在凭吊那逝去的悲欢岁月；还有两毛钱入门票的范克里夫水族馆，偷溜进入的里峇峇利游泳池，则早已完成历史使命，烟消云散了！

独自站在福康宁坡，天色忽明忽暗，忆起在端蒙求学的点点滴滴，思潮起伏，感触万千。

这几个地方，都是端蒙学生所熟知的。狂放少年时，叛逆成性，皇家山与游泳池是“逃学”嬉闹之处，也是打架“逞英雄”的约会地点。华灯初上，坐在山腰，一边强忍蚊叮虫咬，一边“痛快”的免费观赏国家剧场的各项演出，是求学之外的“收获”，学生时代的幸福感便是那样的简单纯真。

端蒙中学原名是端蒙学堂，创于1906年，后改名端蒙学校，上个世纪增办中学，称为端蒙中学。创校88年后走入历史，然而，校名却永驻“端蒙人”心版，那是“华校生”根深蒂固的情意结，今年10月8日还举办了盛大的111年校庆晚宴。

一个地地道道的客家人，怎么会报读由潮州人开办的“学堂”（或“书斋”）？

几乎认识我的人，包括同学与校友都这么问？

我的小学是在客家人开办的启发学校度过的，六十年代初，家住密驼路与明古连街交界处，小学成绩并不理想，左邻右舍的童伴，不少报读附近的名校与英校。那时，整个社会以英语为工作用语，为了更好的“钱途”，因此，也有人劝我转读英校。

先父虽然是个贫苦出身，摆地摊的小贩，在中国广东大埔乡下仅念过一两年书，却坚持“华人理应接受华文教育”，他毫不犹豫的，为我选报了端蒙。

先父最初担心我不是潮州人，会被拒校门外。在有教无类，不分籍贯的大原则下，我被录取了，最终在端蒙度过了中学与高中。我始终以能够成为端蒙的一分子为荣。

由于“自动升级”以及“留班”制度的“朝令夕改”，加上端蒙非常注重学生品德的培育，操行的分数足以影响升级，几乎跟学业成绩并重。

我因顽劣疏懒，在中一和中二时，因为学业与操行欠佳，连栽了两次跟头，要不是中三那年痛改前非，成绩开始大逆转，或者是身处名校，恐怕早已辍学，前路茫茫！

因此，好几位良师的谆谆诱导与耐心调教，至今仍忘不了。

第一位是王秀梅老师，她将我的一篇习作贴堂后，激发我写稿的热忱，为我日后走向写作之途，打下了基础。这位念起朱自清《背影》一文，泫然泪下的好老师，将我从“堕落”的边缘拉了上岸。

满口潮州腔的张祯利老师，严肃认真，不苟言笑。他要学生正襟危坐，目不斜视，专心听课。然后，他口若悬河讲课，生动丰盛的文学故事，听得大家眉飞色舞。

张老师经常将当天的见闻当“教材”，鸣其不平，揭其丑恶。说到愤慨处，声色俱厉，“吓”得大家鸦雀无声。他也常感怀身世，自我调侃。我以为他怀才不遇，牢骚特多。直到有一天，他在课堂上说出了心声：“我回到家，面对四道墙，满肚子的话，不对你们说，要向谁说去……”，至此，我才恍然大悟。

踏入社会工作后，更觉得张老师所言，寓意深长。“傲气不可有，傲骨不可无”、“要走，不要爬”、“人生有甜苦，宁先苦后甜”等几句话，经常提醒我挺起腰板做人！

后来，我翻阅班长林万菁博士的著作《汲深集》里的一篇文章，始知张老师还有“那孤立者就是最坚强者”、“宁饮水而瘦，不忍食而肥”等发人深思的名言。张老师“不平则鸣”亦不尽是牢骚，而是因为“迢遥别井渡无回，以舌耕耘鬓竟催。只道书生浮恶世，频频孤鹤唤天雷！”

阎传苓老师那句“成绩输了不要紧，人格可输不起”，时而浮现我脑海。其他言传身教的老师还有：第一次要见家长的林杏初老师，曾邀我到他学校向学生分享写作经验的陈兴德老师，对我关怀备至的黄今英老师，引导我对合唱发生浓厚兴趣的伍秋梅老师，以及曾在《星洲日报》当过主笔的江锦帆老师等等……

如今，老师大多不在了，忘不了的是校徽上八颗闪闪发光的星星，除了显示潮州八邑先辈办校的决心，更像是灯塔，照亮深蓝海面，为年轻一代导航，走向光明！

十年树木 百年树人

春风化雨话端蒙

—林万菁博士

自从“建国幼稚园”毕业后，我就进入了“端蒙学堂” 那时是1958年。

以小篆刻就的“端蒙学堂”横匾，高悬在正门上方，标志着历史的里程，沁出几许庄严几许肃穆的古味。

已经是新式的小学了，却还县着“学堂”的匾额，的确令人深深感受到这学堂古朴的气氛。应该说，我是何等挚爱着这抚育我启迪我的古旧的学府啊！

记得当我努力学习单字、单词，勤算加减乘除等等的同时，我和同学们，还必须认真写毛笔字，交“红纸库”，一笔一划地描摹，一篇一篇地赶、赶、赶。

级任李慕嫒老师，惊讶我刚刚入学，怎么握起毛笔丝毫不感到困难，而且下笔也不见得怎么颤抖。她给了我最高的书法分数，给我极大的鼓励。

其实，在还没有踏入幼稚园之前，我已经跟父亲学写毛笔字了。父亲是我第一位严厉的老师。没有他，我不会有今天。没有他，我不会和毛笔攀结下不解缘！

可是，进了小学，如果不是李老师，我也不会有今天。

因为，全靠李老师的引导，我才改掉了许多写字的坏习惯。

也全靠了李老师的奖励与激发，我才对书法越来越感兴趣、以至欲罢不能。

今天，李老师已经退休了。然而，她对我的启蒙，她对我的影响，却令我毕生难忘！

她那春风化雨的力量，绝不是任何斤两所能衡量的，也绝不是任何物质所能替换的。

从小一到小三，充满献身精神的李老师一直都是我的级任。

也就从小三开始，我代表学校参加华人青年会主办的全新学生书法比赛。年复一年，一直参加到华人青年会停止主办为止。

当年为了准备比赛，副校长杨伟群先生特地抽空教导我们。凡属代表，每星期照例都必须将在家中习写的“作品”面呈杨校长。交卷地点就在旧校舍的图书馆。通常我们利用“休息”的时间，排队在走廊等候。

杨校长对我们要求极高。他仔细审阅我们交上的作业，当面批改。他用红笔双钩出一些应该改正的笔划，讲解字体的结构；有鼓励，当然也有责备，义正而词严。这种耳提面命的教学方法，固然比较传统，但收效至大。尤其可贵的，是让我们有机会踏踏实实地扎下写字的根基。同时，由于这种严格的训导，我们都培养起自律、自苦、自策、自励的精神我也深深体会“求师”的意义；而且，越发了解“学海无涯”与“不进则退”的真谛！

后来我在课余教同学、教学生、教朋友学写字，很自然地用上杨校长的方法。这倒也可说是不负师恩；只是惭愧自己智钝悟迟，力有未逮。

小学四年级那年，杨校长一度代级任，但真正的级任，应该是曾广纬先生。

曾先生写得一手好颜体，板书秀逸。就在曾先生的熏隴下，我对书法益发痴迷。

虽然曾先生教我们的时间不算长，但我和同学们却十分敬重他。一方面是由于他和蔼可亲，我们敢于接近；另一方面是由于他学有根柢，为人踏实，乐于助人，我们有什么困难，都愿意去找他。



如果老师重在“身教”，那么，我碰到的李老师、杨校长、曾先生，都是典型中的典型。

升上小五，级任是许英藻先生。据说他几年前已经谢世了。

英藻先生旧学根底极好，书法另有一格，既清俊，又刚劲。我从他的板书、批改的小字，汲取他的风格。不过，许老师影响我的，还是在古典文学方面。

很快的，升上六年级。这时教我华文的是已故的李谷僧先生。

谷僧师是一位严师，不苟言笑，令人望而生畏。他上课时不准我们发一点声响，必须正襟危坐。他的名字“谷僧”，意含“虚怀若谷，入定如僧”。他要求我们刻苦自励，方足成材。他写字很快，也很“草”。我和一些同学，暗中仿其笔划，学会若干草书，倒也乐在其中。

李老师并没有特别教导书法，但在不知不觉中，他传授了我们些许“行草”的方法。其实，我从谷僧老师那里学到的，还有中文的基本语法与文字的音义。在严师的督导下，我自己对书法，也就另有一番看法，不敢掉以轻心！

转眼之间，小学毕业。踏入中学后，功课渐渐加重，对大、小楷渐渐没有什么同学竞相讨论。我有时也有寂寞之感，甚至有过掷笔不为的时候。

中学四年里，再不像小学阶段，有直接启导的书法老师。然而，教过我的老师，包括郑蔷薇老师、阎传苓老师、郑惠英老师、谢士宁老师、林达老师、余培基老师、王秀梅老师等，写起板书，都是自成一体。他们都或多或少给过我一些鼓励，我是由衷感激他们的。

中三那年，适逢学校庆祝60“大寿”，我们忙着筹备大规模的展览会与游艺会。为了使书法展览引人入胜，杨伟群校长特地发动老师和同学，在放

学后留在校内练字。我们用很普通的大张的新闻纸练写对联、中堂、条幅等。总之，席地挥毫，各显神通。不同年级的同学，济济一室，倒也真正“观摩”了又“观摩”。个中乐趣，凡身历其境者，都会毕生难忘！

到了高中，大家都成了“书虫”，很少“游于艺”了。我在寂寞中，默默耕耘，仍不肯放弃对书法的那份执著与热爱。

那时，已故张祯利先生教我们华文和文学史。

是他，使我对自己的书法作了一番内省。

是他，使我有机会从教中学，从学中悟。

他认为我不应该只练柳公权、欧阳询那类瘦劲的字体，他觉得我不妨也写出颜真卿的气魄。就这样，我努力挣扎，逐步体会了“力”与“神”在书法上的意义。

那阵子，课外活动的书法学会，上午班由张老师负责，我于是成了张老师的“助手”，协助指导一些同班的同学，还有低年级的同学。趁着教学，我也更用心去揣摩一些书法理论，更严格地要求自己。

除了上面提到的老师外，其他教过的老师，尤其是美术老师，如吴承惠先生和何逸萍（逸平）先生，都从旁提携，使我对书法的认识，与日俱进。他们都是杰出的水彩画家，但他们的字，也写得潇洒不俗、龙飞凤舞！

再如黄声权先生、杨秀海先生、王思精先生、黄今英先生等的书法，也都刚柔并济、独具一格……

写到这里，不禁追念起已故陈景昭校长。

在我念高小的当儿，陈校长曾送我一管“杨振华制豹狼毫毛笔”。他鼓励我以中锋练大字，不能取巧。他教我练字要有耐心、恒心、毅力。他引导我认真摹写清代钱南园的字。

虽然无缘成为陈校长的入室弟子，但他对我的点滴诲示，却是终生受用。直到今天，我仍以陈校长的启发为努力的门径。

在端蒙整整12年，由小学而中学，由中学而高中。我尝尽了学生生涯里的各种滋味，甜酸苦辣，不一而足。我始终忘不了简短的校训，也忘不了庄重的校歌。

很久以前就想写一篇怀记母校的文章，不意直到今天，才心潮澎湃地伏案握管，下笔不能自己。至此，眼眶竟润湿起来。

且谨记那“勤慎诚正”的校训。且默颂那引人深思的校歌：

赫赫兮端蒙
养正兮圣功
勤慎兮诚正
时雨兮春风
声教兮南暨
广被兮无穷
群奋起兮学子
扬校誉兮日隆！

(1991年)

取自林万菁《汲深集》

端蒙的回忆

—郭永秀

我在道南学校念小学，小六毕业以后，爸爸要我到端蒙中学就读。我非常抗拒，希望到那些当时比较有名的中学如华义或立化。但是爸爸说我们是潮州人，就应该读潮州学校，不由分说的就帮我报读了端蒙中学。

老实说，一开始我就不喜欢这间中学，因为它不是我心目中理想的学校，一方面又听到许多关于这间中学的故事，说这个学校靠近皇家山下，里面混杂了很多私会党徒，学生们经常打架。但是进入端蒙中学就读以后，并没有看到过什么社会党徒，一切就像普通的中学一样的，而我也渐渐地习惯了那里的环境。

中学时代的我，是一个非常内向，沉默寡言的学生。由于跟爸爸在思想上激烈的冲突，感受不到家庭的温暖，所以显得落落寡欢，自我封闭起来，不与人打交道。因为性格内向，所以我很少交朋友，倒是我座位旁的几位同学像陈厝边、郭清华等，对我都非常友善，经常照顾我，甚至要逗我笑。

口琴与《学生周报》

中三的时候，一位同学陈树华拿了一把口琴，课间休息的时候吹奏起来，那悠扬的旋律和柔美的口琴声引起了我的注意，自此我开始自学口琴。口琴也就成了我的入门乐器，奠定了我以后走向音乐道路的基础。

另一位同学陈岫岩，带了马来西亚出版的一份《学生周报》，让大家传阅。这份报纸的内容轻松活泼，而且刊登了许多诗歌与其他文学作品。我一读就爱上了这份报纸，也因此开启了我写作之门。之后我就不断的给《学生周报》投稿，有些作品也在《学生周报》上面刊登出来。它让我慢慢

建立起自信心。《学生周报》成了培养我写作的温床，上面所刊登的许多作品也就成了我少年时代写作的启蒙老师。

阎传苓老师谆谆善诱

除了文学与音乐，我在学校里最喜欢的一门课是生物。教导我们生物的是阎传苓老师。阎老师来自上海，说得一腔好听的华语，这在当年许多带着潮州音调的老师中，显得特别引人。她对各种生物了如指掌，不管是动物、植物或昆虫，都能娓娓道来、如数家珍，知识非常渊博。同学们特爱上她的课。

后来在阎老师的带领下，几位同学们发起组织了一个园艺协会。同学们也邀请我参加。我在学校很不合群，什么都不参加，但是这一次却兴致勃勃的加进了园艺协会。

在我们教室旁边有一个斜坡，种了很多株高高的年代久远的芒果树。每到芒果开花结果的季节，经常有芒果掉下来。同学们只要一听到窗外“碰”的一声，就知道是有芒果掉下来了，于是争先恐后的往斜坡上拾芒果。这种青色的芒果的味道非常强烈，只要拾到一颗放在课室里，它的香味就弥漫着整个课室，久久不散，瞞也瞞不过大家，直到被吃掉为止。

皇家山下的花卉和植物

我们就在这芒果树下的小山坡，开辟了一个小花园，专门种不同的植物花卉，后来还开垦出了一个小小的“梯田”。梯田上种满了不同的植物瓜果，这小小的园地也就成了我们心目中的伊甸园。

端蒙学校的对面，隔着一条马路就是皇家山。当时皇家山下有个国家剧场和一间水族馆。四周种了很多植物，课余时间阎老师经常会带我们到对面的斜坡上，学习认识各种不同植物的名字，并且观察他们的生长情况。

例如青龙木、雨树、夹竹桃、雁来红、百日红、万年青、灼药、美人蕉、鸡蛋花、凤仙花、牵牛花、萱草、各种不同的彩叶草和变叶木……

我从小就在爱种花的祖母的影响下，对各种花草树木产生了浓厚的感情，而阎老师却教导我认识了这些植物的生理构造、生长情况以及种植的方法……我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学习了很多不同种类植物的知识。

学习美术和书法

另一位对我有影响的是教我们美术，著名的水彩画家何逸平老师。我的素描根基就是由他所打下的，他让我爱上了美术和绘画。虽然最后我选上了音乐与文学而非美术，但对我以后的审美观起了很大的影响。众所周知，端蒙是一间潮州人的学校，有许多老师都是画家、书法家。我们每一周都要呈上大楷、小楷作业，这也让我喜爱上了书法，念中三的时候还曾拿过全级书法比赛第二名。

日本作家厨川白村说：文艺是苦闷的象征。在我年少忧郁的日子里，由于两位同学无意中给我介绍了音乐与文学，让我找到了苦闷的出口。老师们谆谆善诱，让我建立了自己的审美观，也让我的人生变得更加多姿多彩。现在想来，在端蒙中学念书的这段时间，在我的人生道途中算起来虽然只有短短的几年，却真正的铸造了我的性格、兴趣、人生观以及这一生的道路和方向。



端蒙中学侧门



端蒙对面皇家山下的国家剧场



端蒙中学校舍



端蒙中学景观

师生缘

追念陈选治老师 (1922 - 2018)

—吴奕明



陈选治老师生前与本文作者合影。图片来源：吴奕明

今年一月接获校友会会长吴令声兄来电，谈及我对母校哪一位老师印象最深，邀稿以兹纪念，我脑海里顿时想起陈选治老师。还来不及回答，电话那端已经迫不及待冲口而出：“是不是陈选治。”是的，陈老师给我印象至深，虽然我只是上了她短短一年的课，但这段师生缘却令我永远难以忘怀。

1958年我从中国南来，几个月后便插班就读端蒙学校二年级，人地生疏，就像一个羞涩的小乡里进城，头两年里对学校的印象至今仍然模糊，

依稀记得有担任过班级任的吴承惠师，郭南宝师，李谷僧师，以及教音乐体育的杨秀海老师，教数学的李春华老师和王思精老师，教华文的林元铎老师和曾广伟老师等。其中我和曾老师的师生缘可说是山高水长，六十年来未曾间断，七十年代他还曾经加入国家剧场华乐团和我同行，目前也是我的书法老师，数十年来亦师亦友。

我在端蒙遇到的唯一女老师，就是慈祥的脸上永远挂着亲切笑容的陈选治老师，那年我读五年级甲班，她是我们的华文班主任，兼教音乐歌唱。选治老师教课认真，语音清晰，条理分明，对待学生亲切和蔼，和学生们相处一片融洽。

原来她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以爱心教育学生。当时，班上一些爱闹的顽皮同学在她爱心感化之下也开始慢慢变得安静下来，专心听课。老师经常鼓励我们多阅读课外书，为了培养我们阅读的习惯，她不时办些常识或作文比赛之类来激励我们，优胜者都能得到老师赠送的课外读物作为奖励。影响之下，我也逐渐养成阅读和涂写生字的习惯，在这一年里我的华文也取得很大的进步，这不得不感恩老师的用心良苦。

老师教的音乐歌唱课，更是令我难忘。打从三年级起，学校便已经有了音乐歌唱这科目。小三小四两年来在杨秀海老师的细心教导下，基本上我们都能掌握读谱和节奏的能力，所以当选治老师来负责这堂课时，就无需太过费劲，当时的歌谱都是老师们亲手抄写，优美的字体和简谱对照一目了然。我们也多数能读谱唱出歌词，这一来老师索性带来电子键盘琴为我们伴奏，俨然就像在训练一支合唱团。所教导的歌曲也都选了比较有水准的中外名曲，如西风的话，花非花，异乡寒夜曲，罗梦湖，桑塔鲁齐亚等等，现在回想起来真是乐在其中。难怪那时同学们都引颈以待歌唱课的到来。陈老师不墨守陈规，因材施教，寓趣味于欢乐的教学中，这种灵活教学，生动有趣，让我们陶醉在优美的旋律中，只有欢乐忘了时间。这种随机的教学法给予我在以后的音乐教学道路上很大的启发，教学的路走得更宽敞。

这一年是陈老师第一次来端蒙执教，但也在这一年不幸遇到交通意外而留医，我身为班长，便带头约了几位同学到医院去探望，康复出院后我还多次到她仰光路住家探访。当年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只是一心要去见见老师，见到面后才安心。

中学我转去华义就读，之后没再联系，出来工作后又想到陈选治老师，于是约了一位老同学到老师家拜访。那时我已经开始活跃于乐坛，老师也在电视上看到我的演出，语多勉励，也以平静的语气告诫我社会复杂，千万要坚守原则，数十年来我都一直谨记老师的教诲。

几年前我在曾广纬老师的推荐下有幸加入了校友会书法雅集，每年都出席校友会的常年晚宴，每次都期待能在宴会上见到陈老师，但往往让我失望，欣慰的是，在其他老师口中得悉陈老师健在。直到有一次在雅集上偶然听到学弟学妹们谈起陈选治老师，我喜出望外，终于可以联络上陈老师了。于是在他们的安排下，2018年的新年，我们大伙到老师家拜年。数十年后再次重逢，激动和喜悦之情难以言表，当天我们兴高采烈地唱起校歌以及昔日老师教过的歌曲，老师也兴致勃勃，精神抖擞地一一弹奏钢琴为我们伴奏，令人惊讶和钦佩的是97岁高龄的老师，伴奏起来驾轻就熟，风采依然不逊当年，让大家仿佛都回到校园当年的生活，无拘无束，一片欢乐。那天恰巧也是老师的生日，大家唱起欢乐的生日歌为老师祝福并约定来年再会。但没想到几个月后却传来老师仙逝的消息，想不到这一次重逢竟成了永别。

我怀着沉重的心情前往殡仪馆拜祭，对着灵位，百感交集，老师您真是一位难得的好老师，多年来受到这么多学生不离不弃的爱戴和敬重，而有缘的我也能赶上最后时刻和您重逢欢叙，圆了我多年来的宿愿，这冥冥之中的因缘，竟是如此不可思议。

令声兄之所以对我了解这么清楚，原来促成我这次和陈老师会面的这个机缘，就是他的胞姐吴玩英，没有她的安排，今生恐怕再也见不到老师最后

一面。逝者已矣，我深深能感受到的是，陈选治老师爱的教育散发出来的温馨，她的言谈身教都是值得我们学生学习的榜样，春风化雨润物无声，良师是值得我们永远缅怀的。在此母校115周年大庆之际，谨以此文，追思怀念陈选治老师。

请扫描QR code
观看陈老师钢琴视频



秀的交会

—梁秀香



2020年9月23日任秀菊老师与秀香合影

从中一到高二，我在端蒙度过了人生最美好的六年。这期间，我遇到了无数的好老师，而王秀梅老师和任秀菊老师——这两位名字跟我如此有缘的老师，更是让我毕生难忘。

王秀梅老师是我中三的文学老师。当时的我，愤世嫉俗、自卑自怜，是个典型的华校文科生。是老师一手把我从叛逆倔强中揪出来，是老师把我倾斜的生命扶正。当别人都只看到我的不足的时候，老师让大家看到了我的优秀。也从这个时候开始，老师让我真正恋上了写作。

离开端蒙升上大学后，我和秀梅老师的联系更加密切了。我的学业，写作，以至感情，老师所知道的，远比我的母亲还多。老师对我透彻的了解，有时真的

让我很慌乱。还记得那天，我告诉她我和一名学长谈恋爱了；老师很严肃地说那个男生不适合我，纵使他是老师眼中品学兼优的好学生。为了这番话，我婚礼的男主角，差一点就不让老师到场出席。而若干年后，我们的婚姻真的走至尽头，我不得不佩服老师料事如神。

当婚姻触礁后，我与世隔绝，只希望所有的人都忘了我的存在。就在这时，老师来了一封信，说希望能出点力，为我们挽救婚姻。我给老师摇了

个电话，轻描淡写地向她报备一切，让她老人家别担心难过。天知道，我多想好好地在老师怀里痛快地哭一场。

接下来的几年，我疲于面对事实和收拾心情，只给老师寄上贺年片，没有多加联系。直到那一天，我接到了文理（老师儿子）的电话，他告诉我老师得了胰脏癌，正在接受治疗。我又是担心，又是天真地以为，老师会没事的。过了几天，文理再来电说老师应该撑不了多久了，她老人家应该很想见我一面。

第二天中午，我赶到慈怀医院探望老师。原本体态匀称的秀梅老师已变得瘦弱不堪，她安详地躺在病床上昏迷着，没能睁开眼睛看我一眼。我努力地不让泪水流出，在老师的耳边轻轻地告诉她我来了，我过得很好，让她别为我担心。我看到，一行泪水，悄悄地从老师的眼角流出。

当天傍晚，我接到通知，老师走了！在悲恸之余，我联络上许久都没有勇气见面的高中同学，一起到老师的灵堂上香。老师，谢谢你的教诲和爱；也谢谢你，让我和旧日同窗再度相见。

2013年，我和几个死党开始举办每年一度的高中聚餐。3月16日那天，整二十名1979年毕业的高二文同学，相隔了数十年，再度齐聚一堂。最难能可贵的是，教我们华文的任秀菊老师（—2021），也出席了这个聚会。记得高中那两年，我们全班同学常常不请自来的上秀菊老师的家玩闹。我们舒舒服服地，在她的家流连忘返、与世隔绝。因为有秀菊老师，我们这一班同学，才能拥有那数十年来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

看到秀菊老师，我很自然地就想起了秀梅老师。她们两位虽然性格迥然不同，一个开朗一个严肃，但是彼此的感情很好。我把秀菊老师紧紧拥在怀里，想把对秀梅老师的怀念，也一并拥在怀中。

在接下来几年的聚餐和校友会晚宴，秀菊老师都是座上嘉宾。每当一看到我时，她不是温柔地搂着我，就是紧紧地牵着我的手，或是使劲地掐我的

脸颊，还甜滋滋地告诉身边的人，秀香是她的干女儿，我也乐得有这一位开心果干妈。

在冠状病毒阻断期间，我知悉秀菊老师身体欠安。当解封后，我摸上老师的家去探访她。老师除了圆润的身形瘦了一圈外，她依然是我认识的那个开朗乐观豁达的秀菊老师。我让老师上二文网站，浏览里头的相片和视频，老师一一说出大家的名字，如数家珍般地聊着我们当年的点滴，非常开心！老师说她是个幸福的女人，有舒适的生活，有疼爱她的家人，有相处融洽的旧同事，有尊敬她的端蒙校友…老师说她很欣慰也很满足！

那天晚上，老师摇了个电话给我，告诉我她很喜欢当天跟我合拍的相片，说我们看起来像是两姐妹。我在电话的另一端高声抗议，在嬉笑聊天中，我们聊了半个小时，老师才依依地挂上电话。

2021年5月10日，秀菊老师选择在母亲节过后，走了！我来不及再探望老师一次，没能为老师送行，没能当个称职的干女儿。眼前一片漆黑，天塌了，地裂了，我的世界碎了！老师，我爱你爱你真的很爱你！

回首过去，我有幸在端蒙的孕育下，画下人生最美的风貌。数十载的韶华匆匆而过，我感恩于母校和老师给我奠定那扎实的根基，让我一步步地走出自己的康庄大道。走在人生下半场的路上，我怀着秀梅老师和秀菊老师给我的爱，满心感激！



1979年高二文班师生合照



在任秀菊老师家的全家福



1979年毕业后就在铜乐室聚餐，王秀梅老师切蛋糕，任秀菊老师和黄今英老师也在场



王秀梅老师在上课

请扫描QR code
观看高二文班(1979)与老师聚餐视频



小学生涯中印象最深刻的三位女老师

—李国樑

内心深处离不开母校，亦离不开师长。

我在偶然的机遇下，初识山的另一头“那座庙”，跨入端蒙中学附小的门槛，从此在这座宏伟的校舍度过十年的青葱岁月。

对于启蒙的日子，记忆可不含糊。幼小的心灵中，老师自然散发出潜移默化的正能量，成为终身学习的楷模。毕生难忘的贵人，让我度过精彩的人生。



刘楚乔老师。图片来源：端蒙中学70周年刊

刘楚乔老师

1968年懵懵懂懂地走入校舍，接触的第一位师长是班级任刘楚乔老师。那个年头，我们称老师为先生，因此刘老师就是刘先生，到了小三的时候，同学们才根据教育部的指导准则改口称老师。

开学的第一天，同学们一个个被叫到讲台上核实个人资料。刘老师和蔼亲切的笑容让我觉得进对了学校，虽然她如常用潮州话问我，我则十问九不知地摇着头。老师改用粤语，这回我听懂了，可是老师的粤语乃有限公司，她问我会讲华语吗？这回十问十知，对答如流了。她说既然你的华语这么流利，就选你当正班长吧！就这样，我成为名堂好听，实权则为“服务大众”的班长。

刘楚乔老师的钢笔书法自成一格，成绩册的封面和内页的个人资料都是她的笔迹。成绩册是校方的重要文件，我们只能在年中和年终成绩报告出炉

后各保管一天，拿到成绩册当天便给家长签名，隔天马上交给班长，将40本成绩册端到教务室去。刘老师的字体成为我临摹的字帖，当然每年的临摹也就只有这两天了。

刘老师的记忆特别好，小一过后没再上她的课，到了小六依然记得我的名字。听说我的阿嬷已经去世，她还纠结了一阵子，我反而因让老师难过而觉得内疚。多年后回想，这就是言行身教所体现的人情味了。



陈桂花老师。图片来源：端蒙中学70周年刊

陈桂花老师

小二的音乐老师是陈桂花老师。唱歌应该是人的天性吧？记得当时年纪小，歌曲很快就朗朗上口了，老师弹钢琴，我们跟着跳跃的音符《踢毽子》《回娘家》。对于音乐课，同学们都像体育课般期待，偏偏随时被牺牲的，却是音乐、体育、美术等非会考科目。

一别数年，小六的时候，陈老师成为我的级任，教导华文和数学。她对学生慈母般地关爱，赢得同学们的尊敬，最顽皮捣蛋的同学都不会造次。

在陈桂花老师身上，我们学会了社会上总有比自己更不幸的人。她将我们这一班的捐款送到报馆去，让同学们学习到雪中送炭的美德，赠人玫瑰，手留余香。陈老师也帮我投稿到《星洲日报》，升上中学前送一本书给我，那是高尔基的《童年》。那年头我常在上海书局抚摸着这本书，就是没零用钱拥有它，陈老师似乎心有灵犀，让我度过难忘的“童年”。

学校分小学部，中学部和高中部，年底在礼堂进行颁奖兼毕业典礼。中四上台领取毕业证书时，陈桂花老师坐在台下，激动的眼神闪耀着嘉奖的目光。那是我中小学生涯，最后一次踏上母校的舞台。

典礼结束前，高二、中四和小六毕业生全体竖立，唱起抒情的《毕业歌》：“唱起我们的歌来，不要为离别悲伤，我们是国家的主人，有伟大的责任在肩上。我们有共同的理想，我们有共同的信仰，向共同的目标前进，永远像不分离一样。”

虽然互道珍重再见，以后我没再见到散发着母爱般的光辉的陈桂花老师。



陈选治老师。图片来源：端蒙中学70周年刊

陈选治老师

小六那年第一次学会《毕业歌》的歌词，那年教音乐的是陈选治老师。陈老师教会我们驰骋在音乐的旷野里，印尼《莎丽兰蒂》，中国《踏雪寻梅》，新疆《美丽的姑娘》，美国《小白花》（Edelweiss），波兰《小鸟》，德国《月光曲》，阿尔巴尼亚《含苞欲放的花》，苏格兰《罗梦湖》等。

陈选治老师告诉我们，因为杨伟群校长给她自由发挥的空间，不需要根据教育部刻板的教材，所以她决定在端蒙继续走下去。她让我们的心灵感染到世界并不是眼前的小天地，所以我们有梦想，准备有朝一日脱茧而出，到各个角落去认识世界。

多年以后，最有感觉的是清晨漫步在罗梦湖畔。冰冰凉凉的湖面，母鸭带着整群小鸭子游泳觅食。清澈的湖水掀起涟漪，秋天的阳光来不及送暖。旋转的时光，涌动的心情，不禁轻轻哼起“在美丽的沙滩在美丽山坡旁，那阳光照耀着罗梦。是我们常去游玩的地方，在那美丽美丽罗梦的岸上。……”

然后，眼前模糊了，浮现起小学时光里，以不同的方式给予我正面触动的几位女老师。

往事并非浮光掠影，只是藏在头脑海马体深处。

华校生读英文

—白宗德

1950年代中，我在端蒙小学念书，首次接触英文。

小一第一课介绍单字man、pan以及短句a man and a pan。课本有插图，man字旁画了一个男子，pan字旁画了一个煎食物用的平底锅。借助图片，man的意思我懂，但pan的意思就不甚清楚，因为老师只重朗读，图片中的锅又与家里妈妈用的不同。

懵懵懂懂过了一年，我的英文水平跟踏进学校前似乎没有两样。

小二英文老师曾诗逊教学有方

小二老师曾诗逊，说话少但嗓门大，班上稍有噪音，他大声一喝，同学立刻静了下来。

曾老师教单字，有时会使用教具。某次，他教了几个有关颜色的单字。练习时，他找来五六把长尺，黏上不同颜色的纸片，放在课室前的桌子上，自己则站在课室后头。事先吩咐，他若念white，我们就要高高举起黏上白色纸片的长尺。

我个子小，坐在前排，第一个被叫上台。基础不好加上临时慌张，犯了两次错。心想，桌面上只有几把尺，总会拿到正确的。怎知第三次犯错时，老师一言不发，走到前台来，拿起那把我该选择的尺，打了我三下手心。

怕被打手心，学习更专心

通常老师讲完课，就会指示我们做作业。作业做完，我们必须站在老师身旁，看着他批改。做对了，老师点点头；做错了，老师那双大大的眼睛会



曾诗逊老师（—2016）

瞪着你，先打手心，再解释错在哪里。我时常被打，感觉有点疼，但不敢发出声音。

那时，老师体罚学生，只要不太严重，没有人会反对，更不会有人去投诉。为了怕挨打，我们也学得更专心。

曾老师教我好几年，我学会了一些单字，懂得使用简单句子，只因少讲，发音很不自然。

中三英文老师贺美琼教学严厉

初中阶段，英文老师和气有余，威严不足，班上有几个同学爱捣蛋，课室秩序近乎失控。那两年，我的英文水平没什么进展。



贺美琼老师

幸而中三开始，遇上严师贺美琼。中年女性，个子高大，声音洪亮，会说流利华语。

我们每天上8节课，换课时，同学习惯上厕所。每当踏进课室，发现同学还没到齐，贺老师就会满脸不悦。有一次，她甚至不顾一切跑到男生厕所去，把同学叫回来，还大声说：“老是上厕所，我要抓你们去检查，看看有什么毛病！”

造句与背诵

贺老师很重视造句，我们每周至少有数次课堂练习。课文讲完，老师会板书课文中的重要词语，令学生轮流造句，没有人可以豁免。我们口头造

句，老师改正，然后写在黑板上。我的邻桌同学苏国兴英文顶呱呱，文法驾轻就熟，造句尤其拿手。老师经常把他的造句写在黑板上，一再叮嘱，要我们学习。

那个年代，学习和背诵离不开关系，英文也不例外。贺老师花心思，整理了一批常用字，附上同义词和例句，印成讲义，交代同学熟背。每堂课她必抽出时间，讲解若干单字，碰到意思较为抽象的，她会用华语解释。考查时，老师一说某个单字，我们就要回答同义词。在这种严格的操练下，日积月累，我们背了不少单字，并且懂得灵活使用。

多管齐下 学生成绩佳

中四是会考年，贺老师督促更为严格。我们不仅背词语，也背描写性的句子，还得翻查字典，阅读课外书，多管齐下，争取好成绩。

会考成绩公布，班上大半同学英文科都获得优等。那天，贺老师一改严肃神情，频频跟同学握手，笑声爽朗，笑容特别灿烂。

学习语文 锲而不舍

昔日的传统华校，英文是单科，没有其他科目“支援”，加上日常生活少用，学习时倍感困难。不过，倘若遇上良师，自己又肯下苦功，还是有望取得佳绩。今日，广大学生学习华文华语，面对的困难相似，但客观条件改善多了，只要锲而不舍，必定学有所成。

12-8-2017刊于《联合早报·缤纷》

中西合璧的英文老师贺美琼

—郭海新



贺美琼老师是我们当年中三的班主任，她负责教导我们的英文。我个人非常庆幸，因为有她的指导，让我和同学们基本上都能掌握了英文语法，打好英文基础，这在日后上国立大学十分管用，不致于在国大时由于适应不了全盘由中转英的教学而面临辍学的困境。这时候才领悟到当年贺老师对我们语法的严格要求实有她的一片苦心。没有她的教导，恐怕我也无法顺利从新加坡国立大学毕业。

贺老师是资深老师，一向以严厉见称，她有个出名的口头禅“打死你”，其实只是说说而已。由于她身材高大，不怒而威，所以学生对她不免会十分敬畏。其实据我所知，她从来没打过学生，她也有包容维护学生的一面。记得当年我是个蛮调皮的学生，有一回，得罪了

好像是一位教数学的老师，被叫去见训育主任，由于我的“威名远播”，整个教务处只有贺老师站出来为我说了一句话：“不会呀！这学生在上我的课时挺用心的，学习成绩也不错……”由于她是资深老师，有她力挺维护，我才逃过一劫。直到今天，这一幕还深深地记在我脑海里。

当年我们班上有位同学从香港转学过来，贺老师知道了，对她特别亲切。虽然贺老师教学很严厉，但她还是很喜欢贺老师。她说：“贺老师教学严格，对学生该骂的时候就骂，但亲切的时候就像亲人一样地拥抱，你会感觉到她的关心。”她也察觉到“贺老师讲一口很流利标准的英语，跟一般新加坡人讲的英语口语音不一样。但她穿着却很传统，总是穿中式的旗袍。她虽然教我们英文，常满口英文，但骨子里却很有中国文化。贺老师的另一个口头禅my goodness她也记得。”

贺老师负责邮政储蓄银行的活动，鼓励学生储蓄。相信很多同学当年都在学校开了第一个邮政储蓄银行的户头，这户头至今也有几十年了吧！我们每个月帮贺老师点算各班的存款（贴在卡上的邮票），然后等银行职员前来核算。最怕数目不符，又得重新检查，时间紧迫，有时不免手忙脚乱，忙个不亦乐乎！

顺带提一提贺老师讲的一些轶事。贺老师生于战前，当年郁达夫南来，她们一班英校女生也慕名前去拜访这位大作家。她说郁达夫的房间“乱得要死”，她们看不过眼，还帮大作家整理房间呢。当年郁达夫与王映霞在南天酒楼摆离婚酒，轰动一时。想必是离婚后没打理，也可能是郁达夫不拘一格的性格使然吧。

还记得博物院的螺旋梯吗？当年螺旋梯有铁链锁上，不让人上去，从底下看上去，只见上面是个黑洞，很有神秘感，据说还有人听到婴儿的啼哭声，这就变成了博物馆的鬼故事。据贺老师说那里原本是展出一个难产而死的胎儿，由于太恐怖了，可能是心理因素，后来就传出有人听到死婴的哭声。不晓得同学们还记得贺老师说的故事吗？

很可惜，这么多年过去了。自从离开学校之后，再也无缘见上贺老师一面，深以为憾！不过能肯定的是，当年所有被贺老师教过的同学都不会忘记贺老师的外号和她热情的一抱。

难忘阎传苓老师

—杨子睿

2018年6月1日，阎老师不远千里从美国返新探亲。她身穿白色典雅旗袍上衣，脚步稳健从容地走出新加坡机场候客室。她风采依旧，身体硬朗，容光焕发，精神抖擞，看不出是位91岁高龄的长者。

两天后，我和饶永寿学长、黄灼斌学长和一群校友，在美丽华大酒店和潮安会馆与老师聚会。亲切的阎老师记忆力特强，对下列几位印象深刻：如报界的资深记者何盈，政界的成汉通，还有陈木炎、曹亚苏、陈华珊，张文蕊等学长学姐，享誉乐坛的郭永秀，顽皮的广播界演艺界演员周崇庆，以及黄少敏、周爱娟、陈树华、郑秀娟等等。

1970年代前的端蒙学校女老师，穿着朴素典雅，尤其是穿上缎面款式的旗袍，流露出一种自然淡雅的气息。这些老师包括王秀梅老师、曾竞文老师、林杏初老师、黄秀琴老师和贺美琼老师。尤其是贺美琼老师，高大的身姿穿着旗袍，显得气质非凡。

阎老师身上的气质是比较特殊的。她日常穿搭都显得淡雅，精緻而清新，让学生觉得亲切似亲娘。阎老师从小生活在官宦之家，富涵文化底蕴。随着父亲官职的变动，她在中原各省份都住过，前后念了八所小学。在八年抗日战争中进入后方四川省民国政府主办的国立第六中学读书，后来转到台湾台中立农学院（现中兴大学）完成四年大学教育。

1958年，她的丈夫李志韶受聘为南洋大学教职，移居新加坡，老师也在端蒙开始了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教学生涯，直到1988年退休。

她的丈夫后来离开南大，1961年任教于华侨中学，1989年因胃癌病逝于北京医院。老师的孩子一女二男都定居美国。长女李乃苾（69岁）是位退休老师，她和阎老师住在加利福尼亚州。长子李乃琦（67岁）是退休电机工程师，育有二女，居住在东部新罕布什尔州。小儿子李乃玮（65岁）则住在加州。

阎老师今年高龄93岁，在美国有众多亲友，平日蒔花种菜，阅读华文报纸，看看电视连续剧，周末和亲友玩牌雀战，安享颐年。在此，谨祝愿老师身健体安，期待疫情过后，我们师生能再相聚。



老当益壮的阎传苓老师与端蒙校友欢聚

怀念罗梅老师 (1922-2017)

—陈家全



罗梅老师。图片来源：罗梅老师家人

小学的时候，学校每年都重新编班，让大家结识新同学。上完小学三年级之后，好多同学都希望小四不要分配到罗梅老师的班，因为她特别严厉。然而，我偏偏就被分配到罗梅老师的那一班：四丙，还当上班长，同班的有罗春华和吴令平两位学兄。

开学的第一节是华文课，课文是“读书乐”。“读书乐，乐如何？师友共一堂，朝夕同切磋”，全班都跟着罗老师的独特腔调大声朗读。上了几堂课后，大家渐渐地习惯老师的语音。

罗老师要同学们养成背书的习惯，从小训练脑部，增强记忆力。有一天，罗老师要同学们背读前一天的课文。

同学们很惊讶，告诉老师她事先没交代。老师严肃地说，课文教完后就要背，不用特别交代。结果，背不出课文的同学都被罚跪。我很幸运，凭着印象把课文背了一遍。老师称赞我，也再次训导其他同学必须培养自发自发的习惯。此后，“自动自发”成为我对学习和处事的指标。

那年的常年华语演讲比赛，罗老师选了我参赛。她说我一定要争取到前三名。老师给我语音、措辞和讲演技巧的指导，并让我在课堂里彩排了好多次，由同学们当听众。那次比赛我居然得到冠军。

1966年学校庆祝建校60周年，筹办两晚的校庆大型演出。小学组有一个话剧项目，剧情讲述一对兄弟对读书的不同态度。哥哥不用功，在得到老师的开导后，终于领悟，努力向上。罗老师推荐我演绎弟弟的角色。我成了演出的最小演员，由高中部的学姐帮我化妆。当年，陈澍城学长就在压轴潮剧“齐王求将”里演齐王角色，我在后台还跟他谈了几句。



我得感谢罗老师特地安排校车在演出后送我回家。我还记得第二晚演出后，下着大雨，我回到家时已经是午夜了。（有趣的是，在事隔50年后，我在参加一个大型研讨会时，再次碰见当年在话剧里扮演老师的余焕铭学长。）

那个年代，老师们都随手带着藤条。罗老师说打手心是要让同学在犯错后记得错误。学年结束时，罗老师把成绩单交给我，我排名第二。老师给我的评语是：“功课颇佳，富有领导精神”，还嘱咐我再接再厉，在会考中考得好成绩。她还带着开玩笑的口吻说，“这一整年，好像只有你没让老师用藤条打过。”

由于每年都认识新的老师，我忽略了和以前的老师保持联系。高中毕业后，某个周末，我开车到市区去。那时，汽车很少有装冷气的，所以大家都绞下车窗。就在合乐路的一个交通路口，等待交通灯转绿时，我右边车辆的一位乘客，大声问我“你是陈家全”吗？我马上认出，那是罗老师，她竟然还认得我。罗老师叫我打电话联络，号码可查电话簿，用户是她的先生的名字，连士升。那是我第一次知道罗老师竟是资深报界名人连士升先生的太太。过后，我曾打算约几个同学一起去拜访罗老师，但由于找不出适当的时间而作罢。

几年前从报章看到罗老师逝世的讣闻，顿时感到一阵阵的惋惜、悠悠的遗憾和无限的怀念。



1952年罗梅老师全家福。
图片来源：罗梅老师家人

端蒙，点滴在心头

—梁秀香

那年，是刚从吉隆坡回新的父亲为我报读端蒙的。父亲说，我只须在我们家楼下搭一趟195号的巴士，就可以轻松到学校。而且，端蒙的校服不难烫，母亲就轻松多了。于是，我就这么懵懵懂懂地踏进了端蒙。而我万万没想到，父亲在我开学一个月后，就病重去世！我来不及向父亲投诉，我听不懂同学们间交谈时所用的潮州话；195号的巴士很拥挤，上学放学途中，我常常得把半个身子，吊在行驶中的巴士外；母亲为了生计得早出晚归的工作，所以我得自己烫校服。我来不及告诉父亲，我并不是很喜欢端蒙。

中一的级任连素卿老师听说了我家里的情况，立刻给我申请助学金，好让我不必为学费忧心。但是，我误交损友，脑子里常常出现着辍学的念头。连老师察颜观色，对我额外关怀，常在我的周记上写下许多鼓励我的话。这才把我这个边缘少女，拉回端蒙的课室来。

我开始仔细地端详着端蒙的点滴，开始喜欢上她。我喜欢端蒙层层叠叠的课室，每一个转角，都有一个天地。我喜欢端蒙的天台，我在那儿参加升旗礼，也在那儿练步操。我喜欢住在学校侧门旁，那和乐融融的守门锡克家庭。我喜欢从侧门往前走，那长长的、踏上去会有“咚咚”声响的铁楼梯。我喜欢端蒙的食堂：那两毛钱一碗的鱼圆汤面，那甜腻腻的鱿鱼片，那五颜六色的燕菜糕，都是我偶尔犒赏自己的极品。而，我更喜欢的，是坐落在端蒙对面的皇家山（福康宁山），以及山脚下的国家剧场和范克里夫水族馆，那是我们上体育课和玩乐的天地，刻印着端蒙学子们的天真烂漫岁月。

升上中三，我顺理成章地被编入文科班，成了地道的华校文科班学生，我自卑又矛盾的心理于是倍增。“华校的文科生”这个标签，让我变得非常敏感。有一次，教我们华文的何月治老师，因着我们顽皮又不用功，严厉地训了我们一顿。好死不死，言辞间她作了文科生和理科生的比较。说时迟那时快，课室里发出“嘭！”的一声巨响，我把重重的一叠课本，狠狠地摔到桌上，以宣泄心中的愤怒。老师回过神来后，罚我站了一节课。

教我们文学的，是既温柔又严肃的王秀梅老师。王老师听说了事情的始末后训了我一顿，说我愤世嫉俗、顽固偏激和恃才傲物。王老师是我的偶像，她的话再严厉，对我都是美丽的旋律。在王老师的鼓励下，我开始和写作谈恋爱，也开始初尝被肯定的喜悦。文科生就文科生吧！真的没什么不好。

中四会考后，原以为我的学生生涯已临终点，不料我居然可以继续升学。当时，华校已走至尾声，会选读华校高中的学生，一般都是英文程度不太好，或是成绩够不上初院的要求。我就这样理所当然的，继续留在端蒙唸高中。

高中两年，王秀梅老师成了我们的班主任。王老师让我当上了班长，我顿时变得责任感满满的，为班上同学忙得不亦乐乎。在那时，我们是端蒙里拥有特权的“宿命族”，我们上不上课都不很重要，成绩好不好也怪不了我们。我们这一班大多都没有大学梦，所以每天都是轻轻松松地上学，得过且过的等下课钟声响起。当下课钟声一响，大家半刻也不怠慢，就踏着一致的步伐，朝多姿多彩的玩乐节目前进。到同学家自己动手煮大餐，到学校附近的八百伴（狮城大厦）楼上的“Do-Re-Mi”聊天吃东西，到皇家山上大比歌艺，到“林黛玉”在林厝港的家嗅息乡村的味道，这都是我们视如比课业还重要的活动。

这许多“课外活动”中最令人难忘的，莫过于到任秀菊老师的家玩闹。任老师随和乐观，跟我们班上所有同学相处得特别融洽。我们几乎是随时随地都会出现在老师的家里，聊天玩游戏荡秋千，79年高二文同学那数十年牢固的友情，就是在任老师的家扎起来的。

离开端蒙在即，大家都觉得前路茫茫。举行毕业典礼的那一天，我最后一次站在学校礼堂的讲台上，当典礼的司仪。抬头看到礼堂上方的四个字：“勤、慎、诚、正”，这是我们六年来朗朗上口的校训。此后，端蒙不再是我们的避风港了，“勤、慎、诚、正”将只能驻足我们的心中。而当大家唱起“赫赫兮端蒙，养正兮圣功，勤慎兮诚正，时雨兮春风…”我有了流泪的冲动。

毕业后，大家各忙各的，这是分道扬镳最好的诠释。原以为人情淡薄，时间终究会把一切的情愫冲淡。多少韶华过去，端蒙已经走入了历史，大家经历了各自的酸甜苦辣之后，我们的头发也都已渐渐斑白。而此刻填满大家心中的，却依然是那美好的端蒙岁月的记忆，端蒙老师同学间那种无法言喻的亲密，以及永远无法磨灭的端蒙精神。我们参加一年一度的校庆晚宴，各自举办一年一度的聚餐会，我们相约爬山远足，我们延续着年少时那多姿多彩的生活。大家清楚得很，我们没有很多的明天可以挥霍了。生命无常，我们只能抓紧当下，珍惜端蒙赐给我们的缘分。

所以，如果你问我：中学读什么学校啊？我依然会微笑着告诉你：端蒙中学，那是一所让我骄傲一辈子的中学。

原文刊载于2018年10月4日《联合早报》
修订于2020年12月25日



青涩的1977年中四B班同学的聚餐



79年班的高二文同学在食堂的欢乐时光



放学了！大家一起去玩了！



放学后的惯常活动之二：在DoReMi聊天



不复存在的国家剧场外



校园附近的公园



放学后的惯常活动之一：在课室庆祝生日

情系端蒙

—白宗德

幼年时候，我住在大坡，靠近柴船头。左邻右舍的孩童，到了入学年龄，多数报读附近的端蒙。我与住家楼上的陈纪福，同年入学，但不同班。我们经常背着书包，结伴而行。走出家门，从巷口左拐，途经数十家古老店屋，绕过“青桥”，穿越皇家山公园，就到达学校了。

记忆中的小学校舍，是三层楼的建筑，外墙的油漆有些已经剥落了，虽不堂皇，但显得古色古香。踏入校门，走进礼堂，就看到一幅巨型孔子画像。老师吩咐，看见圣人画像，必须鞠躬。我的课室在二楼，课室以天干排列。我读一戊，课室摆设了几十张桌椅，一面小窗，正好对着校园。

小学华文老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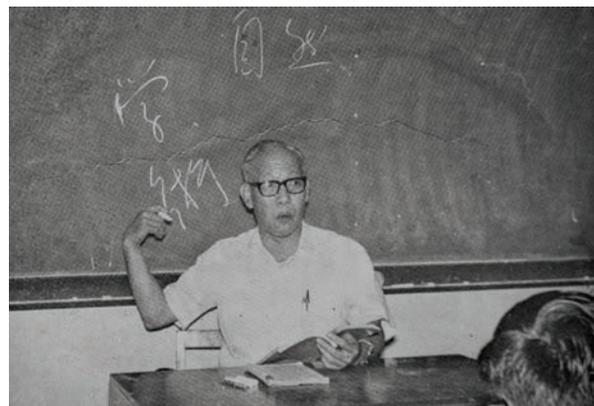
小一的华文老师是林元铎先生，很会讲故事。课本里许多儿歌、童谣，生活片段，林老师都能把它们编成一则则有趣的故事。通常上了正课，班上几十张小口就会不约而同地央求老师讲故事。林老师有求必应，每则故事都讲得很精彩。每当想到要上华文课了，我就满心欢喜。

二年级的华文老师李慕嫫，面容慈祥，说话轻柔，对学生关怀备至，也很敬重学生家长。有时母亲带我上学，李老师会站在课室门口，同她聊几句，了解我在家里的学习情形。或许我成绩与品行还不错，承李老师疼爱，推选为班上模范生，因此获颁“好学生”奖状。虽然年小不懂事，却也感到丝丝的光荣。

六年级华文老师鄞国珊督导严厉，特别重视作文教学。老师板书题目后，会花一点时间说明题目重点，内容要求，以及介绍一些可供使用的词语和短句。我很注意听，经常把老师的话，融入作文里头，所以作文成绩不错，偶尔会获选贴堂，这多少给了我信心与鼓励。

中学华文老师

升上中一，环境改变了。首先，是美轮美奂的新校舍，取代了日益破旧的老校舍。其次，是班上出现了女同学。开学第一天，我右边就坐着一位女同学。那天我始终正襟危坐，不敢看右边一眼。



张祯利老师 (1911-1973)

华文老师陈焕明，学问扎实。陈老师讲文言文，除了语译，也重视文言虚字的用法。那个年头，读书离不开背诵。不仅文言文要背，一些篇幅较短的白话文也要背。《爱莲说》《岳飞之少年时代》《儿时记趣》《猫捕雀》《满井游记》《月夜》《海上看日出》等等，我都背得滚瓜烂熟。当初觉得背诵

课文辛苦，现在反复咀嚼这些经典文章，却觉得受用无穷。

中四教导华文的，是王秀梅老师。她教学认真，假期时还天天为我们补课。最忘不了的，是王老师朗读诗词的神情。“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这是课文的第一篇，也是我初次接触《诗经》这类古典文学。背诵几遍，不知不觉就爱上了。王老师也教文学史，对于个别作家与作品的评析，常有独到之处。我对中国文学自此深感兴趣，实在是承蒙王老师的引导。

高中华文教师

高中的华文老师是张祯利，教导我们时，头发已经灰白。张老师神情严肃，正气凛然。踏进课室，无须开口，自有一股威严，同学们对他又敬又畏。高中课文每篇都兼具文采与价值观。上他的华文课，欣赏美丽语言的同时，我们也在接受道德熏陶。张老师感情丰富诚挚，记得他讲韩愈的《祭十二郎文》时，声音带着哽咽。悄悄地望了望老师，没想到他恰好注视我这一边，吓得我连忙低下头。

张老师满腹诗书，批改作文很用心，除了眉批，还有长长的总批，字体龙飞凤舞。我每次接到作文簿，看了分数，就赶紧看评语。张老师对我的作文，批评多于赞美，常常说我写得驳杂，偏离主题，拘泥形式，过于书卷气。临近会考时，还再三叮嘱，要我务必注意。老师的教诲，我至今还很感激。

端蒙书法扬名狮城

早期的端蒙，以书法扬名狮城。端蒙学生在书法上的卓越表现，归功于历届校长、老师的鼓励与指导。陈景昭校长、杨伟群副校长、曾广纬老师等等，都是本地举足轻重的书法家。

陈景昭校长集金石书画于一身，书法主要师承叶恭绰。受他的影响，好多端蒙学生，都写得一手叶体书法。杨伟群副校长隶书、行书、楷书都登峰造极。退休后，每个星期天还在义安公司义务教书法。我有缘跟他学习三年，老师厚爱，以行楷写了三个大字“结墨缘”相赠。

曾广纬老师文质彬彬，温柔敦厚，一副书生模样。他是我的小四级任兼华文老师，教学充满热忱。对班上几个较为调皮的学生，他总是好言相劝，从不厉声斥责。言教配合身教，即使多么顽劣的学生，渐渐也会受到感化。他在端蒙服务几十年，是学校书法研究会的主要负责人，发掘与栽培了好多具有潜质的学生。

曾老师很念旧，对于学生的请求，只要在能力范围内，从不拒绝。当我在教育课程组工作时，农历新年装饰所需的春联、祝词，都靠他挥毫。有一年，服务单位搞“讲华语运动”，需要专家演示书法，我请他帮忙，他一口就答应了。2002年，我负责编写小学华文课本，课本封面上的端正楷书，就是他题写的。后来，我在南洋理工大学孔子学院任职，孔子学院招牌上的潇洒行书，也是他的手迹。如今，他虽年事已高，但老当益壮，依然活跃于艺术殿堂。

同班同学的杰出表现

我读中四那年，班上书法好的同学比比皆是。其中，以吴俊刚与薛振传最为杰出。吴俊刚目前对书法的热爱不减当年，是几个艺术团体的顾问；薛振传在海内外先后举行数次个人书法展，最近更热衷于匾额书法的考证，成绩斐然。我的书房里一直悬挂着这两位同学赠送的墨宝，蓬荜生辉。



王秀梅老师（—2002）

另一位同学庄钦永，则在学术领域上绽放异彩。他有博士学位，中英文同样精湛，撰写学术论文时，两种语言都能运用自如。他研究范围比较冷门，著作等身，在学术界占有一席之地。

组织校友会维系情谊

还有一位同学陈孟皋，大学经济系毕业后，当了一阵子的公务员，就在金融界大展拳脚。他对母校感情深厚，1996年端蒙校友会的成立，全仗他

运筹帷幄。他是会长，盛情邀我加入理事会。能够为母校略尽绵力，我自然义不容辞。

从那年开始，我们这批中学、高中的同班同学，除了在校友会的活动上见面，也不时聚餐。定期聚会，维系了彼此的情谊。大家发苍苍，视茫茫，多少陈年往事，尽在笑谈之中！

6-2-2016发表于《联合早报·缤纷》



28-05-1996 端蒙中学校友会成立庆典上与曾广纬老师合照。图片来源：白宗德

端蒙人



昔日，他们以端蒙为荣
今日，端蒙以他们为荣
—何盈整理

皇家山（今福康宁山）下，钟灵毓秀、人杰地灵、百年端蒙，传承传统，推广教育，延续文脉，不遗余力，加上群贤整集，严师督学，有教无类，一时文风鼎盛，尤以书法，远近闻名。

前人拓荒耕耘，孜孜不倦，后辈紧记师恩，精益求精，遂新秀辈出，学贯中西，独领风骚，成为科学家、教育家、文学家、书法家、艺术家等等。有的则在音乐界、报界、戏剧、广播电视界以及商界等发热发光，还有多人从政，成为人民代议士，大家齐心贡献社会，为建国尽一份绵力。有的更在国际上为我校争光，为国争荣！（排名不分先后）

一 “举” 成名天下闻 - 陈浩亮



图片来源: 李国樑, 摄于国家体育场内的新加坡体育名人馆

求学。离开学校后,在那个生活艰苦的动荡时代,他当了码头工人,工余之夏,他跟几个朋友开始对举重活动感到兴趣。

为了抽出时间举重,他更换了多份工作,包括:国泰机构广告部收发主任、技工、保安人员,甚至是散工等等。

陈浩亮,新加坡举重运动员,是我国有史以来第一位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上夺得银牌的运动员,其纪录保持了48年才被打破。

那是1960年9月9日,他在意大利罗马举行的第十七届夏季奥运会男子轻量级别的举重赛中,力挫来自世界各地的33名高手,最终以380公斤的总成绩夺得银牌,一“举”成名。当时,我国还未独立,他是以自治邦选手的身份参赛。

当时只有27岁的他,让新加坡邦旗,高高飘扬在国际体坛上。

陈浩亮,1933年诞生于中国潮州的汕头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举家移民来新加坡,并且在端蒙学堂



1952年,他参加了华人社团主办的举重运动,加入了永青举重会,接受了有系统的训练,技术进步迅速。

1954年到1964年的10年间,他东征西讨,立下不少汗马功劳,其辉煌成绩还包括:1958年在英国威尔斯卡第的英联邦运动会上,不但获得举重金牌,还打破抓举347英磅的世界记录。同年,他参加日本东京举行的第三届亚洲运动会,也获得金牌。1959年泰国曼谷第一届半岛运动会

(现改名东运会)上,勇夺67公斤金牌。1961年与1963年的第二与第三届半运会,他分别夺得银牌与金牌。1962年在澳洲柏斯的共和联邦运动会上摘下75公斤举重金牌。

陈浩亮在我国举重界举足轻重,从1962年开始,他积极培养新秀,直到1973年始退隐幕后。1974年,他当上举重教练,1982年受新加坡体育理事会聘用为加冷体育场的健身教练,一直工作到1999年才退休。

为了肯定他在举重运动上的成就,国际举重总会在1984年对他颁发金牌奖,他也在1988年获得国际奥委会颁发银别针,以奖励他在1960年奥运会上的表现。1985年他被新加坡体育理事会列入新加坡体育名人馆,以表扬他对体育所作出的功劳。

除此,2021年,新加坡体育学校设立“陈浩亮卓越奖”,表彰有杰出成就与具备强大领导能力的男女学生运动员。

衣食住行样样行 - 黄思绵



黄思绵，1949年4月6日出生于中国广东省澄海县，育有三名子女。他拥有新加坡大学工商管理学位（荣誉），並獲授予皇家交通学院院士 及韩国国立大学名誉博士。

他曾担任八达控股有限公司董事经理，1991至2011年担任新加坡体育理事会主席，1990 至2014年担任新加坡全国奥林匹克理事会副会长，1995至1998年担任亚洲帆船总会会长，1991年起担任东南亚运动会体育总会

理事。1994年3月起担任新加坡奥林匹克学院主席，1994至1998年担任国际帆船总会副会长。2010年创办新加坡奥林匹克基金並担任主席，他现今兼任国际奥委会财务委员会主席，也是康盛医疗集团主席。

他本身也是个出色的运动员，参加过不少国际、区域和本地的帆船赛，包括1969年东南亚半岛运动会以及1986年于仰光举行的中国海帆船赛，其他非竞赛项目则有：潜水、高尔夫球、太極拳，网坡球与滑雪等。出任新加坡体育理事会会长之前，他还担任过新加坡帆船协会与樟宜帆船俱乐部的会长。

他获得的奖项包括：1996年国际奥委会百年运动会奖状，1994年新加坡跆拳道荣誉黑带三段，1994年新加坡体育理事会“理事之友”奖，1993年全国职总劳动节奖。

“衣食住行”，黄思绵样样皆行，在商场，他是公交业八达集团的创始人，担任职总平价合作社主席近10年。

社区社团服务方面，他出任过汽车公会会长、官委议员。在国际体坛，他是首位成为国际奥委会会员的新加坡人，对我国体育发展有着特多的贡献。

黄思绵年幼来新加坡，祖父和父亲在小坡梧槽路及大坡沙球劳路一带经营布料、杂货店、汇兑行等生意。他从小耳濡目染，对做生意感到兴趣，在新大修读工管系期间，已跟同学合作一些建筑机械的贸易生意。

大学毕业后，他在银行当信贷部高级职员。1975年，年仅26岁的他，跟多名股东合组新加坡短程巴士公司。1982年，创办八达（Trans-Island）巴士，在他主导下，打破由一家巴士公司垄断公共交通业的局面，而短程巴士也成为了八达的附属公司。在他努力不懈的构思与推动下，八达集团还将业务扩充至德士业。2001年，地铁公司收购八达控股，3年后地铁公



司以SMRT名字出现，八达走入历史，黄思绵功成身退。

职总平价合作社的快速发展，显示他的经商才华，2005年受委平价合作社主席之前，他已经担任董事多年。在他倡议下，平价于2006年开设Xtra霸级超市。2007年平价基金会成立，协助有需要的新加坡人，改善工人的福利。黄思绵当了9年主席，他的贡献使他获得了特别奖。

在“住”这一方面，他担任职总安居合作社主席长达16年，安居社主要是兴建工人阶级与“夹心层”负担得起的私人住宅。

2015年，因为对新加坡建国历程中有重大贡献，他获选为28位杰出华商之一。

在商场长袖善舞的他，体坛上的成绩不遑多让。他从1998年起成为第一位国际奥委会委员的新加坡人，2005年入选国际奥委会执委会，第二年入选财务委员会，后又加入北京和伦敦奥运协调委员会。2009年，他当选国际奥委会副主席。2013年，他独排众议竞选主席，虽然落败继续为国际奥委会服务。2016重入国际奥委会执委会，2020年再选为副主席。

担任体坛要职期间，他促成多项国际瞩目的体坛盛事在新加坡举行，包括2005年国际奥委全体大会，2010年首届青年奥运会等。在他领导的奥运

特别计划下，我国健儿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赢得新加坡48年来的首面银牌。2012年，我国健儿再接再厉，荣获伦敦奥运两枚铜牌。

热心参与社会公益的他，获得不少奖章与荣衔，包括国庆功绩奖章、公共服务星章、全国职总劳动节奖章等。2000年至2012年，他受委为新加坡匈牙利非常驻大使，2001年起担任新加坡驻挪威大使。

黄思绵1952至1955年在端蒙小学念书。他忆起当年的日子。老师都用潮州话教学，同学都是潮州人。上课前早到学校的同学们聚在校门外的小店打桌上足球，玩得不亦乐乎。顽皮一点的同学还跑到对面的皇家山捉蜘蛛让他们打架。

他的祖父黄芹生先生当时是学校的董事会主席，也是八邑会馆和义安公司董事，所以学校管教他更严格。校长陈景昭是名书法家，常常督促他练毛笔字。他在小学的书法比赛还得过奖。1955年他们搬家，他也就离开了端蒙。

扬名国际工程师 — 余明华教授



余明华教授是学术界名人，尤其是科研与工程领域，更是远近知名，为新加坡与中国多项科研与工程项目的合作搭桥，成绩斐然，贡献良多。

退休之前，他是南洋理工大学负责国际事务的副校长，并且兼任电机和电子工程学院教授，他长期担任主要的管理和领导职务，管理经验丰富，被誉为是位以人为本的领导。他也受委任为数十个海内外科研与工程机构以及学府，担任顾问、委员与理事等要职。他发表与撰写了数十篇专题论文以及研究报告，皆深受海内外业界的关注。

余教授曾经是信号处理中心的创始主任（1995年至1997年）、电机与电子工程学院院长（1996年至2005年）、工学院院长（2001年至2004年）、南大第二常务副校长（1998年至2006年）、南大代教务长（2006年至2007年）、副教务长及研究生项目代院长（2007年至2008年）、高级副教务长（2008年至2011年）以及从2011年起担任副校长（国际事务）。

由于在科研、教育和公共服务方面的杰出成就，余明华教授于2005年被总部位于伦敦的电气工程师学会授予荣誉院士，他是获得此荣誉的第一位新加坡人和亚洲学者。

此外，2006年12月，他被东盟（亚细安）工程组织联合会授予荣誉院士，表彰他对新加坡及区域的工程专业做出杰出贡献。他也于2009年当选为亚细安工程与技术学院院士，以及2012年当选新加坡工程学院院士，他还受邀担任总部设在美国的全球E3的执行委员会委员。2016年，他是新加坡唯一入选英国工程技术学会全球126位最具影响力的工程师之一。余教授获奖无数，包括2006年由我国总统在国庆日颁发的公共行政奖章（金）。

余教授成功的秘诀不只是因为他杰出的工程背景，还来自他对《易经》的热爱和钻研。《易经》是中国古老的典籍，涵盖了孔子与道家的思想精髓，他从易经中获得了不少关于领导才能，以及带动改变的精辟见解。

他认为，一个好领导，最重要的特质便是以人为本，无论一个人在哪家公司当什么职位，每个人都应该受到尊重。他向来以诚待人，互相尊重是他与同事相处的准则。他从不称同事是下属，他希望尽一己之力，培养出杰出的学生，为国家贡献。

余教授出身贫寒，父亲是名鱼贩。70年代在端蒙求学时，他还得帮忙父亲卖鱼，帮母亲做饭。他自称是个顽皮的学生，成绩并不理想，中一那年是他人生的转折点，级任老师的严厉教导让他醒觉，变成品学兼优的好学生。1974年，他在端蒙中学高中毕业后，好学不倦，逐步走向成功的道路。

“飞天”揭秘不言倦 - 李友楠博士



與夫人Helen 摄于肯尼迪航天中心。
图片来源：李友楠博士

李友楠，祖籍澄海，1951年出生于新加坡，1969年高中毕业于端蒙中学，1974年考获新加坡大学工程系一等荣誉学位，同年获得加拿大共和联邦奖学金出国深造，考获控制工程学硕士学位。

1976年到1979年国民服役期间，他是军官训练学院的军官。深造回国后，任职于新加坡国防部科学实验室。80年代初，他荣获美国航空及太空总署（NASA）的奖学金，负笈美国斯坦福大学，1985年考获航空与太空工程博士学位。

李博士一度以深入浅出的文字，投稿《联合早报》揭开太空的奥秘。他对宇航的探索与研究工作，40多年来，从不言倦。退休之前，他任职于美国加州理工大学附属的喷气推进实验室。

学贯中西的他，爱好阅读中西名著。他记得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有句名言：“那些有火把的人，应将火种传给别人”（Those who have torches will pass them to others）。他认为这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最主要泉源，因此决定将工作经验传承给新一代。

他将过去25年来参与“卡西尼号”（Cassini）太空船的工作经验，加以整理和记录。另外，他也参与设计另一艘计划在2022年要到木星（Jupiter）的“欧罗巴号”（Europa）太空船。

早在1990年，他便受美国航空及太空总署委任为“卡西尼号”的航空电子控制部主任工程师。“卡西尼”造价约58亿新元，从设计到升空，工作过程漫长曲折，深具挑战，花了他多年的心血，牺牲了不少个人时间。他负责安装太空船上所有的精密仪器。这些零件与仪器，不容一丝差错，否则，整个计划将功亏一篑。2004年7月1日，太空船顺利进入环绕土星的轨道后，他才如释重负。

除了在美国多份国际科学刊物发表论文，他也经常受邀到美加与新加坡等十多所大学发表演说，并且担任客座讲师。他是南洋理工大学人造卫星推动委员会的成员兼访问教授。他与家人住在美国南加州洛杉矶市郊，人在异地，心却紧系祖国。

他不曾忘记师恩与同窗情谊，每次回国都找师长与校友叙旧。当年师长的教诲他都铭记于心，例如，曾广纬老师在毕业特刊所题的“从失败中吸取更多的经验，在困难中锻炼得更坚强”等句子，都成为了他的座右铭。

他对有志于研究或参与宇航工程的年轻学子的忠告是：尽快打好科学理论的基础，而且必须要有耐性面对挑战，因为，宇航学家的使命是：透过太空科技获取太阳系行星以及外太空的科学资料，从广义上看，那是为了全人类对太空科学的了解做出贡献。



NASA颁发的卓越服务和卓越成就奖章。图片来源：李友楠博士



念端蒙小学时获颁学业成绩优良奖章。图片来源：李友楠博士

银球外交见证人 - 谢崇文



图片来源：谢崇文

1971年4月，中美“乒乓外交”的半年后，新加坡与中国的“乒乓外交”也登场。当年，中国首都北京主办亚非乒乓球友好邀请赛，我国受邀参加，谢崇文获选参赛，见证了这场意义重大的“新中乒乓外交”。

今年70岁的谢崇文说，这是他运动生涯的一大幸事。“当时很兴奋，当年不是每个人都能到中国去的，我们却能去到北京，我向校方请假时，校长非常惊讶还道贺。”

他还以“大开眼界”来形容这趟北京之旅。那次的比赛场面非常大，中国、日本、朝鲜和北越等强队参赛，还有幸见到庄则栋和李富荣等世界名

将。开幕前，他还跟来自51个国家和地区的逾千名球职员和中国国家领导人合影，包括中共领导人毛泽东的夫人江青、总理周恩来等。

北京之行后，1972年中国国家乒乓球队访问新加坡更掀起了本地乒乓热潮。谢崇文因为乒乓交流，先后去了中国七次，1990年新中建交前三次（1971年、1972年和1976年），建交后五次。他记得，1976年那次交流尤为特别，他们有幸在北京迎接第一次到访中国的建国总理李光耀。

他说，那是他第一次在国外与时任总理李光耀近距离握手，十分兴奋，毕生难忘。他与17名队友当时也出席了北京人民大会堂的国宴，时任国务院总理是华国锋。这也是谢崇文毕生第一次在国外出席国宴。

与乒乓结缘半个世纪的谢崇文，是我国乒坛“常青树”，其战绩辉煌，是至今为止新加坡唯一的七届全国男单冠军。1967年首次参加半岛运动会时，谢崇文年仅16岁，他六次出征半运会，四次夺金，成为乒坛佳话。他为国挥拍11年，直至1977年退役。

退役后，他在1981年至1989年出任新加坡国家乒乓男队教练，积极培养乒坛新秀。2009年至2017年，担任体障乒乓国家队总教练，他将这项任务视为回馈社会的方式。他说，他之所以在乒坛上有此成就，主要是受惠于多位师长的全心提携。

谢崇文乒乓的启蒙老师是他的慈父，上个世纪60年代初，他在端蒙分校求学时，擅长乒乓的校长经常陪他练球与鼓励他，让他十分感恩。

他在1972年进入前《南洋商报》当体育记者，《南洋商报》和《星洲日报》合并后担任《联合晚报》体育记者，2013年退休之前，他是华文报集团联合新闻组国际组副主任。身兼乒乓国手与体育记者的双重身份，他既能在球台前左右开弓，又能在赛后写报道与评论，有时还有独家的体坛消息，鱼与熊掌兼得，不亦乐乎。

治学严谨著作等身 — 林万菁博士



林万菁博士，1951年11月生于新加坡，祖籍广东潮安。新加坡南洋大学中文系一等荣誉学位（1974）、硕士（1978）；新加坡国立大学博士（1985）。

他常用的笔名包括履冰、忍棘、任棘、泥人、姚鱼等。他是啸涛篆刻书画会发起人之一，擅长书法与绘画。曾任中学及初级学院教师、教育部华文专科督学，后执教于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长达20年（1981-2000），并任该系副主任多年。

自2000年末至2009年历时10年，林博士转任南洋理工大学国立教育学院亚洲语言文化学部中文系副教授、博士导师。离开教育学院后，担任南洋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院中文系兼职讲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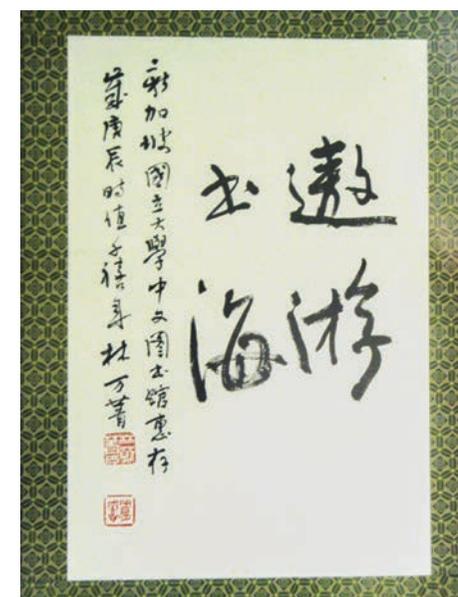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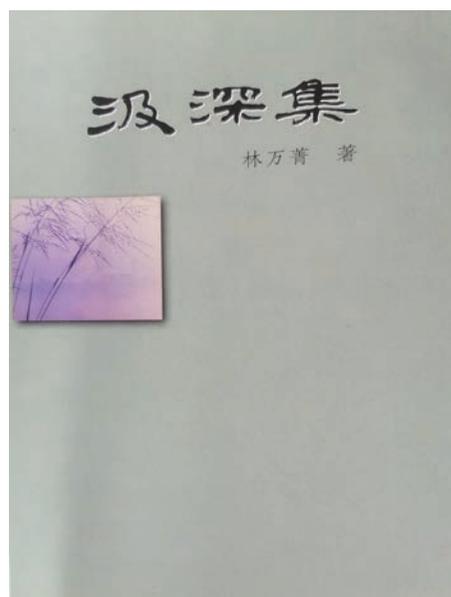
在端蒙求学时已经勤于写作的他，文章散见国内外各大报章杂志，并且结集成书，已出版的著作包括《鲁迅研究及其他》《中国作家在新加坡及其影响1927-1948》《论鲁迅修辞：从技巧到规律》《语法修辞论集》《语言文学论集》《语文研究论集》《汉语研究与华文教学论集》《华语趣谈》《阳光普照》（散文杂文集）《山高流远》（诗歌小说集）《路迢迢》（诗歌集）等。当中《汲深集》内多篇文章，尽诉他对端蒙学校与师长之情，真挚感人。

林博士主要的研究方向还包括词汇学、修辞学、汉语的变体、新加坡华语、汉英对比、文字学、训诂学、语文教学与新加坡华文文学等。

海内外学术界对他的学术与文学研究，好评如潮，尤其是中国早期南来的作家的研究。学者皆认为有其一定的深度，首先表现在于他不仅仅停留在现象描述的层面，而是通过对历史现象的重构，深入到特定时代的语境之中。

评论者指他的研究值得称道之处还在于他坚持学术研究的严肃性，并没有流于花边巷尾、小道传闻之类的轶闻，而是从整体着眼，专注于中国南来作家的文学活动及对新马文坛的贡献。除此，林博士的著述往往以翔实丰富的第一手资料为据，读来真实可信，兼具史料与学术价值。

林博士对琴棋书画，诗词篆刻，中西翻译，花了毕生心血钻研，皆有所成。他的认真教学，桃李满门，为学界与教育界培养了不少后起之秀。



诗乐曲词弹指间 — 郭永秀



郭永秀，祖籍广东澄海，6岁移居新加坡，毕业于端蒙中学与新加坡理工学院，他是新加坡知名诗人与音乐工作者，对摄影也匠心独运，别树一帜。

他是新加坡工艺教育学院电子保安及科技讲师，服务了40年才退休。他早年曾考入人协华乐团任笛子演奏员，能演奏多种乐器。作曲师承马文、沈炳光及梁荣平，又跟李豪学习指挥。

郭永秀现任新加坡作曲家协会顾问、音乐家协会创会副会长、福州会馆合唱团及醉花林银河民族乐团音乐总监暨指挥。他也是

前电台客卿广播员、世界华文作家交流协会会长、五月诗社荣誉社长、锡山艺术中心主席，作家协会理事以及教育部驻校作家。新加坡华乐团、鼎艺团、丁小燕阮族乐团顾问、新加坡华乐协会副会长。

此外，他历任许多新加坡及外地文艺创作、音乐创作、器乐及声乐比赛评审。他擅长作词、写诗、作曲、摄影、把各种艺术融汇在一起成视觉艺术及多媒体。

郭永秀自中学时代开始文学创作，一共出版了六本诗集、一本散文集、一本音乐评论集以及一本歌曲创作集。他的许多诗作被选入新加坡、马来西亚、中国及台湾教科书及诗歌词典。



1990年，他的诗集《筷子的故事》荣获新加坡书籍节“诗歌组高度表扬奖，2001年”读吧，新加坡”运动中，《筷子的故事》被推广给全国的读者。

他也担任过多个乐团如掘新民族管弦团、红十字会华乐团、国家剧场俱乐部华乐团、国家剧场信托局中西混合乐团、东艺男声合唱团、星岛合唱团指挥。他所创作的合唱歌曲也广受国内外合唱团的欢迎，纷纷传唱至今。

他两度荣获“我们的歌”歌曲创作比赛优胜奖；也曾获词曲版权协会颁发“卓越才艺奖”。他创作了许多器乐曲及歌曲。从2006年至今，他在新加坡及中国北京，一共主办了四场个人音乐作品发表会，深得听众好评。作品与乐评也广受爱乐者及歌唱家的喜爱。除此，他还是新加坡艺术理事会委任的音乐会演出及文学出版评鉴员。

他说，他喜爱艺术，也喜爱科学。一生喜爱的东西太多，享受着世间一切美好的事物：音乐、文学、摄影、绘画、书法、养鱼、种花……

飘逸长发传古韵 — 黄歆峰



黄歆峰，1978年毕业于端蒙中学，拥有英国伦敦音乐与指挥专业文凭 (Licentiate Diploma of London College of Music "conducting" LLCM)，目前是大马佛教大学佛学博士兼客座教授，荣获1992年新加坡十大杰出青年奖。

早在1987年，他已荣获“首届海内外江南丝竹比赛”（上海三等奖，为首位在中国参加民乐比赛得奖的海外人士，由他演奏的曲目《三六》也被中国唱片社收录在纪念声带中。1990年，他受邀与台北市立国乐团合作二胡协奏曲《满江红》。

1993年，他荣获新加坡青年艺术奖（音乐），并获颁国家艺术理事会奖学金赴上海音乐学院进修二胡专业。进修期间，受学院之邀，在《二胡演奏艺术研讨会》上，主讲二胡跳弓技术的掌握与运用，深受赞赏。他的个



人介绍与艺术履历被收录在2004年中国出版的《国乐典藏》中。

2019年，他获得大马佛教大学“天籁梵音传承奖”。

黄歆峰曾经在新加坡华乐团演奏高音二胡十多年，后来担任人民协会青年华乐团音乐总监兼指挥超过10年。2004年起，他负责指导南洋理工大学华乐团长达15年，也兼任多所学府华乐团的指挥。虽然他大部分时间都在指挥，但对二胡情有

独钟，即便指挥工作忙碌，他依然抽出时间，站着演奏他心爱的二胡，通过动人的音符，传承华乐的生命力。

他童年时住在乡村，经常听祖母吟唱歌谣和说故事，打从10岁起，便对二胡爱不释手，这间接使他对音乐发生浓厚的兴趣，促使他迈向音乐之途。

除了商业演出，他更热衷于慈善演出。他认为目前他生活无忧，因此比较不注重演出的酬劳，而是希望让“我的音乐可以号召更多人参与慈善”。

二胡是他的最爱，他也希望美妙的二胡旋律得以薪火相传，因此经常抽空教导二胡，老幼不拘，包括学生、成人以及乐龄人士。“只要对方认真又有恒心，我都乐意教导。”

一般人认为只有流行曲偶像歌手才需要外型包装。黄歆峰却有与众不同的看法，他笑说，公司很注重他的形象，要他留一头飘逸的长发。

“公司认为这样可以吸引更多不懂华乐和二胡的年轻人前来聆听”。因此，21岁至今，他从未把头发剪短，真的是：长发为君（乐迷）留！

“下地”救命浑身胆 - 傅国维



傅国维1977年毕业于端蒙中学，好学不倦的他，离校后进修电子课程。80年代初，他完成国民服役，从事电子与电器买卖的生意，并且出口到泰国。1990年，他随泰国籍的妻子到曼谷发展。

异乡打拼，起步不易，他的事业并非一帆风顺，28年来起起落落，浮浮沉沉，他全靠毅力，不怕吃苦，保住了事业，也拥有个美满家庭。他如今专门做太阳能照明工程和高楼招牌的生意。

2018年6月23日，泰国北部清莱的少年足球队“野猪队”的12名11岁到16岁的球员与25岁的教练，因为暴雨强袭“睡美人洞”而受困洞内。为了救人，短短两个星期，来自世界各地的数百名志愿者投入救援工作，除了当地的军警人员，还有各领域的专家，包括潜水员、医疗人员、工程专才等。

听了几天新闻，傅国维了解了救灾行动所需要的人员，主动跟军方联络，申请加入国际拯救队。虽然这次拯救行动必须放下所有的生意，自付一切费用，还得带着他公司聘用的五人专业攀岩队，冒着生命危险，但见到数以百计的国内外救急拯救专家也如此贡献，他义不容辞，决定挺身而出。

到了灾区，除了野森林和黑山洞，便是下不完的大雨。他在那里五天六夜的主要任务是寻找可通往出事洞穴的其他山洞，并且还须为国际拯救队当翻译，策划如何拯救受困者。



特种部队，利用绳索攀岩进入山洞搜寻的消息时，“我觉得自己既然聘有这方面的专家，就不能坐视不理。”

隔天，他征得四名员工同意，并在军方批准后，与员工前往泰北参与搜救。他们加入了80人的攀岩队，队员包括世界各地的搜救人员、泰国特种部队和地质学家。

之后的两天，傅国维和团队在狭小空间工作，探索更多入口，并使用各种器具钻洞，以便放入生命探测器。直到第五天晚上，受困少年终于安然寻获，一行人才如释重负，下山休息。

国际山洞拯救专家/潜水专家过后开会总结这场的行动，都认为这是有史以来最艰难的山洞拯救事件。

傅国维说：“能够代表新加坡潮州会馆端蒙学校为国为校争光，我感到万幸和光荣！”他还呼吁大家常做运动保健康，一旦遇上灾难既可自救，亦可救人！

当时，大家都不知道结局会如何，但目标只有一个，就是如何安全地救出所有受困者，人人都各尽所能，日夜抢救，经过18天生死搏斗，受困者最终在7月10日全被救出。

傅国维透露：五年前开始，他受邀担任泰国警方的顾问，因此听到发生事故后，很自然密切关注。他听到泰国军方考虑动用

平凡工友不平凡 — 范清坡



1976年端蒙中学毕业，在校10年，范清坡非常爱好运动，曾经代表学校参加校际田径赛与篮球赛。国民服役时，他还是跆拳道教练。退役后，他在1980年加入当时的新加坡巴士公司（新捷运巴士公司前身），当起巴士剪票员来。三年后，他转换跑道担任巴士车长。

他说，他从小天天追巴士挤巴士，无形中，对巴士这种公共交通情有独钟。

敬业乐业的他，虽然只是个平凡普通的巴士剪票员，却有个不平凡的抱负，他秉着服务社会，以及替巴士工友争取福利的宗旨，参加了工会的选举，开始工运生涯。他本身除了得专心开巴士之外，也得想方设法，协助工友解决工作上遇到的各种难题。



他的表现，有目共睹，1997年，工会肯定他的贡献，调任他担任助理工业关系员，这让他有更多的学习机会。他不但有机会参与工资谈判，也有可以参与政策的决定。1999年，他升任全国交通工友联合会秘书长，让他也有份参与全国职工总会的活动。

2005年，他荣获五一劳动节的劳工奖。2008年，他又获总统颁发公共服务奖章（PBM）；2011年，他代表全国交通工友联合会竞选职总中央委员会委员，同年代表职总参加国际劳工组织在日内瓦举行的世界劳工大会。

2015年，他再度被工会提名，荣获五一劳动节劳工（星）奖。2017年，他代表职总进入公共交通理事会成为理事，参与制定公共通车资的政策。

范清坡形容这是个“艰难的任务”，除了要考虑车资必须是全民负担得起，也要考虑业者生意的可持续性，以及完善我国的公交系统，迈向全世界最舒适的目标。他向交通部长提出了看法与建议，2019年，他获得交通部长提名，最终荣获总统颁发公共服务星章（BBM）。

范清坡说，在他60年的精彩人生旅途中，他特别要感谢端蒙中学的老师，灌输他正确的儒家思想，赐予他各方面的知识，让他在社会上可以顺理成章，做到服务大众，帮忙需要帮助的人。他认为，平凡的人，也会有不平凡的人生！

新加坡首富和慈善家 — 吴清亮先生

— 吴彦鸿



吴清亮先生是新加坡首富，也是慈善家。图片来源：吴清亮

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便爆发了。父亲怕他被日本人捉去，就把他和弟弟送到麻坡附近舅舅家避难，并在一个胶园割胶，兼当小书店的学徒。

当他16岁时，他的父亲感染伤寒症，他和弟弟急忙回返新加坡。父亲不久病逝，家境更加拮据。母亲靠替人洗衣服来养活一家大小。吴清亮即在这种艰苦的情况下开始他的创业生涯，其中经过几番转折。

开始时，他帮助两个姐夫搞制造小型鱼网和捉虾麻布网的小工厂。当时，原料非常缺乏，他曾壮起胆来，向日本兵申请购买麻料，即菲律宾的波罗

吴清亮先生是新加坡首富，也是慈善家。也许大家不知道他是“端蒙人”。吴先生现在是半退休，有不少的时间是“看海的日子”，在他的豪华邮轮上度过。本文将简介吴清亮（恕不称呼）传奇性的创业故事。

少年吴清亮

吴清亮在1927年出生于当时生活贫困、私会党和流氓活跃的新加坡河畔，目前亮阁的坐落地点，小时和家人挤在一间租来的房间里。

他先后在附近的陶英小学和端蒙学校念完小学，后转到中正中学。他还未念完中



年轻的吴清亮在后港的一个椰林，囤了许多用废漆加工而成的配漆存货。图片来源：吴清亮

到25岁时，吴清亮已成为陈聪发店里的推销员。当时，陈聪发代理丹麦和香港出产的漆，吴清亮因此认识丹麦漆厂的远东代表。在后者的鼓励下，吴清亮远赴丹麦两个月，考察及学习制造油漆。

从丹麦回来后，吴清亮在为陈聪发打工之外，也协助丹麦漆厂，开拓香港、缅甸、印尼、泰国、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的市场。1956年，吴清亮又开店设厂，搞起造漆的生意。他以弟弟的名字在马里士他路附近，租了一间小工厂，取名学商油漆工业，又在连街开了一家取名振南漆商的商店。

新加坡当时还是英国殖民地，不时有报废的漆，吴清亮便以投标的方式，买下这些废漆，然后利用从丹麦考察学来的知识，在废漆中加入辅助原料，再用小型机械磨研与搅匀，变成各种用途的漆，装进新的罐子里出售。

不过，他的“配漆”还是不怎么样，当时在后港的一个椰林，囤了许多存货，园主怕火灾，还逼他要清货。怎么知道韩战刚好爆发，船运中断，配漆竟然卖到一加仑四、五十元，结果一场战争让他赚了30多万元坡币。

1958年，吴清亮设立了吴德南私人有限公司，有规模地经营油漆的生意。

纤维，织成的鱼网成了抢手货。接着，战争结束后，他又在克拉码头搞一个小型汽水厂，制造鸽牌汽水，不过，只搞了3个月，就因为缺乏经验而宣告结束。

和油漆结缘

卖不成汽水后，吴清亮被打回原形，到桥南路（漆木街）一间店名叫陈聪发，专门经营鱼网、油漆、五金、绳索等的商行打工。

吴清亮祖籍潮州市潮安县浮洋镇大吴乡（他是笔者家父的同乡叔辈），德南是他在家乡辈序的名字。

吴清亮把自己的小商店“振南漆商”和小工厂“学商油漆工业”结束营业，并和台湾的资深油漆商陈茂洲合股，在丹戎禺工业区设立了泛马油漆工业有限公司。

合资设卜蜂公司

同一年，吴清亮和泰国友人谢大民三兄弟合资搞饲料生意，成立了一间名叫“卜蜂”的公司。“卜蜂”是取自泰文，意思是“繁荣物产”。卜蜂在东南亚逐渐打开知名度。

当时，大阪的日本漆（Nippon Paint）在新加坡的代理是森林有限公司。后来，卜蜂的业务发展受到森林有限公司和日本方面的赏识。在森林的同意下，日本漆委任卜蜂为新加坡的副代理。

吴清亮的眼光独到，经营手法高明，把日本漆的分销搞得有声有色。日本方面决定和他合作，在新加坡设立造漆厂，由日本方面提供技术。双方合资，卜蜂、森林、黄英发和德昌联合占股60%，日本总公司占股40%，在1962年于联邦大道工业区成立了日本油漆有限公司，而原有的泛马油漆便结束营业。后来，三位股东先后相继退股，吴清亮（卜蜂）便承接他们退出的45%股份。

日本油漆后来逐步在马来西亚、泰国、印尼、菲律宾、韩国和台湾设厂。

1975年，卜蜂已成为一间多元化的公司，业务除油漆和饲料外，包括土产、食品、船业、建筑和房地产，属下的公司共有100多家。

合资设立时控股

由于业务分布太广，而且没有企业化的管理，行政比较零乱，而泰国谢大民三兄弟提出拆伙，吴清亮便将吴德南私人有限公司，和卜蜂分割出来，



2012年，日本油漆有限公司庆祝成立50周年。
图片来源：吴清亮

淘汰一些规模较小的业务，并直接和日本公司合作，成立“立时控股”（Nippon Paint S.E.A.简称 NIPSEA），吴德南集团和日本漆公司各占60%和40%的股份，集中火力，搞漆及和漆有关的业务，而卜蜂则专搞食品工业、饲料及和饲料有关的业务。

从那时开始，吴德南私人有限公司逐渐扩大，直接投资在其他行业，把总部设在香港，形成跨国

的控股公司。业务基本上分为漆业和非漆业两种。在1989年时，吴德南控股私人有限公司共有106间公司，每年的总营业额超过10亿元。

1994年底，吴清亮的业务已经扩展到金融、银行、酒店、房地产、百货公司、电子和医院等不下300家公司，而且都经营得很成功。但他又毅然决定卖掉大部分的公司，将资金回笼，重新集中投入漆料行业。经过长期观察，吴清亮认为漆料行业的潜能很大，看好这个行业的前景。

吴清亮认为和商业经营比较，工业的前景更好，所以选择工业投资，而工业投资和品牌的投入需要长期稳步向前走。之前，他进行多元化经营，是因为漆料工业还未成型，而商业规模大，收益高，从商业那里取得足够的资本后，便回到漆料业继续发展。

立时集团在2021年一月与日本涂料公司合并成为一体，吴清亮家族成为日本涂料公司59%的大股东。日本涂料公司2021年营收估计达新币110亿，市值为400亿。日本涂料公司集团现在由吴清亮的儿子吴学人掌管，他也曾在端蒙中学小学部就读，后来才转到华侨中学。

建亮阁纪念诞生地

亮阁位于福康宁山的山脚，新加坡河岸边，是吴清亮为了纪念自己出生地点而建的大厦，并以他的名字的最后两个字命名。吴清亮曾住在这里（陈泰坊2号）的一座三层楼旧楼房二楼的一间小房间里，直到他14岁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为止。虽然亮阁“面山背水”，风水欠佳，但吴清亮对这个地方有着深厚的感情，决定独排众议，兴建亮阁。

1979年底，市区重建局标售现在亮阁所在处的部分地段，吴清亮便萌起兴建亮阁的念头，不过，他觉得标售的地段太小，便陆续收购地段附近十几家货仓的地皮，把原有标售地皮的7000平方公尺，增加到2万多平方公尺。接下来，吴清亮和市区重建局多次磋商发展计划，并就建筑蓝图作最后的定型，亮阁终于在1982年初动工兴建。1983年11月，购物中心的部分完成。1984年底，酒店和公寓的部分完成，整座大厦便竣工落成。

多年之后，吴清亮将亮阁脱售给淡马锡控股。

合资建伊丽莎白医院

1979年落成的伊丽莎白医院，是吴清亮和印尼殷商林如光合资兴建的，耗资近一亿元。当时，吴清亮在台北，接到林如光的一通电话，问他有没有兴趣合资建医院。他问资本要多少，林如光告诉他，资本大概是900万，一人只需出150万，其他可向银行贷款。吴清亮便回答说“OK，进行”。然而，医院落成时，建筑费远超当初的预算。

到了1985年，医院的医生因为不满院方由于成本增加而提高收费，进行抵制。吴清亮想何必因为和医生之间的摩擦，而搞垮整间医院的业务，便考虑将医院卖掉。不过，他经过一整年的时间才决定卖掉医院。虽然，医院的售价高达1亿6000万元，吴清亮仍觉得卖掉医院是一件既心痛又惋惜的事情。

创业策略和人生哲学

吴清亮的成功，并非全靠运气，而是与他的创业策略和人生哲学有关。他在用人、对人和做人的态度，是他成功的基础。

在用人方面，他以奖励的方式，挑选高级职员为股东，让他们为公司效忠，减少流动性，再派他们驻守海内外各企业。

在对人方面，他抱着“给好过取”的态度，在与人合资时，总是设身处地为对方着想。他认为，“人欠你的情比你欠人的来得好；人欠你的不能还，不一定是损失。”

在做人方面，他的座右铭是“做人要仁也要义”。他做人的原则是“不取巧、脚踏实地、稳扎稳打”。他也说，“要创业，就得先学做人。不会做人，没有仁义，光有学识也没用。”

新加坡首富

2015年，吴清亮以108亿新元的身家，跃升为《福布斯》新加坡富豪榜上的首富。

2016年，吴清亮以4450万元，买下新加坡最贵的优质洋房之一，即爱斯特女皇园（Queen Astrid Park）2号，面积达3万5012平方英尺。



吴清亮拥有一艘需要10多个水手才能出海的“白兔5号”三层楼高豪华大游艇。图片来源：吴清亮

吴清亮也拥有一艘需要10多个水手才能出海的“白兔5号”三层楼高豪华大游艇，价值几千万元。他的第一艘游艇命名为“白兔1号”，因为他出生于1927年，正好是兔年。

设吴氏基金

吴清亮秉持着“取自社会，用诸社会”的热心公益精神，捐款时出手阔绰。1990年代，他拿出1000万元，加上1000万股亮阁的股票，成立吴氏基金，在捐助医药保健与教育方面做公益事业，回馈社会。

1996年，吴氏基金捐出1000万元给当时即将兴建的国家癌症中心。

2005年，立时集团庆祝创业50周年，吴清亮以立时集团的名义，捐出600万元给慈善机构，用来帮助弱势儿童。

2009年，吴氏基金捐献1200万元，给国大杨潞龄医学院推广儿童癌症研究。

2017年，吴氏基金捐献5000万元给国立癌症中心，设立质子治疗中心，也命名为“吴清亮质子治疗中心”。

参考文章：

《要创业先学做人——吴德南控股集团主席吴清亮先生》：作者陈婷 1989-7-30 《联合早报》。

《吴清亮——学徒出身的“亚洲漆王”》：作者郑明杉，2018年10月，《星洲头家传列》，联合早报出版。

《漫步人生——吴清亮回忆录》：吴清亮口述，林水兰笔录，2015年12月，Eazi Printing Pte Ltd 设计制作。

勤慎誠正
時雨春風
唐緯

花絮



意义深长的端蒙校旗与校徽图案

—李国樑

每天晨昏，校长、老师和班长在学校二楼的阳台列队，进行简单庄重的升旗和降旗礼，仪式包括唱国歌、校歌和念中英文信约。学校旁边的店屋改建为端蒙操场后，升降旗礼改在操场进行，全体老师同学一起参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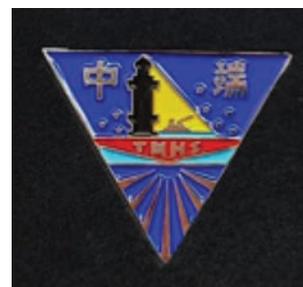


端蒙中学校旗

杨伟群副校长对学校的感情特别深厚，时常利用星期一的周会，鼓励同学们听到国歌和校歌都必须在安全的情况下立正，表示对国家和学校的尊敬。

小学部长方形的校徽是缝制在校服上的，中学部的校徽则用扣针扣在衣服上。中学的校徽有三种，最常见的三角形校徽可在食堂的贩卖部购买，班长的校徽多一条红带，纪律团的校徽则出现“纪律团”三个字，后两者都是由校方提供的非卖品。

由于每年都有新同学加入端蒙的大家庭，杨副校长不厌其烦，在周会上重复解释创校的经过和端蒙图案的意义。



端蒙中学校徽



通过校旗的制造商回顾消失的年代。图片来源：卓裕章

图案上的TMHS乃Tuan Mong High School，也就是端中的缩写，八颗星代表潮州八县（潮安、澄海、潮阳、揭阳、饶平、普宁、惠来、南澳），星星的光芒代表先贤办校的决心，像灯塔一样照亮着蓝色的海面，为年轻学子导航。

常年校庆晚宴上出现的校旗就是升旗礼那面旗了，由东方丝印教具公司制造，地址为已消失的尼路2号。该公司的电话号码76945和96797，都是5位数的。那是什么年代呢？

追溯起来，一百多年前端蒙在禧街初创时，新加坡只有少过100条电话线，上世纪20年代迁入登路校址的时候，电话只有4个号码。建国与独立后的年代，电话号码“突飞猛进”，60年代端蒙第一届高中生毕业时为5位数，70年代夺得全国辩论会冠军时为6位数，80年代转型为英校时增加到7位数，90年代完成教育使命时，电话号码已经是现在的8位数了。

那时候我们的记忆力都很好，许多老同学老朋友的电话号码都能够牢牢记着。

21世纪是手机的年代，如今我们随时随地掏出智能手机，为欢喜再相聚定格。对不起，老友，请问你还记得我的电话号码吗？

1920与30年代在端蒙学校任教的新加坡第一代画家

—李国樑

1920与30年代，张汝器、张伯河和陈宗瑞分别于端蒙学校任教。他们三人都是本地的先驱画家，连同李魁士、庄有钊等创办“华人美术研究会”，后来易名为“中华美术研究会”。

张汝器 (1904-1942)

张汝器擅长漫画与“南洋画”。他跟当时的华侨一样心系祖国，通过漫画揭发日军的恶行，新加坡沦陷时遭杀害。张汝器是最早以南洋的人文姿彩入画的画家，早在20年代已经前往印尼搜集创作题材，将热情洋溢的赤道风情融入美术创作中。

张伯河 (1901-1957)

张伯河在柔佛和新加坡任教约30年，属于早期在校园耕耘的美术教育工作者。张伯河能文能诗能画，创作常在端蒙校刊和报章出现。虽然为了生计远离动乱的中国，但身为一名热血青年，他积极参与筹赈活动，通过抗日漫画表达救国的心情。

陈宗瑞 (1910-1985)

陈宗瑞认为艺术是人与人沟通思想与情感的桥梁，他的画充满本地乡土味，常以马来甘榜与马来同胞为创作题材。陈宗瑞提倡中国水墨画必须融入西洋画的作画技巧，表达现代生活，甚至倡议以英文或马来文题诗作跋，扩大欣赏国画的观众群。



张汝器 《水果》 油画

图片来源：李国樑，摄于新加坡国家美术馆

张汝器 《枇杷》 水墨画

图片来源：李国樑，摄于亚洲文明博物馆





陈宗瑞 《讲古》 油画

图片来源：李国樑，摄于新加坡国家美术馆

陈宗瑞 《马来妇女》 油画

图片来源：李国樑，摄于新加坡国家美术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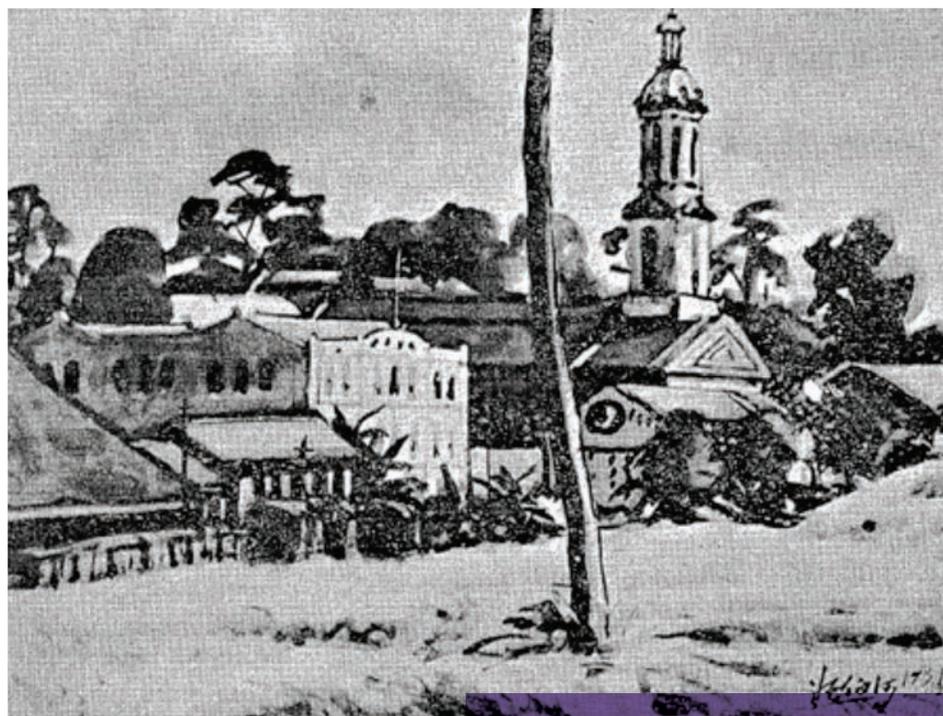
陈宗瑞 《马来妇女》油画

图片来源：李国樑，摄于新加坡国家美术馆



陈宗瑞 《马来甘榜》油画

图片来源：李国樑，摄于新加坡国家美术馆



张伯河 《端蒙学校》水彩 端蒙25周年校刊（1931年）



张伯河 《端蒙学校》水彩 端蒙30周年校刊（1936年）



张伯河《少年廊主》铅笔素描 端蒙
25周年校刊（1931年）

张伯河《背影》铅笔素描 端蒙25周
年校刊（1931年）

端蒙书法家的街头墨宝

—李国樑

大家穿街走巷的时候，不妨留意一下悬挂在店面的黑底金字牌匾。这些牌匾由书法家题字，经过人工雕刻与贴上金箔后，成为名符其实的“金字招牌”。

传统的金字招牌不纯粹是招牌，而是信誉、艺术与权威的载体，有些则跟早期的族群行业与社会结构相关。

如果路过牛车水，不妨顺便观赏杨伟群副校长的墨宝“牛车水大厦”，匾额就在牛车水大厦面对佛牙寺的入口处，相信已进入许多游人的镜头中。



杨伟群：牛车水大厦。图片来源：李国樑

杨伟群副校长（1926-1997）的书法造诣自成一格，对各种书体都挥洒自如。二战结束后，林子平，徐祖燊和杨伟群乃中正中学同期校友。现年97岁的徐祖燊老先生追忆，读书的时候林子平已经书画兼通，杨伟群的大楷自认第二，没人敢认第一。徐祖燊跟杨副校长交情深厚，常到端蒙跟老友共进午餐。1995年乐龄书画会创会10周年，两人隔空联手，由杨副校长撰联，徐祖燊书写“乐至挥毫挥至乐 龄高养性养高龄”。

新加坡决定采用简体字的时候，杨副校长特地为我们书写九宫格临摹字帖，将简体字融入书法中。杨副校长有时也会代课，传授课外的人文知识。小六那年他代的一节课，粉笔在黑板上飞舞，跳动着悲愤豪迈之情，收复江河壮志未酬之慨，原来是岳飞的《满江红》。感情原来是可以透过粉笔来表达的，这就是杨伟群书法的魅力。

曾广纬老师（1936-）的墨宝格外受到传统华社的垂青。牛车水附近的厦门街一带有许多古色古香的百年保留建筑，厦门街天福宫后门附近的两层楼建筑“荃阳堂郑氏总会”，墨宝出自曾老师。

2011年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25周年庆，已故前内阁资政李光耀赠送给宗乡总会的匾额“和衷共济”悬在总会大巴窑会所入口大堂上，匾额上厚重有力的行楷、上款与下款都由曾老师挥毫。



曾广纬：荃阳堂郑氏总会。图片来源：李国樑



曾广纬：和衷共济。图片来源：李国樑

你记得吗？

—李国樑

穿纱笼的胡先伯伯

还记得端蒙的看守员，穿着格子纱笼的胡先伯伯 (Mohamed Hussain) 吗？从靠近印度庙那头的拱门走入学校，建筑底下那个类似储藏室的空间，就是胡先伯伯的家了。

二战结束后，20来岁的胡先伯伯受聘看守校舍，学校提供小房间让他留宿。端蒙新校舍落成后，胡先伯伯一家十口继续居住在学校里。

为什么胡先伯伯不在外头租间大一点，舒适些的住房呢？他仅凭个人的入息来喂饱这么多张口，生活十分拮据，实在负担不起。多年以后，他的孙女 Julaiha 通过“新加坡记忆工程”，以感恩的心情分享这段《端蒙中学我的家》(Tuan Mong High School My Home) 的记忆。



杨敦清

吴俊刚

成汉通

陈振泉

国会里的四个端蒙人

端蒙有四位从政的校友：杨敦清，吴俊刚，成汉通，陈振泉，合起来共担任议员约80年，先后在四个单选区和三个集选区服务。

随着教育政策的改革，上世纪80年代所有学校都采用英语教学，寻找传统华校生成为人民的代议士越来越困难。1996年9月下旬，副总理李显龙将介绍新候选人成汉通时表示，要选年轻一代的华文背景的候选人，可以从公教中学、华侨中学与端蒙中学的毕业生加以遴选。

Tung Mong High School My Home

341 views



1 2

ADDED BY
fb2792

MEMORY OF
Julaiha

DATE
24/2/1965

Ever thought if a family of 10 people can live in a school? Yes, in a school and not in a house. Well, its very possible as I lived in Tuan Mong High School with my family from the 1980 to 1990s. We were big family with 10 over people. My grandfather, Mohamed Hussain was born in the early 1920s and had lived through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in Singapore in his teenage years. He went through many struggles in life and was eventually hired as a security guard for Tung Mong High School in the 1940s. He was given a small room at the school as his accommodation and that was his home practically. He married my grandmother who came from India back in 1950. They had 4 children, my mother being the 2nd child of the 4. With minimal income of \$400 only he got being a security guard, they had no other finances to purchase a house back then. My grandfather had spoken to the school management and with their goodwill, they had continued to live in the school inside the small room.

胡先伯伯的孙女 Julaiha 的《端蒙中学 我的家》感言。Credit: Singapore Memory Project. <https://www.singaporememory.sg/contents/SMA-9b696806-a97e-4dca-a2a8-44466db40e68>

建国总理李光耀来端蒙投下神圣的一票



新加坡自治邦大选投票日，李光耀在端蒙学校投下神圣的一票。图片来源: Life Magazine

1959年5月30日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新加坡自治邦大选在这天举行，51个立法议院席位全部由人民选出，掀开迈向独立的新篇章。

端蒙校舍是里峇峇利区投票站之一，校门外张挂着以四种语文书写的布条：“你的投票是秘密的”。大清早，选民早已在校舍外排队，准备投下神圣的一票，选举第一届民选政府。反对党议员兼丹戎巴葛区候选人李光耀也排队投票。这次选举后，他成为新加坡总理。

李光耀的住家，欧思礼路38号，就在端蒙后面，步行不消10分钟，就来到登路97号端蒙的投票站。人龙中排在李光耀前面的是李夫人。

端蒙校车

端蒙有两辆深蓝色的校车，外形跟昔日的巴士一个模样，寿命却特别长。端蒙校车于1949年启用，1976年“杀车”，在公路上奔驰27年！是的，没打错字，不是德士的8年，汽车的10年，巴士的17年，而是整整27年，因为从前是没有COE（拥车证）的。



端蒙有两辆校车，1号走小坡，车牌4124；2号走大坡，车牌4244。图片来源: 陈云鹏

学校运动会通常在花拉公园运动场进行，出动校车是理所当然的。端蒙书法高手如云，每次参加全国书法比赛同样必须出动校车。同学们放学回家千万别搭错车，记得1号走小坡，车牌4124；2号走大坡，车牌4244。

校车司机阿盛经常拿着藤鞭帮忙训导学生，现在的老师都没他那么威水。天桥未落成前，司机提着“STOP”指示牌，让学生安全地越过马路。司机也负责敲钟，忘记敲钟那天，我们都不必放学了。



芒果落下的声音

芒果成熟的季节，你是否忘记听课，痴痴地等待着芒果落下的声音？你是否是“犯罪集团”的一分子，趁着换节的空档，冲往小山坡拾青芒果？

1955年，端蒙的校舍扩建工程正式启动，率先在学校后面的空地兴建后楼。小山坡长满高大的芒果树，负责指导园艺的，就是生物学家阎传苓老师了。

阎老师带领几位同学创办园艺学会，日后开枝散叶，爱好者越来越多。周末统一测验后同学们换上闲装用手劳动，后花园出现各类瓜果花卉。同学辛勤耕耘，让大自然的香气散发在校园里。若你“不小心”偷吃了芒果，现在还来得及说声对不起。



阎传苓老师，园艺研究会顾问。图片来源：端蒙中学1967年度毕业特刊



同学辛勤耕耘，让大自然的香气散发在校园里。图片来源：端蒙中学1977年校刊

校车司机的藤鞭

—宋裔烽

李发枝学弟在“端蒙特刊编辑成员”的群组里，转发陈云鹏校友四张母校两辆校车的陈年旧照，提及二号校车照片里头的司机——阿盛，大家对他会深刻的印象，因为他是一位带藤条的校车司机，这在今天听来，真令人难以置信。



盛叔和学生

母校早期是一所男校，另外一所同属《义安公司》主办的《义安女校》则是女子学校，所以早期端蒙和义安两所小学被称为夫妻学校。男校的学生通常比较顽皮，五六十年代的教育制度还允许体罚，因此，许多教师都有带藤条到课室上课。

那个年代的家长大部分教育水平不高，热切盼望孩子能认真学习，因而都希望学校好好教导，有些家长知道自己的孩子比较顽劣，还特地买了藤条亲自到学校送给老师，希望“严师出高徒”，所以教师这个行业也被称为“执教鞭”，潮州方言则戏称为“扣床头”（意思是用教鞭敲打桌面（床头），威慑学生安静。中国古时候没有桌椅，坐卧都在床上或席子上，东西就放在“几上”或“案上”，故有“举案齐眉”的典故。桌和椅是到了宋代才有。）。

小时候我们班上的学生最怕被老师用藤条体罚，如果身上的藤条印痕被父母发现，又会被父母多一次的鞭打，不管有理无理，父母都会认为是子女有错，才会被老师体罚，必须严加管教。所以在那个年代，藤鞭是学校体罚学生的“定海神针——金箍棒”，学生看到有无上权威的藤鞭，都在心理上怕了三分，校车司机胜叔手执藤条时，有如“尚方宝剑”在手，对调皮捣蛋的学生起了威慑作用，让乘坐校车的学童不敢乱动，确保安全，同时也让高年级的学生，不敢霸凌低年级的学生。

当年的校车没有冷气设备，是车窗都可以打开的“热车”，好玩的孩子可以探头到窗外，很是危险，所以每当有学生作出这种危险动作时，其他学童就会大喊大叫通知盛叔，通常他会暂时停车，拿出藤条到车上训戒有关的学生，由于藤条起了威慑作用，学生通常都会认错道歉，然后盛叔才会继续开车。

那时新加坡的交通落后，我还记得从乌桥头“拼车”坐霸王车到牛车水，每人二角钱。当时我家住乌桥头《花莎尼汽水厂》(F&N)的隔壁四层楼D座组屋35号C。从住家到学校，《郑古悦私人巴士公司》和《新加坡电车巴士公司》都没有到学校的线路，电车只有市区才有，所以只能乘坐校车，每月车费五元。

我坐的就是盛叔驾驶的二号校车，当时还有一位同年级住在对面河水山木屋区的谢树良同学，我们每天一起在路边等校车来载，1961年的5月，恰好是新加坡的哈芝节，河水山木屋区发生了一场大火，树良同学的家也被烧毁，连衣物校服书籍都被烧掉，当时政府安排无家可归的灾民临时住进附近的金声工艺学校。我的父母得知后，就到杂货店买了一些干粮食物，带了家中的一些旧衣物去灾民安置所慰问他们一家。后来他们被分配到

乌桥头《新荣华巴刹》对面的政府组屋居住，我们一家也为了父亲工作方便，搬迁到莫罕默苏丹路 (Mohamed Sultan Road) 24号。这里是72家房客居住的租赁房子，一家人只住一个房间，厨房每一家摆放一个炉子在灶台上，厕所和冲凉房各一间，让所有的房客共用，大家冲凉或上厕所必须排队。

住在这里，我就每天走路上学，再也没有乘坐校车了，不过，我在学校还是常常看到盛叔在勤劳地洗刷校车，他把校车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细心地照顾着，也有许多学生在课前围绕着他聊天，可见盛叔和学生的感情不错，这时，同学们都忘记了盛叔的“尚方宝剑”——藤鞭。

Cultivating values, nurturing generations

—Lee Kok Leong (李国樑)

Introduction

At the end of 1994, Tuan Mong High School sent off its last batch of students, ending its 88-year-long educational mission. The current Tuan Mong High School Alumni Association was officially established on May 28, 1996 arising from the school closure. It remains active for 20 over years now, hosting seminars, calligraphy classes, school anniversary celebrations and visiting senior activity centres, among others. The scenes of a thousand teachers and alumni gathering are not uncommon.

"Cultivating values, nurturing generations" – To our dedicated teachers with love

Despite the severe Covid-19 pandemic situation, a group of our alumni, spanning between 40 and 70 over years old, came together for about 2 years to plan, interview teachers, and research into the school's legacy. The relentless effort are edited into a published book "Cultivating values, nurturing generations" (勤慎诚正 时雨春风) and e-media to express our gratitude to our dedicated teachers. These are the harvests with love solely produced by ex-students of Tuan Mong except for the typesetting and printing portions.

The surrounding is our classroom

Tuan Mong was founded on 1 October 1906 as a Chinese school. There were only a school principal, two teachers and 60 students back then. During its heyday in the 1970s, the primary and

secondary sections had a total of more than 2,000 students. In the 1980s when Singapore's education was undergoing major revamp, it was transformed into a national stream school with English as its first language. As the resident population in the city declined, the Ngee Ann Kongsi decided to establish a new school (Ngee Ann Secondary School) in Tampines New Town.

For Tuan Mong students, learning did not only come from the school itself. Fort Canning Hill and its surrounding are our classroom, allowing us to bring those knowledge from books to real life.

Harmony and tolerance: At the bottom of the hill along Tank Road, the Hindu Temple (Sri Thendayuthapani Temple) built by the Indian Chattier and the Catholic Church (Church of the Sacred Heart) funded by Chinese donors are still standing on solid ground. Sandwiched between the two century's old religious sites is a unique Chinese building which is a fusion of both the Teochew and Western architectural styles. It is where Tuan Mong High School was situated. For more than a hundred years, this place has witnessed social harmony and mutual tolerance among all races and religions. We witnessed the Thaipusam procession year in, year out.

Indian security: The security who worked for this traditional Chinese school for many years was a fellow Indian, Mohamed Hussain. Since the end of World War II, his family had been living in the school compound until the day of its closure. His granddaughter, Julaiha, shared her gratitude through an article "Tuan Mong High School My Home" captured in the Singapore Memory Project.

The major mass transportation route: Tank Road is named after the train of which the railway terminal in front of the school was

completed in 1903. The railway joining Singapore and Malaysia was the main means of transportation for many decades. Indeed, the trains had facilitated the close relationship among people between Singapore and the Federation. Today, the CTE and the MRT Northeast Line are built underneath and continue to play a significant role as they did a century ago.

The origin of Singapore history: The Fort Canning Hill is the birthplace of Singapore history. 700 years ago, Prince Sang Nila Utama established the ruling centre on this "Forbidden Hill". Excavation in the 20th century found ancient porcelain, glass beads and Kara gold ornaments substantiated the glory of ancient Singapura.

The economic lifeblood: In the early 19th century, the British revived the ancient port of Singapore, promoting free trade and laying the foundation of modern Singapore. The Raffles House, the flagpole, the lighthouse and the time ball on the Fort Canning Hill facing the sea had taught us that the mouth of the Singapore River was the starting point of our maritime trade. The Singapore River is always a lifeline for Singaporean from supporting the economy and daily living in the past, to providing fresh water for urban living today.

Hall of arts and culture: The National Theatre was jointly funded by the government and the public. It signified a strong cohesiveness during the nation building years. It was an important venue for promoting arts and culture since its opening before Singapore's merger with Malaysia. The National Theatre organised calligraphy, painting and photography exhibitions during the day, and cultural shows at night. Tuan Mong students used to sit on the hillside to watch free live performances by Teochew opera star Ms Yao Xuanqiu, the

North Korean Art Troupe, the Hong Kong and China performances, among others.

Founding Prime Minister Lee Kuan Yew cast his sacred vote in Tuan Mong

May 30, 1959 was a memorable day when the general election for full internal self-government of Singapore was held. All 51 seats in the Legislative Assembly were elected by the people for the first time. It marked a new journey towards independence for Singapore.

Tuan Mong High School was one of the polling stations in the district of River Valley. Early in the morning, voters lined up outside the school, ready to cast their sacred votes for the first elected government. Opposition MP and Tanjong Pagar district candidate Mr Lee Kuan Yew also queued up to cast his vote. After this election, he became the Prime Minister of Singapore.

Mr Lee's home, 38 Oxley Road, is just behind Tuan Mong, which is less than a 10-minute walk to the polling station.

Tuan Mong teachers' calligraphy

Calligraphy is in the DNA of Tuan Mong, thanks to the Vice-Principal Mr Yang Wee Chyun and teacher Mr Chang Kwang Wee.

The late Mr Yang Wee Chyun was comfortable with all styles of Chinese calligraphy. When Singapore decided to adopt simplified Chinese, he specially wrote the simplified characters for the

students to practise. If you are passing by Kreta Ayer, you may want to take a look at Mr Yang's calligraphy inscribed board "Chinatown Complex", which is located at the entrance of the complex facing the Buddha's Tooth Temple. It has already been captured by the lens of many visitors.

In 2011, the 25th anniversary of the Singapore Federation of Chinese Clan Associations (SFCCA) was celebrated with a plaque inscribed with the words "Harmony and Co-operation" in Chinese presented by the late Mr Lee Kuan Yew, former Senior Minister. The plaque is now hanging over the entrance lobby of SFCCA. The words on the plaque were written by Mr Chang Kwang Wee. Mr Chang is still conducting calligraphy classes for the general public.

Tuan Mong teachers' paintings on display at the National Gallery of Singapore

The National Gallery's DBS Singapore Gallery features the works of four Tuan Mong teachers.

Mr Tchang Ju Chi was a first-generation Chinese artist. He was a painter, cartoonist, writer, activist and intellectual leader in Singapore before the Second World War. He is probably one of the first artists who painted "Nanyang colour" as early as the 1920s. He was killed during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of Singapore in 1942.

Mr Chen Chong Swee was another pioneer of Nanyang art. Although he had a good grounding in oil painting, he was most at ease with painting in Chinese ink and colour as well as in Western water colours. His oil paintings often captured Malay kampungs and Malay women as his subjects. Mr Chen advocated that Chinese

ink painting must incorporate Western painting techniques in expressing modern life, and the use of English or Malay poetry to reach out to more audience for Chinese ink painting.

Mr Gog Sing Hooi was one of the pioneer watercolour artists whose artistic talents and dedication to the medium placed them in mentoring roles amongst younger local artists participating in the Sunday Group during the 1940s – 60s. They eventually helped found the Singapore Watercolour Society in 1969. Mr Gog served as the inaugural Chairman of the society.

For over 50 years, Mr Ho Yee Ping performed watercolour painting during weekends when he was holding a day teaching job in Tuan Mong. When he was studying at the Nanyang Academy of Fine Arts, he became close friends with Georgette Chen although he had never attended her classes. After graduation, he used to ride around in Chen's beetle car to make sketches of local scenes.

Members of Parliament

There are four Tuan Mong alumni who have served as Members of Parliament: Mr Yeo Toon Chia, Mr Goh Choon Kang, Mr Seng Han Thong and Mr Sam Tan, who together have been MPs for about 80 years, serving in four single-member constituencies and three GRCs.

In late September 1996, Deputy Prime Minister Brigadier General Lee Hsien Loong introduced the new candidate, Mr Seng Han Thong, saying that the younger generation of candidates with a Chinese language background could be selected from graduates of Catholic High, Hwa Chong and Tuan Mong.

Olympic personalities

Our alumni Mr Tan Howe Liang is a weightlifter and won the first Singapore Olympic Games medal in 1960.

Half a century later, Singapore hosted the inaugural Youth Olympic Games (YOG) established by the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The event was held in 2010 which wrote a new chapter in the history of local sports. Mr Ng Ser Miang, a Tuan Mong alumni, served as chairman of the YOG Organising Committee.

NASA spacecraft engineer

Tuan Mong alumni Dr Allan Lee, a NASA spacecraft engineer, spent 25 years working on the Cassini/Huygens mission to Saturn and Titan. He has also supported other interplanetary missions including the Galileo Jupiter mission scheduled to travel to Jupiter in 2022. Dr Lee has never forgotten his mentors and classmates. He caught up with them whenever he returned to Singapore.

Tham Luang Cave, Thailand: The high-risk search and rescue mission

On June 23, 2018, 12 "Wild Boars" football team teenage players and their coach were stranded in the Tham Luang Cave due to heavy rains. Hundreds of volunteer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joined in the rescue effort.

Mr Poh Kok Wee, a Tuan Mong alumni, took the initiative to contact the military and join the international rescue team. He put aside all his business, paid for everything, and risked his life with a five-member professional climbing team hired by his company to participate in

the rescue operation. His team was mainly responsible for checking other holes that could lead to the stranded site. He also served as an interpreter for the international rescue team. After 18 days of struggle, all the missing boys and their coach were finally rescued. As Mr Poh said, he is only a small candle, but the light brings hope to others.

Summary

Tuan Mong is not a prestigious elite school. Most of the students came from ordinary families. The former students learnt from the pool of devoted and caring teachers as well as the unparalleled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They are contributing to society in their respective fields.

勤慎誠正
時雨春風
唐緯

校友会历史与活动



端蒙校友会简史

—宋裔烽

(一)发端启蒙

端蒙校友会(1923成立)

(Tuan Mong Old Boys Association)

端蒙有两个校友会。这里或可简称为旧校友会和新校友会。旧校友会成立于1923年，至1974年结束。新校友会成立于1996年，并延续至今，且会务蓬勃。以下是本刊根据短时间内所能收集到的有限资料整理出来的新旧校友会“简史”。

1923年1月1日，热心校友曾几生、李嶽生、曾其隆等发起成立端蒙校友会。组织宗旨是：“联络感情、砥砺学术、促进德智体美群五育及发扬母校精神服务社会。”首届会长陈楚书，副会长李嶽生，都是高瞻远瞩的热心校友，在他们主持之下，校友会会务进展迅速，而历届理事，亦能融洽相处，共襄斯举，故能成绩斐然。但中间有一度因各会员校友，忙于自身生计职业，无暇兼顾，以致会务几陷停顿。

1935年4月28日，新旧校友林逢耀、李嶽生、陈愈楠、鄞绵远、曾广众、周振松等共聚会商，合力复兴校友会，并定此日为校友节，以示不忘。

李嶽生校友说：“……念认同学一离校门，彼此极少接触，形同陌生，遂倡议组织校友会，以资联络同学感情，与发扬母校精神。议成，会所暂设母校校内……”（节录自李嶽生文章：《五十年来之回顾》，刊于《新加坡端蒙中学五十周年纪念刊》，1956年出版），这是重组校友会的缘起。

陈愈楠校友在《母校与校友间互相之关系》一文中也这么说：“夫校友与母校之相互关系如斯密切，是校友不能忘母校，而母校亦不能无校友也，校友赖母校以立，母校赖校友以大，明乎此则两相不能失其职责矣。”（如上）



曾其隆



李嶽生



曾幾生



劉作容



陳愈楠



林逢耀



影合友會校友之期復國 年五十三國民

1942年日军南侵，新加坡沦陷。在日治时期，校友会会务再次停顿。直到1945年新加坡光复后，一些校友重新聚会，作第二次的校友会复兴工作，另选理事职工。会长曾广众、副会长鄞绵远、财政曾森光，是当时校友中的俊秀，在他们的杰出领导下，会务欣欣向荣，尤以体育股所组织的端友篮球队，技艺超群，战无不胜，声名远播，为校友会增添无限光彩。除了篮球队，校友会也有乒乓队，合唱团和戏剧组等活动。

当时，校友会的骨干成员如曾广众、鄞绵远等都曾担任多届潮州八邑会馆董事，由此看来，校友会和董事部关系密切，但校友会有多少会员则不详。据本刊掌握的有限资料，1950年代，校友会仍有持续举办常年“校友节”宴会，让校友跟师长们交换教育心得。根据报章的资料，校友节进行至1957年，但1958年遴选新职员后，便没有关于校友会活动的新闻报道了。

据《星洲日报》1958年2月21日刊出的一则社团消息，报道校友会选出了第36届理事会成员，包括：主席沈时然，副主席沈名坚，正秘书许崇祥，副秘书长陈誉闻，财政鄞绵远，查账曾广众，德育部主任陈志成，智育部主任林元铎，体育部主任陈愈勋，美育部主任方俊荣，群育部主任蔡允楠。

本刊能找到的另一信息，是刊载于1969年出版的《新加坡潮州八邑会馆四十周年纪念暨庆祝新加坡开埠百五十周年特刊》的有关端蒙校友会的介绍。其中大略记述了校友会的简单历史，一如前面所述。最后一段说：“该会除联络校友感情，砥砺学术外，对于端蒙母校及社会公益慈善事业，均有颇大贡献。去岁及今年，尝尽力捐助义安学院与国防基金。本届会长曾广众，副会长鄞绵远，财政曾森光，皆为校友中之俊秀，此后会务，定必更加发展也。”

可惜的是，自此之后，一直到1974年社团注册官宣布校友会正式解散为止，报上就无法找到有关校友会活动的报道。因此，我们这里也只能留下空白，以待后人补缺。据旧校友会会长曾广众的公子曾展雄校友言，校友会到了后期，由于缺少新血，原有校友会理事都到了垂暮之年，会务活动随之进入停顿状态，终于在1974年正式宣布结束。

(二)毋忘初衷

端蒙中学校友会(1996年5月28日成立)

星移物换，时光不经不觉来到20世纪末。1994年，也即旧校友会解散后20年，端蒙中学停办，走进历史。为感恩母校、饮水思源，一群热心校友包括成汉通和陈孟皋等，发起组织新校友会。在时任国会议员杨敦清校友和吴俊刚校友的协助下，校友会顺利于1996年5月28日正式成立，并敦请林文兴部长主持盛大的成立典礼。



1996年5月28日，陈孟皋会长在端蒙中学校友会成立晚宴上，将校友会的捐款支票交给晚会主宾林文兴部长。右二是名誉顾问吴俊刚，右一是名誉会长黄思绵

基于对母校有深厚的感情，也为了凝聚校友和联络感情，陈孟皋校友也义无反顾地担任第一届至第四届会长，任期从1996至2004年。在他的协调

下，义安公司每年慷慨提供活动经费，及免费借出两间办公室充当会所。在陈会长任内，校友会与义安文化中心联合举办了好几场庆中秋晚会活动，义安小学每次都派出约60名学生呈现文娱节目。

创会会长陈孟皋校友说，他出身贫寒，非常感恩端蒙母校对他十二年（1956-1967）的培育，感恩创会时期所有出钱出力的校友，所以他不忘初心，要发挥端蒙母校的优良传统，希望能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1996年成立的校友会，原本全称是“端蒙中学校友会”，到了2000年7月11日第三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上，通过简化校友会名称为“端蒙校友会”，以反映校友会也接受端蒙小学及高中校友入会，英文名称保留不变。

成汉通顾问提供的当年成立《端蒙中学校友会》相关的报章新闻：



(三)承先启后

2004年，陈孟皋校友决定功成身退，在他推荐和成汉通顾问的支持下，林理明校友出任第二任会长。林理明会长在1963-1968年肄业于端蒙小学部，他连任两届会长（第五及第六届），任期从2004至2008年。在他的领导和带动下，校友会得到校友吴皆佳先生的大力支持，每年在校庆晚宴上都报劬了全场丰盛的礼包。

林会长的继承理念，是通过主办常年宴会和活动，积极联系端蒙前老师和校友，尤其是年轻校友，并在校友中继续发扬“勤、慎、诚、正”的端蒙精神。

他以开放的态度处理会务，广集校友们的意见，举办符合校友需求的活动。他也鼓励年轻校友加入理事会，认为这是培养接班人的好办法。林会长通过校友会的活动，联系上多年未见的老师和同学，是他深感欣慰的事情。



15/10/04至18/10/04：举行校友书法展，成汉通顾问及林理明会长迎接主宾，时任教育部长的尚达曼先生



嘉宾与校友在台上合影留念



时任教育部长尚达曼先生挥毫“仁心”二字墨宝，赠予校友会后盖上印章

(四)继往开来

端蒙校友会第三任会长是陈楚基校友，他一共做了五届十年（2008-2018）的会长。陈会长从小一至中四（1959-1968）都就读于端蒙。

他说，校友会于1996年成立，当时有听校友提起，但因工作关系，没有参加活动。2006年他应邀参加了“端蒙世纪晚宴”，看到了数十年未见的师长和同学们，感触颇深。

2008年初，成汉通顾问约了他和几位校友会理事到板球俱乐部(Singapore Cricket Club) 吃午餐。那是陈楚基校友第一次与林理明会长、吴令声副会长和秘书陈德宁校友正式会晤。谈开后，陈楚基校友才知道大家盛意拳拳要邀请他担任下一届校友会的会长。当时他的第一反应是受宠若惊，认为端蒙能人众多，怎么会轮到自己呢？详谈后，陈楚基校友了解到校友会的状况，不像他之前看到的一些团体，端蒙的校友们都是一心一德地为校友会的发展而努力，大家不图名利。这时他也了解为了校友会长期的发展，领导层的自我更新是必要的。在大家的积极鼓励下，陈楚基校友终于答应接下这个使命。

会员大会当天，陈楚基校友心里还是忐忑不安，很不踏实。他想如果有其他资深的校友要竞选会长的话，他会很乐意地把这个位子让给别人。然而，当天的情况非他所想象。所有出席的会员和理事们都已经有了默契，大家都一致地接受他进入理事会，也一致地推选他为会长。继任会长后，他告诉大家，他会尽力而为，也希望大家能大力支持他。

陈楚基会长认为，端蒙历史悠久，校友很多，散布全岛各地，但是，大家都各有自己的聚会和活动，很少有机会大家聚在一起。经过大家讨论后，觉得同学每届都不一样，但老师却都是校友们的共同支柱，所以大家同意，任何聚会都要以老师为中心，要发扬尊师重道的端蒙精神。

由于端蒙学校已经停办，校友会当时的活动成员也大多数是较年长的校友。陈楚基会长希望能通过各种活动和聚会，把散落各地的校友群联系起来，尤其是那些90年代在学校关闭前毕业的年轻校友。这是校友会的宗旨，也是校友会可以一代一代继续传承下去的基本条件。

陈楚基会长认同校友会的理事们多数都有丰富的经验和专长，但讨论事情时意见不一定可以完全一致。尤其是在理事会加入了好几位年轻校友后的适应期间，他看到会议有时候会因看法不同而争得脸红耳赤。然而，在搞好校友会的大前提下，他觉得大家最终还是能够找出妥善方案，一心一意地把活动做得最好。他说：“端蒙是大家的端蒙。”因此理事会采取了集思广益的处事方式、群策群力、分工合作，大家一起把各种活动做好，务必要做到老少咸宜。

为了团结校友，陈楚基会长和理事会理事经过讨论后，决定往后举办的常年校庆晚宴，都邀请老师们免费出席，校友则自费参加。开始几年，晚宴在母校礼堂举行，也同时举办了“端蒙人的珍藏”，包括书画和摄影展。记得当时30几桌的晚宴在“艰苦经营”下才勉强凑齐人数。但大家都没有怨言和气馁，反而克服困难，更积极地去联系不同年代的校友组合，把他们拉进校友会的大家庭里。

陈楚基会长还记得在2012年的晚宴，当时有约30位90年后毕业的年轻校友，包括新传媒艺人周崇庆，第一次参加晚宴。在场还有一些非华族的老师和校友，这种肯定，有如给校友会的理事们打了一剂强心针，这些新血，也给校友会注入一批生力军，令大家士气大振。校友会的活动也开始从实体走上互联网，这时校友会成立了自己的博客和脸书（Facebook，也称面簿）。

2013年在陈楚基会长的领导下，常年会庆终于走出了母校礼堂，在醉花林席开50桌，也举办了“桃李春风师生书画展”。2014年在红星酒楼席开62桌，2015年在万兴酒楼宴开70几桌。



2015年端蒙校友会与新加坡潮州八邑会馆联办“潮汕文化与美食之旅”，出访中国潮汕



2016年起每个月开班举办书法雅集班，由江士豹副校长、曾广纬老师、陈合新先生、吴奕明先生及李士通先生负责教导

(五) 传承与发展

应届会长吴令声校友，他是从小一至中四（1971—1980）就读端蒙。

吴令声校友第一次参加了在皇家山上所举办的端蒙晚宴，那是1997年的第二次校友会晚宴，在那次宴会上，经林本煜老师推荐进入校友会，成为1998年第二届端蒙中学校友理事会常年晚宴小组成员。

1998年吴令声校友第一次参与了校友会的第三次晚宴策划会议，会议地点在创会会长陈孟皋校友的办公室，同时出席者有黄庆松、林理明、蔡曙鹏、陈淑芬、林金发、林仰忠、杨炳林、许梅杰、林本煜老师、黄坤浩、郭雪凰、江淑卿、林清发、陈炎明等人。

从组员到理事成员，一直到十年后，当林理明会长要卸任时，吴令声校友已经是副会长，他觉得在当时他是理事会里年龄最小的一位，人生阅历经验不足，必须要再加磨练多一段日子，所以婉拒接任会长一职。在理事们一致的支持下，陈楚基会长接任了会长，在这十年里，陈会长将会务搞得有声有色，会务蒸蒸日上。

经过这十年，校友会在自我更新的过程中，一些年长的理事也慢慢地功成身退，同时陈楚基会长也努力地引进了一些肯献身的双语双文化的年轻一代校友，将理事会根基打得更扎实、更稳固。陈楚基会长及理事们多年来默默无闻的奉献，是校友们学习的榜样。

到了2018年，吴令声校友对接棒会长一职，再也没有推托的藉口。接棒时他有感理事会人数越来越庞大，觉得必须要更好地规划，以便人尽其才，经过讨论，大家决定将理事们分成三部份，各司其职：

在政务、会员及外部事务方面，分成14个委员会负责各方面的工作：

- 1) 政务事务—管理五个委员会。
顾问吴令声会长、主导刘佑华副会长，秘书张植茂。
工作范围：

- 1.1) 理事组织委员会—负责重组校友会理事组织框架。
 - 1.2) 修改章程委员会—负责起草修改章程内容及探讨其可行性。
 - 1.3) 总务委员会—组织中、英文秘书，负责一切书信往来、安排召开理事会及委员会会议並负责记录工作，保管记录（除了财政记录），各部门的沟通工作及其他委员会所不包括的工作。
 - 1.4) 财政委员会—负责一切财务的进出，计划整年度财政预算，活动资金的酬款及保管财政记录等等。
 - 1.5) 企业顾问委员会—负责联系愿意赞助活动资金的成功企业校友加入企业顾问团，任期一届两年。
- 2) 会员事务—管理五个委员会。主导陈在伟副会长，秘书王秋坤。
工作范围：
 - 2.1) 会员事务委员会—照顾会员及整理、保管及更新会员资料，招收新会员—要求理事们必须负责招收他们同届毕业校友。
 - 2.2) 文娱活动委员会—组织文娱活动例如书法、晨运、摄影、舞龙、鼓队、音乐等等。
 - 2.3) 会庆委员会—组织及策划一切会庆活动工作。
 - 2.4) 女性事务委员会—组织活动给会员，联系及加强女校友的加入。
 - 2.5) 宣传委员会—及时发布活动信息及更改新媒体资料。
- 3) 外部事务—管理四个委员会。
主导蔡为明副会长，秘书吴奕成。
工作范围：
 - 3.1) 外事委员会—负责对外社团应酬工作，出席红白事、订制花篮。
 - 3.2) 老师委员会—负责联系老师们及其他失联老师。

- 3.3) 同学委员会一联系其他还不是会员的校友团体，並鼓励他们加入校友会。
- 3.4) 慈善委员会一组织活动例如探访老人院、捐血活动等等。

吴令声会长提出端蒙校友会在发展方面，有几个目标要去进行：

- 1) 有感于端蒙的美术老师周璧珊老师、小学级任老师陈选治老师、陈少锐校长相继逝世，有教育之恩的老师们日渐老去，他因此思考能用什么方法在老师有生之年来报答老师们的教育之恩，顿然产生出特刊纪念老师的念头，并在理事们的支持下，付诸行动。
- 2) 端蒙校友会当时会员人数约560多人，但其实没有参加校友会的校友不计其数，更有大大小小的活跃端蒙同学组织的团体，虽然这些不同年龄层的同学会没有法定注册，但每年他们都有各自的活动与聚餐，吴会长希望能与这些组织交流互动，甚至将它们整合起来，为社会做出更多更有意义的贡献。
- 3) 当年端蒙的书法是端蒙人的自豪，这份珍贵的文化，校友会目前除了靠每个月举办书法雅集班来传承，吴会长也希望能在每年的校庆晚宴上展出师生的书法佳作，希望能吸引更多有兴趣者参与其中，传承母校的优秀传统文化，将其发扬光大。
- 4) 最后一批离开学校的学生（1994年），他们现在也应该有40多岁了，吴会长认为是时候为他们做好准备，鼓励他们积极参与校友会活动，甚至参加理事会，因此校友会应该有与时俱进的新章程，才能吸引更多的年轻人才。

在吴令声会长领导下，应届校友会全体理事群策群力，使校友会会务空前繁荣，并正稳步地朝着实现上述各项目标迈进。



传承端蒙精神的校旗



2019年5月1日在成汉通顾问的带领下，校友会探访了乐龄活动中心 Silver ACE NTUC Health，出席校友有24人



113 端蒙校友阿哥哥晚会
113 TMHS A Go Go Alumni Night
5th October 2019

后排左起：八邑会馆会长曾建权、本会应届会长吴令声、会务顾问成汉通、名誉会长余明华、名誉会长林理明。前排左起：曾建权夫人、本会法律顾问陈明福律师、义安公司代表蔡焕庭先生、王志建医师、名誉会长陈楚基、义安公司代表郭松安先生



2020年6月24日，由梁德贵校友代表校友会 向外劳机构CRA捐赠了旧衣物及1000片口罩



校友会第十三届理事

后排左起：

陈秀娟、陈汉鹏、卓裕章、陈炎明、王秋坤、林本煜老师、陈有鑫、曾俊祥、许梅杰、黄雪枋

前排左起：

劳栳豪、蔡为明、刘佑华、吴令声、陈在伟、张植茂

端蒙校友会简史二
维码链接相关资料



校友会顾问团

会务顾问:



名誉会长:



顾问:



法律顾问:



本会历届理事芳名录 (1)

	1996 第一届	1998 第二届	2000 第三届	2002 第四届	2004 第五届
顾 问	杨敦清 吴俊刚	杨敦清 吴俊刚	杨敦清 吴俊刚 成汉通	杨敦清 吴俊刚 成汉通	杨敦清 吴俊刚 成汉通
法律顾问	陈明福	陈明福	陈明福	陈明福	陈明福
名誉会长	张泗川 林继民 黄思绵 张昌隆	张泗川 林继民 黄思绵 余明华	张泗川 林继民 黄思绵 余明华	张泗川 林继民 黄思绵 余明华	张泗川 林继民 黄思绵 余明华 陈孟皋
会 长	陈孟皋	陈孟皋	陈孟皋	陈孟皋	林理明
副 会 长	卢锦彬 黄庆松	卢锦彬 黄庆松	林理明 陈淑芬	林理明 黄庆松	陈其新 黄庆松
秘 书	林理明	林理明	周国泰	陈其新	许统厚
财 政	陈淑芬	陈淑芬	陈其新		林本煜
查 账		陈其新 许统厚	林本煜 吴令声	林本煜 李乐生	
联 络		白宗德		陈炎明	
康 乐	陈澍承	蔡曙鹏	曾俊祥	曾俊祥	林仰忠
公 关	林金发		郑惠明	郑惠明	郑惠明
理 事	白宗德 何盈 蔡曙鹏	许梅杰 林本煜 郑惠明 林仰忠 江淑卿 林金发 吴令声 陈炎明 朱福基	蔡曙鹏 黄庆松 白宗德 许梅杰	林仰忠 许统厚 陈德宁 周国泰 吴令声 陈有峇	曾俊祥 郑英豪 周国泰 李乐生 陈正言

本会历届理事芳名录 (3)

	2016 第十一届	2018 第十二届	2020 第十三届
会务顾问			成汉通
顾问	杨敦清 吴俊刚 成汉通 陈振泉	杨敦清 吴俊刚 成汉通 陈振泉	杨敦清 吴俊刚 陈振泉
法律顾问	陈明福	陈明福	陈明福
名誉会长	黄思绵 李友楠 余明华 林理明 陈孟皋 吴皆佳	黄思绵 林理明 余明华 吴皆佳 陈孟皋 陈楚基 李友楠	黄思绵 林理明 余明华 吴皆佳 陈孟皋 陈楚基 李友楠 曾建权
会长	陈楚基	吴令声	吴令声
副会长	陈有峇 吴令声 刘佑华	刘佑华 陈在伟 蔡为明 张植茂	刘佑华 陈在伟 蔡为明
秘书	陈在伟	张植茂	张植茂
副秘书长	谢敏萍 陈德宁	王秋坤 吴奕成	王秋坤 吴奕成
财政	劳志豪	黄雪芳	劳志豪
副财政	吴令泰 许梅杰	劳志豪	黄雪枋

查 账	黄雪枋 余克安	陈有鑫 谢敏萍	梁德贵 吴翊绮
联 络	曾俊祥	林本煜	林本煜
康 乐	余焕春	罗秀珍	罗秀珍
副康乐	陈炎明 张植茂	陈炎明 张植茂	陈炎明
公 关	林本煜	陈炎明 曾俊祥	谢敏萍
理 事	郑顺平 蔡为明 陈有鑫 陈其新 陈汉鹏	王秋坤 李乐生 刘惠有 罗秀珍 吴奕成	陈有峇 蔡例君 林亚珠 刘惠有 许梅杰 翁寿利 郑顺平 梁德贵
特别委员		陈秀娟 卓裕章 余焕春	陈秀娟 卓裕章 余焕春
委 员			许梅杰 陈有鑫 林亚珠 陈汉鹏
			周顺成 李乐生 郑顺平 曾俊祥

编委会与作者简介



勤慎誠正 時雨春風

端蒙中学 115 周年纪念特刊

Cultivating Values, Nurturing Generations

Tuan Mong High School 115th Anniversary Commemorative Publication

筹委会

顾问团：陈孟皋、林理明、陈楚基

主席：吴令声

秘书：陈秀娟

财政：黄雪枋

录像统筹：刘佑华

摄影统筹：卓裕章

发行统筹：王秋坤

委员：林本煜、李乐生

编委会

执行顾问团：成汉通、吴俊刚、林本煜、陈志成

法律顾问：陈明福律师

统筹：吴令声

秘书：陈秀娟

责任编辑：吴彦鸿、李国樑、白宗德、何盈、宋裔烽

出版统筹：卓裕章、许垂扬

采访团队：许垂扬、林仰辉、梁秀香、蔡美娥、陈睦贵、李文校、
郭松钦、陈家全、劳栳豪、李国樑、何盈、白宗德、陈爰群、
李发枝、谢敏萍

摄影师：卓裕章

录像制作：刘佑华

作者简介



吴彦鸿

1971年毕业于端蒙中学小学部。专业是建筑合约与成本管理咨询。曾为《联合早报》撰写《风土志》的系列特稿，并收集成册，书名沿用《新加坡风土志》。之后，相继出版《新加坡街名由来》和《新加坡风土志之二：名胜古迹》。这3本书深受中、港、台游客和华文导游及学生的喜爱，并出版增订版。



李国樑

1977年中四毕业。原为一名专业战舰工程师，近年来转换跑道，在民间文史研究与出版领域闯出一片天空，他撰写的报告文学入围新加坡最佳书籍奖与《联合早报》十大推荐书籍。



许垂杨

1977年高中毕业。曾在教育出版社、SNP教育出版社、SNP泛太平洋教育出版社担任编辑，现任职时信出版集团旗下名创教育出版社亚洲语文部出版经理。



林仰辉

1977年高二毕业。在跨国企业任职多年，原担任多个地区信息部主管。现已退休。



梁秀香

1979年高二文毕业，1983年毕业于新加坡国立大学社会学系。求学期间，文章以江上鸥、江曦等笔名见报。曾经立志当个北斗星，现在是一名营营碌碌，为五斗米折腰的公务员。



蔡美娥

1975年中四毕业。早期从事会计工作，后弃商从文，从事文教工作。



陈睦贵

1962年四二新制中四毕业；坚守银行职场四十年后荣休。



李文校

1979年高中毕业。曾执教于淡马锡初级学院、裕廊初级学院，现执教于立化中学（高中部）。2002年荣获全国模范华文教师奖。

编委会与作者简介



郭松钦

1975年中四理科班毕业。之后就读国大土木工程系。毕业后加入公共部门，参与了道路交通系统的设计、开发、营运和管理。之后加入私人企业负责城市管理的研发和推广。



陈家全

1963-1974 小一到高二就读端蒙12年。服完兵役后进入国大选修电气工程。毕业后加入电子、电脑制造业16年，从事生产、测试、品管、咨询和开发项目。在尝试过15个月的科技企业经验后，进入工教局逾20年，担任过国际联系、人力资源、资讯科技、教学学院署长。祖籍潮汕、热爱戏曲文化，现任樟林旅外同乡会会长。



Edmund Lau Chee Hoa (劳栳豪)

Class of 4A, 1988 Graduate
<https://tinyurl.com/edmund-lau-chee-hoa>

He graduated in 1988 after four years of secondary school education with Tuan Mong High School. He is working as an associate lecturer with various local and international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for more than 20 years.

He is a strong advocate for lifelong learning and has possessed three Master degrees obtained from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Singapore University of Social Sciences and Oklahoma City University. His Bachelor degree in Information Systems was obtained from Curti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1988年中四毕业。目前是几所著名国际大学的的讲师，也致力于环保事业。大学毕业后，仍秉持终身学习的理念，好学不倦，并先后考获伦敦大学学院，斯坦福大学，俄克拉荷马城大学和新跃社科大学的学位。



何盈

1969年端蒙高中毕业，南京大学中文系硕士。退休资深报人，现为自由撰稿人，已出版9本罪案实录与散文集。



白宗德

1967年端蒙高中毕业，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硕士。曾任教育部华文专科视学，现任华社自助理事会华文课程督导。



宋裔烽

祖籍中国广东省澄海县樟林乡。1957-1968年小学至高中肄业于端蒙中学。1970-1972年修读新加坡师资训练学院普通文凭班毕业。2003-2005年进修中国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硕士课程，获文学硕士学位。2019年，从事教育工作47年，周游十间各种类型的小学，2019年正式下岗退休。早年是业余“爬格子动物”，电脑诞生后，升级为业余“键人”至今。

供稿校友



林万菁博士

1969年高中毕业，曾任教国大中文系与南大国立教育学院中文系，出版了十多本诗集、散文集，以及学术性的著作。



郑英豪

1972年端蒙高中毕业。南洋大学第19届毕业生。就学期间曾担任南大诗社社长，主编《红树林》诗刊创刊号。毕业后先担任公务员，后转入金融业。1997年加入《联合早报》，先后在财经组和言论组任职。多年来所撰写之评论涵盖财经、艺术、文学、历史等领域。部分文章已收集在三部著作中。现为一家公会之执行秘书。



饶永寿

1964年高中毕业后受聘於陳篤生医院和大巴窑医院为行政管理。
1969年开始经营酒店餐飲酒樓行业。
曾代表新加坡至北京参与“世界中国烹饪协会”之成立，並为创会理事。
新加坡酒樓商商会会长。
新加坡酒樓管理協會会长。
端蒙书法協會会长。



郭永秀

1967年中学毕业，退休前是新加坡工教院讲师，出版了多部诗集与多部音乐创作。



吴奕明

1963年端蒙小学毕业，后转去华义中学就读。热爱音乐书法，从事华乐演奏与教学工作，出版著作《新加坡华乐发展史略》。现为新加坡琵琶学会名誉会长。



郭海新

1977年高中毕业，曾经醉心于文学书法。三十年前到越南设厂发展至今。



杨子睿

1979年毕业后经转读私校完成高中。

先在新加坡钟表界两年后机缘巧合转入香港钟表界并在港大毕业，在中国工作至2001回国。现任职于印尼石油天然气公司当私人助理。

编委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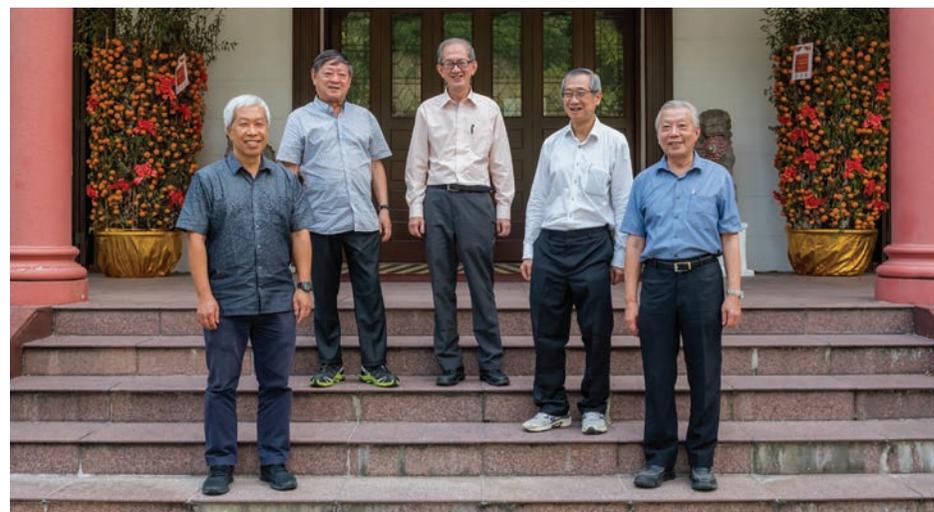
编委会开会时摄（一）



编委会开会时摄（二）



采访团队写手。后排左起：梁秀香、郭松钦、许垂扬。前排左起：林仰辉、陈睦贵、蔡美娥、陈家全、劳栳豪



编辑小组。左起：李国樑、何盈、吴彦鸿、许垂扬、白宗德



后排左起：卓裕章、黄雪枋、陈秀娟、劳栳豪、王秋坤、李乐生、陈炎明
前排左起：张植茂、蔡为明、林本煜老师、吴令声、成汉通、何逸平老师、刘佑华、陈在伟

衷心感谢

所有协助制作、出版本特刊的热心师长与校友，以及下列社会贤达，公、私机构：

文化、社区及青年部长兼律政部第二部长唐振辉
人力部兼教育部政务部长颜晓芳
华社联系组秘书处吴诗敏
拿督斯里吴木興博士
新加坡国家图书馆
新加坡国家档案馆
新加坡国家美术馆
新加坡国家博物馆
亚洲文明博物馆
联合早报
新明日报
联合晚报
海峡时报
Life Magazine (美国生活杂志)
Singaporememory.sg

赞助者

曾建權
陈孟皋
林理明
吴令声
刘佑华
蔡为明
翁炎成
陈楚基
沈树浩
姚恒和
陈有峇

余明华
朱福基
吴南祥
陈云鹏
陈义坤
陈绍发
林丽珠
周爱娟
周爱珠
郭钊洲
郭海新
李氏基金